

編 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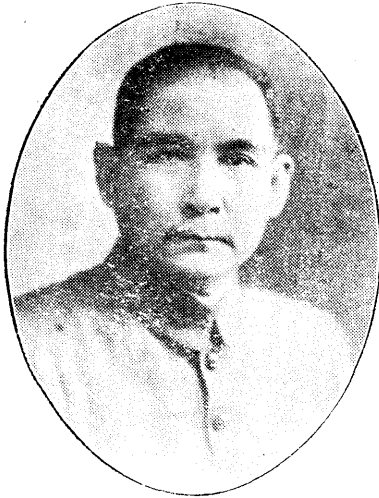


印編議會常非員委監執央中黨民國國中

版出月七年十二國民華中

總 理 遺 像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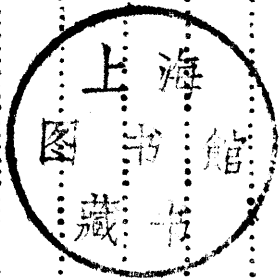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8 9349B

討蔣言論集初編目錄

蔣中正與共產黨的聯合戰線	汪精衛	(一)
民主政治與軍隊	汪精衛	(七)
政治的剿共與政治的討蔣	汪精衛	(一四)
倒蔣運動的中心力量	汪精衛	(二四)
討蔣與和平	孫科	(三〇)
討蔣及和平統一之過程	孫科	(三四)
倒蔣運動與中國革命之前途	孫科	(四四)
倒蔣之理由與趨勢	孫科	(五七)

- 兩個月內完成討蔣工作……………孫科（六八）
- 討蔣與本黨同志應有之覺悟……………蕭佛成（七四）
- 蔣中正之罪惡……………鄧澤如（七七）
- 討蔣進行中中央之要圖……………鄒魯（八五）
- 打倒壓迫民衆的蔣中正……………陳濟棠（九一）
- 要伸正義和維法紀非打倒蔣中正不可……………陳濟棠（九五）
- 不倒蔣剿共不算革命軍隊……………陳濟棠（九八）
- 並非爲胡先生個人而討蔣……………陳濟棠（一〇二）
- 蔣中正已失了黨的立場決無掙扎的能力……………陳濟棠（一〇四）
- 革命軍人對於討蔣應有的認識……………陳濟棠（一一二）

討蔣與討蔣的懷疑者	李宗仁(一一八)
踏着北伐先烈之血打倒蔣中正	李宗仁(一二四)
討蔣與剿共	唐生智(一三一)
繼續十五年北伐的精神打倒蔣賊共匪	唐生智(一三三)
討蔣與精誠團結	陳策(一四二)
蔣中正毀法亂紀之一般	劉紀文(一四五)
「討蔣」當比「討袁」成功得更快	劉紀文(一五〇)
「討蔣」所以求真正之和平	林雲陔(一五五)
討蔣聲中我武裝同志應有之認識	余漢謀(一五八)
驅逐獨夫蔣中正	香翰屏(一六二)



討蔣言論集 初編 目錄

四

- 彈劾蔣中正之意義……………黃季陸（一六五）
- 蔣中正玩弄黨權之一幕……………黃季陸（一七八）
- 爲討蔣致留日華僑書……………羅翼羣（一八六）
- 討蔣聲中華僑應有之認識……………宋淵源（一九一）

蔣中正與共產黨的聯合戰線

汪精衛

——在國府成立六週年紀念大會講——

各位同志：今日是國民政府成立六週年紀念日，兄弟受國民政府委員同人之托，說幾句話。總理于十三年一月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已經提出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同年九月出師北伐以前，更將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頒佈，並在建國大綱以前加了一道前文，說明建國大綱的重要旨趣。我們由此可以知到『國民政府』的名詞，是總理所特定的，而國民政府之最大職務，也在建國大綱第一條規定明白，即是『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總理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以後死同志之繼續努力，東江奏凱之後，回師廣州，以期革命根據地之奠定，然廣州近郊戰事至六月十二日而告畢，而沙基慘案已勃發于六月二十三日了。國民政府成立於此

時，其風雨飄搖之象景，真是一言難盡。以國際形勢而論，則帝國主義之壓迫，近在眉睫，以國內形勢而論，廣東以外，都是北洋軍閥的勢力範圍，即廣東境內東江餘孽，亦乘機復活，南路殘寇，更爲披猖，國民政府之領域，僅限于廣州及西江北江叢櫛之地，而軍隊則有粵軍，桂軍，滇軍，湘軍，種種名目。民政財政在武人把持割據之下，全沒有獨立的自由，其他一切，更無從說起。然國民政府能于此時秉着總理大無畏之精神，從事奮鬥，軍政大事，悉取決于黨，而國民政府則悉力以奉行之。國民革命軍成立之後，一掃從前武人的惡習，財政統一，民政獨立，加以革命同志與革命民衆相依爲命。以打破環境的困難，所以數月之內，東江肅清，南路平定，至十五年一月，而廣東全省遂告統一。三月以後，兩廣結合已固，五月以後，湖南亦毅然附義，至七月以後，而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由長岳長驅直進，克復武漢。國民政府之領袖，遂由珠江流域而進展於長江流域了。十四五年間，國民政府之成績，在國民革命歷史上，確是昭著的。然而我們回溯當時。不能不注意着幾個缺點：其一，當時外而抵抗帝國主義。內而肅清反

革命。其工作固然十分緊張，然對於共產黨之潛滋暗長，却未免疏忽了。雖然因為時間太促，力量有限，不能面面顧到，要之不能不說是國民政府工作上一大缺點。其二，軍隊的政治訓練，為日太淺，黨的主義及政策。未能深入中下級軍官及士兵之心目中，所以軍隊仍然可為個人所利用，而蔣中正之憑藉武力以造成個人獨裁也就萌芽于此了。其三，當時軍事發展極快，使國民政府沒有時間以從事訓政工作。雖然當時還是軍政時期，但關於訓政之準備工作，實在沒有造到，這也是一個大缺點。民主政治既然沒有基礎。個人獨裁，自然更容易發生了。因為有了以上三個大缺點，所以十六年間，國民政府雖然是在春間則東下金陵，在夏間則北復河南。然寧漢糾紛，已隨之而起，直至七月中旬以後，寧漢兩方對於分共，已經一致，然後十三年以來之黨內糾紛，始告段落，而對於第一個缺點。纔得了彌補的機會。只是第二第三的缺點，仍然存在，而且逐日增加，所以十七年間雖然完成北伐，統一全國，而蔣中正之個人獨裁，寔成爲黨國的大患。而共產黨也就死灰復燃起來，共產黨是要以一階級行獨裁政治的，蔣中正是要以個人

行獨裁政治的。二者形式雖有不同，而其爲獨裁則一，爲什麼蔣中正正在十六年春間，似乎是一個清黨的人物呢？原來不過欲易共產黨之階級獨裁爲蔣中正之個人獨裁便了。爲什麼蔣中正于十七年以後漸漸的變爲與共產黨聯合戰線而向民主政治進攻呢？因爲凡愛獨裁者必惡民主，正如凡愛民主者必惡獨裁，蔣中正正是認民主爲敵的，共產黨也是認民主爲敵的，所以聯合起來，向民主政治進攻，正是他們應有的策略。如今國民政府回到廣州來了。有少數人或者不免慨然興嘆。以爲革命的前進道路太_迂折了。兄弟個人則以爲欲知國民政府之成敗利鈍。不當視其地點所在，而當視其行事如何。我們當着國民政府成立六週年紀念日，應當按着熱烈的情感。提起冷靜的理智。將六年來的往事檢查一下，如果發見了優點。我們便當加意使之保存發達，如果發見了缺點，我們便當加意使之改良。剛才兄弟個人曾將國民政府已往的優點，大畧說過；至於缺點，也舉出最大的三條。我們對於缺點，應該如何補救呢？第一，共產黨在今日仍然在江西一帶殺人放火，這真是我們最大的禍害，我們必須盡力剿共，剿共的方法，一是兵力，一是地方自治，兵力是

治標的，而地方自治則是治本的。地方自治如果依照建國大綱而底于完成，則人民有了自治的能力，同時有了自衛的能力，共產黨必然不能蝨于其間，即使蝨于其間，亦決不能久存。第二，回想當日國民革命軍共有八軍，如今除了第一軍仍然屬于蔣中正私人支配外，第二三軍不過因環境關係，不能驟然有表示，至于第四五六七八軍，都已站在民主政治方面，而與蔣中正之個人獨裁爲敵了。我們對於現在國民革命軍各軍，應該本着總理的遺訓，使之在黨的領導之下，成爲人民之武力。最近中央所頒宣誓詞，其詞雖簡，而其意義，實已包括國民革命軍人的最大職務。我們應該使國民革命軍人個個都身體力行，不但對於同袍爲然，即使對於蔣中正私人支配下之軍隊，亦當時存感化之念，務使愛護武力以造成獨裁之人，永久絕跡於國內。第三，十七年以來，訓政時期，號稱開始，而實際較之軍政時期，尤爲狹隘酷烈，這實在是蔣中正個人獨裁的罪惡。如今我們在倒蔣時期，雖然或者不得已而有軍事行動，但我們決不肯以軍事爲藉口，而延誤訓政之進行，昨日國民政府已經頒佈縣地方自治條例，及市地方自治條例了，並且定于七

月一日開始施行了，施行法選舉法，已在繼續起草中了，我們要將這些條例一一見之實行，得一縣則實行之于一縣，得一市則實行之于一市，務使人民的自治能力，自衛能力，能于此養成，使民主政治得了根深固本。我們還要根據總理遺教，以施行種種有益于人民的事業。我們說過，要以建設求統一。能不用兵而達到救護黨國之目的，固然最好，即使不得已而用兵，我們仍然以建設為主，兵力為輔。簡括一句話，我們必能盡力使訓政向着憲政去，決不學蔣中正使訓政反向着軍政去。以上兄弟個人對於國民政府成立六週紀念日感想。古人有言：「禍莫大於不聞過」。兄弟所說，畧於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的成績，而詳於缺點，其用意即在於此，兄弟會責備國民政府，更不敢忘自責，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兄弟且願與各位同志共勉之！

民主政治與軍隊

汪精衛

七月十一日，舉行第一集團軍軍事政治學校成立，校長副校長就職；及教導隊學員兵生畢業典禮，我受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之委託到場監督，參觀閱兵式後，曾有簡單之演說，如今追憶起來，手錄於左：

七月十四夜十一時汪精衛識

校長副校長、教職員諸先生學生諸君：今日是第一集團軍軍事政治學校成立的日子，又是校長陳濟棠同志副校長杜益謙同志就職的日子，又是教導隊學員兵生諸同志畢業的日子，方纔行閱兵式時，那一種嚴肅整齊的精神，很足以表示諸同志的學力及其志節所在，這是極可敬愛的。

兄弟現在想同諸同志說幾句話，其題目是「民主政治與軍隊」。現在我們的口號，是「實現民主政治，打倒個人獨裁」，其原因是我們看見蔣中正個人獨裁危害黨國，所以要根據民權主義，來提倡民主政治，將蔣中正個人獨裁打倒，這口號現在已是很普遍的了；可是有些人說道：「民主政治是有妨害於軍事的」，又道：「軍隊是不能採用民主制度的」，這兩句話，兄弟覺得有解答之必要。

「民主政治有妨害於軍事的」，這一句話，在歐戰以前，或者有人說過，因那時候以陸軍國著名的，有開明專制的德意志帝國，有野蠻專制的俄羅斯帝國，更有其他帝國如奧大利土耳其等，皆以兵強著名，崇拜專制皇帝的人，或者不免發出這等話來，以菲薄民主政治，可是歐戰結果，德國變做民主國了，奧、土也都變做民主國了，俄國索性變做社會主義的民主國了，在歐戰獲勝利的，如法，如美，都是民主國，如英，國體雖是君主，政治則是民主，所以「民主政治是有妨害於軍事的」這一句話，早已成爲過去的無稽之言了。不但此也，若要軍事順利進行，必須在民主政治樹立之後，何以見得呢？君

主政治時代，軍人打仗爲的是君主，強幾萬人民爲君主一人之故而犧牲生命自由，以去打仗，是不值得的，君主政治如此，軍閥政治亦如此，反之民主政治時代，軍人打仗，爲的是人民，軍人自己就是人民，爲人民而打仗，爲自己而打仗，犧牲生命自由是值得的，因爲如此，所以可以說是若要軍事順利進行，必須在民主政治樹立之後。

民主政治樹立之後，做軍人的，因爲國內和平，沒有內戰，可以專心致志，做國防的工作，這是何等適意的事？本來軍人沒有一個是願意將鎗尖向着自己同胞的啊！二十年來，所以內戰不絕，正因爲鬧了帝制之後，又鬧軍閥，這一個軍閥剛剛打倒，那一個軍閥又已起來，民主政治沒有樹立的可能，萬不得已纔不能不以國民革命軍來掃除一切，爲的是將民主政治之障礙掃除了，民主政治纔能發榮滋長起來。如此說來，各位同志，今日的最大努力，即在於求民主政治之實現，不但爲國事計，爲黨事計，要實現民主政治纔算得做有結果，卽爲軍事計，爲軍人自己計，亦要實現民主政治，纔算得做有著落，那一句「民主政治有妨害於軍事」的廢話，實沒有一駁的價值。

至於所謂「軍隊是不能採用民主制度的，這一句話，兄弟以為有分析之必要」，兄弟看來，軍事命令及軍事計劃是要以統一為精神，以服從為天職的，固然不能採用民主制度，至於軍事行動，則不能不採用民主制度，這種分別，恰與總理所說政權治權的分別一樣，軍事命令及軍事計劃，即是治權，應該付之能者；軍事行動，則是政權，應該付之人民。什麼叫做軍事行動呢？即是認誰為敵人，對誰而作戰。什麼叫做民主制度呢？憲政時代軍事行動取決於國民大會，訓政時代，取決於中國國民黨，國民大會是行民主制度的，中國國民黨是用民主集權制的，現在世界各國宣戰講和之權，都是屬於國會，即在君主國，如果採用民主政治，即所謂立憲，君主雖有宣戰講和之權，然不能不經國會之協贊，實際也即是以國會行使此權，我們憲政時代以此權屬之國會，是無疑的。至於訓政時代中國國民黨要「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所以此權應屬之中國國民黨，除了中國國民黨的決議之外，無論何人都不能決定軍事行動的。換一句話說，如果有任何人以他個人的意思來決定軍事行動，這便是個人獨裁，應該立刻將他

打倒。

舉一個例來說，現在的陳校長，即是現在的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即是從前第八路總指揮，在四月底以來，不是以討蔣號召天下麼？討蔣是一種軍事行動，陳校長對於軍事行動之決定，是怎樣的態度呢？在四月底的時候，陳校長是根據着鄧林蕭古諸監察委員的決議，在五月廿七日以後，陳校長是根據着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的決議，及國民政府的命令，陳校長絕不獨攬大權，每事聽命於黨，陳校長不擁護自己，也不擁護任何個人，不爲自己而討蔣，也不爲任何個人而討蔣，陳校長只知擁護黨，爲黨而討蔣，黨的決議是用怎樣的制度呢？是用民主集權制度；詳言之，事前有自由討論，臨時有一致決議，決議之後有堅決執行，這便是民主集權制度，軍事行動取決於民主集權制的黨，便是合於民主政治精神，而不是個人獨裁所可同日語的。

反之，蔣中正那一方面呢？蔣中正的罪惡，不止是拘捕胡漢民先生那一件事，然即就這一件事來說，已經是充分的表現其個人獨裁抹殺民主政治了，因爲蔣中正

之拘捕胡漢民先生，並不是根據黨的決議而純然由於其個人之起意與行動的，這種起意行動便是自絕于黨，蔣中正自絕於黨之後，鄧林蕭古諸委員毅然的起而彈劾了，孫哲生與諸委員決然離去南京了，南京的中央黨部委員星散，職員亦相繼星散，只剩得蔣中正及其走狗數人，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連常會也開不成了，中外報紙都說道是蔣中正唱的獨腳戲，所謂唱獨腳戲者，即是個人獨裁之絕妙代名詞，這種以個人獨裁來決定軍事行動，明明白白軍事是爲個人而起，因軍事而死者，是爲他一個人而死，因軍事而傷者，是爲他一個人而傷，因軍事而損失財產自由者，是爲他一個人而損失，蔣中正唱這種獨腳戲，與從前皇帝沒有兩樣。總而言之，是以人民爲他一個人而犧牲罷了，其爲民主政治之敵人，爲人民之敵人，明明白白再無可疑。

以上對於『民主政治與軍隊』已畧畧說明。兄弟今日還有一個感想，綢繆聽見陳校長杜副校長宣讀誓詞，有幾句是「余認定國國民革命軍人須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成爲人民的武力」。兄弟想起來，當十三年間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之初，雖然沒有這樣嚴重明確

的誓詞，但何嘗沒有這樣的希望呢？誰知被蔣中正個人獨裁之念斷送以盡了，如今一般同志不能不以這樣的希望，屬之第一集團軍事政治學校了，由此可見校長副校長所負責任之重，教職員諸先生所負責任之重，學生諸君所負責任之正了，兄弟於敘說「民主政治與軍隊」之後，謹以滿腔熱誠祝學校的進步，祝諸同志成功及祝諸同志的健康。

政治的剿共與政治的討蔣

汪精衛

——七月十三日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今天紀念週，兄弟承中央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同人之囑託，報告過去一週間工作經過。這一週間工作從大勢看起來，剿共與討蔣兩件大事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一方面蔣到了江西，他所說的剿共並沒做到；他希望寇粵，也有了障礙，他假借勦共爲名希圖寇粵是實，並不是有誠意對付共產黨，其不能成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國民政府自在廣州宣告成立以來，已漸漸引起國民的注意而取得其擁護，軍事情形今天不能詳細報告，但簡單一句話，全國各省尤其是北方各地，對於我們，已一天接近一天了，這是在最短期間，便可以看得出來的。

不用說，勦共與討蔣，最我們的最大目的，但是怎樣才能使勦共成功討蔣成功呢？

我有爲十六個字，最爲扼要，這便是「軍事勦共，政治勦共，軍事討蔣，政治討蔣」！關於勦共不是單靠軍事，便可以解決的，政治勦共最少有同樣的重要，討蔣也是一樣，軍事討蔣，固然重要，政治討蔣，也一樣的重要。無論勦共討蔣，如果只注意於軍事，而不注意於政治，這只是治標的辦法，不是治本的辦法。共之所以爲患，蔣之所以爲惡，固然專憑他的暴力，欲去其暴力，非靠軍事行動不可，但他們所憑藉的力之所以造成，在政治的觀點看來，是有相當的基礎的，若只靠軍事，而不從政治着手，勦共與討蔣，是不會澈底成功的。所以在過去一個月來，我們於軍事佈置之外，還注意於政治，外間的人不明白這一點，往往不免發生懷疑，以爲何以這一兩個月裡，不見得有什麼軍事發展。不知道我們預定的計劃，打算軍事政治，同時并行，因爲我們相信，除了軍事上要積極聯絡之外，必須樹立國民政府的規模，鞏固中央非常會議及各級黨部的基礎，勦共討蔣，才有十分把握。因此我們很注意地方自治的工作，縣地方自治條例，市地方自治條例，已由國民政府明令頒佈了，至於選舉法與實行法，以前起草了一半，因爲關於

直接民權之行使，如罷免權，複決權，尙待從詳討論，於上星期五才整理完好，大約明天可在國務會議提出討論，決議通過了；我們很希望照此做去，使地方自治一步一步的實現起來，以造或民主政治的基礎。如果實施當中，見得有不妥當的地方，隨時發現，隨時修改。最近收到好幾封信，提出一兩點疑問，很爲重要，如今統括起來，與各位同志討論。第一種人說：地方自治條例把選舉權交給人民，未免太快了，這是與建國大綱第八條不符的，因爲黨治的時候厲行訓政，不能把選舉權交給人民，這完全是南京方面的思想。他們以爲南京的對，所以才說我們的不對。關於此點，上星期六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中央非常會議工作人員談話會，孫哲生同志主席報告，說明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與一黨專政不同的地方，可以答復同志的疑問，孫同志的報告，一兩天便可以在中央導報看到，不必細談，如今只簡單說明，何以訓政時期，舉辦地方自治，便要將選舉權交給人民，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將訓政的意義弄明白，尤其要把建國大綱看清楚，把建國大綱宣言看清楚。嚴格來說，訓政的意義，就是把軍閥所佔了的權，從他的手中

，奪取回來交給人民。辛亥之役，推倒滿清，權力落在北洋軍閥手裏，不是人民行使民權，倒是軍閥用其權力以壓迫人民。革命黨人看見這種實事，所以起來爲人民打倒軍閥，解除壓迫，把權交回人民，只因在這時候，人民處于重重壓迫之下，不能自動起來，所以才有賴于革命黨來做他們的前鋒，來做他們的先驅，所以革命黨人最大的目的，政由軍閥手中奪過權來，以一定的手續，真真實實的交給人民。辛亥之役，因爲不經訓政，革命成功之後，權力交了袁世凱；倒袁之役，又不經訓政，倒袁成功之後，權力又交了北洋軍閥，每一次的成功，革命黨人都上了當，因之每一次的革命，也就都歸之失敗了，所以我們今日，必須將軍閥所佔了的權，奪取回來以一定的手續，交給人民，這才是訓政的真正目的，反之，如果搶了權交給自己，這便是獨裁，不是訓政。

如果舉辦地方自治，照建國大綱第八條的規定，是以人民爲主體，而以政府爲協助的，如果連選舉權也不交給人民，他們如何做主體呢？須知道以人民爲主體的辦法，只有兩種，一是直接民權，人民直接參加；一是代表制度，人民選舉代表參加；縣市

地方自治條例，有些是用人民大會的，有些是用代表大會的，其意義即在於此。如果一方面承認訓政，一方面又不把選舉權交給人民，才真是違反建國大綱，這是我們所不取的！

以上是就自治開始而言，至於完全自治，則必待預備條件完全具備，才能實現，照縣市地方自治條例要在自治開始實行了一年之後，這也是照建國大綱第八條所規定的。所以實行自治之初，並非馬上就完全自治，便實行絕對民選，必要待各種條件依照建國大綱第八條預備完妥，才可以完全自治。

建國大綱第八條上面有四個字，是我們所當特別注意的：一是「協助人民」一句中「協助」二字，一是「完全自治」一句中「完全」二字，既說協助，便是以人民為主體，所以當自治開始的時候，就要給人民自治；既說「完全自治」，則自治之開始，與自治之完成，顯有分別，非俟一年之後，不能說完全自治。換句話說，自治條例頒布施行之後，應該馬上自治，不過要預備條件完全具備了，才完全自治，建國大綱第八條說，「協助人

民」，協助二字，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把權交給人民，而以黨代替人民行使職權，正是孫哲生同志所說過的，這是最不對的辦法，不是中國國民黨的辦法，那是意大利法西斯蒂黨的辦法。

共產黨人動不動說，這種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他們譏諷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以金錢運動選舉，歐美資產階級以金錢運動選舉，誠然是不可為諱的事實，而且是一天利害過一天的。例如日本在明治初年，運動做一個國會議員，不過三百元，現在却要五萬元了。但俄羅斯共產黨又何常不壓迫人民選舉呢？他們壓迫人民選舉，照樣通過他們所預備的名單，不以金錢而以暴力。以暴力壓迫選民，比較以金錢運動選民實在兇殘得多！厲害得多！歐美各國的選舉，因為有金錢種種不平等的限制，為資產階級所操縱，雖然不對，但不是無補救的；如果採用普選制度，將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完全打破，用種種方法，使選舉手續，嚴密而清明，流弊自然不會發生了。所以我們所說的民主政治，不是資產階級虛偽的民主政治，更不是蘇俄共產黨的暴民政治，我們中

國國民黨，自有我們的方法，即是 總理所說民權主義的方法。

第二種人說：照目前的地方情形，馬上舉辦地方自治，不怕會給土豪劣紳拿了權去嗎？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把土豪劣紳一個名詞弄清，什麼是土豪劣紳呢？有人說：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是共產黨人的說法，照此說法，其結果只有使鄉村中的混鬥再度發生，至於不可復救。

若照地方自治條例施行起來，則不但鄉村中之混鬥無從發生，土豪劣紳，亦不復有能力以操縱鄉村間之事務。上頭已經說過，關於直接民權，如罷免權，複決權的條文，上星期五經已整理完竣，明天便可通過。人民有了選舉權，又有罷免權，複決權，代表既然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代表的行為一有不當，他們又可以馬上罷免，即有土豪劣紳，亦不能為患了。何況普選制度，打破一切不平等的限制，土豪劣紳又怎能造成他的特殊勢力呢？所以在地方自治未舉辦之前，人民是仰土豪劣紳的鼻息的，地方自治舉辦之後，人民不復仰土豪劣紳之鼻息了；地方自治未舉辦之前，人民是怕土豪劣紳的，地方

自治舉辦之後，不惟人民不復怕土豪劣紳，土豪劣紳反怕人民了。當起草地方自治草案的時候，有一位同志說：我現在雖然不能使土豪劣紳馬上絕迹，但土豪劣紳至少不復能作惡；希望他們馬上絕迹，本是過于樂觀的話，但有了這個辦法，他們自然漸歸于消滅了。

由上所說，如果更深知目前江西的實情，則政府剿共的辦法，便絕無可懷疑之餘地了。共產黨在江西嘯聚一班流氓，以與其他職業民衆對抗，有屋的搶屋，有地的搶地，弄到野無青草，使有屋有地的人，屋地被搶之後，不得不跟他們走。因為跟他們去做流氓，還可以生活，否則硬生生的被他們逼死，真不能不說是極端殘酷無人道的方法。其結果人民的自治能力，爲所破壞了，人民的自衛能力爲所摧殘了。人民與人民間的關係，鄉村與鄉村間的關係，縣與縣間的關係，本來應該是十分密切，都爲之一一撕破了；質言之，他們所用的方法，不外肆行挑撥離間，使之不斷的混鬥而已，然此惟在地方自治還未舉辦，自治團體還未成立，社會組織還未嚴密的時候，乃有可能，自治團體一旦

成立，社會組織自然健全，社會關係自然密切，人民與人民之間，鄉村與鄉村之間，縣與縣之間，都有了嚴密的聯絡，以抵制一切破壞社會秩序的惡勢力，至此共產黨欲入寇而不得了。這并不是臆說的話。如今蔣中正不是在江西放開一條路讓共產黨來入寇廣東嗎？然而共產黨，却躲在贛東，終不敢來，其原因就是因爲十六年葉挺賀龍入寇東江，卒爲第八路軍所平，他們深深知道廣東現在是沒有他們可以支持的機會的，我這句話，并不是說他們永遠不來。不過一時不會來罷了。孫子說得好：『毋恃敵不來，恃我有以備之』，如何備之呢？最好的辦法，當莫過于地方自治了。地方自治舉辦，人民不但有自治的能力，而且有自衛的能力，人民有了幾萬自衛的軍隊，精神如一，不但不再會受共產黨之侵畧，而且可以進而實行剿共了；在兩廣如此，以後我們的勢力，進至福建也如此，以至於到江西到湖南，亦莫不如此，則共產黨徒到處無所容足，其根株自然絕滅了。這幾年來蔣中正劫持南京政府，厲行獨裁，獨裁是與民主相反的，唯其如此，所以蔣中正悉力以摧殘民主政治，在他統治下的地方，地方自治沒有一處舉辦，即中央權

限，地方權限，亦無正確的分界；亦惟其如此，所以蔣中正勢力所到的地方，也就是共產黨蔓延的地方。我們今日一反蔣中正之道而行，舉辦地方自治，以建民主政治的基礎，這樣共產黨無從入寇，即蔣中正亦不討自倒。綜上所說，可知剿共討蔣，不要俟軍事完了，才着手政治，軍事可以剿共，政治亦可以剿共，軍事可以討蔣，政治亦可以討蔣，總理常常說：不要破壞之後，才來建設，革命的建設，與革命的破壞，是要同時進行的。我希望全體同志，一致勉力，軍事剿共，政治剿共，軍事倒蔣，政治倒蔣，以上是過去一週間，中央同人國府同人，工作經過及工作中所發生的問題，借此機會簡括報告，希望各位同志，詳細討論！

倒蔣運動的中心力量

汪精衛

——在國民政府演詞——

各位同志：今日兄弟受政府委員同人之囑託，報告本週內重要工作。五月廿五日，唐少川先生領銜致電蔣中正，着其于四十八小時以內，即行引退電文，想各位同志必已看過。我們明知蔣中正以個人權位爲重，以國家及人民爲輕，必不肯從，但爲使海內外明瞭我們目的起見，故發此電。此電發後，已過四十八小時，蔣中正仍無引退之表示，故二十七日，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遂告成立。其宣言，想各位同志亦已看過。非常會議成立，本黨已得了領導機關，于是進而成立國民政府，以領導政治，并使蔣中正劫持下之南京政府不能苟延殘喘。國民政府成立宣言，想各位同志亦已看過了。至于國民政府委員就職通電，說明二十年來禍亂之源，一在迷信武力，一在迷信中央集權，今

後當反其道而行之，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治。當然國民政府崇尚和平，但有人破壞和平，想以武力來威嚇我們，我們也決不怕他。還有國民政府對於勦共將士，曾發通電說明勦共與討蔣同一重要，而且互為依倚。不用說，當初釀成共禍，蔣中正要負責任，「中國革命須受第三國際指揮」的說話，只他一個人說得出。「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開聯席會議」的提案，只有他一個人提得出，即以現在而論，因蔣中正之忽視共禍，致令諸路勦共將士動感掣肘，久滯行間；尤為人所共見共聞之事實。唐少川先生領銜的有電，已說得極清楚。今後國民政府，認定勦共必討蔣，討蔣必勦共，對於勦共諸將士後方接濟，及各路援應，必倍加盡力。還有關於財政之通電，數年以來南京財政之黑暗狀況，孫哲生先生報告得最明白詳盡，國民政府成立宣言中，亦曾經說及。如今蔣中正的最後掙扎，仍不外把持財政，以全國人民之脂膏，供一己之吮吸，國民政府所以嚴重宣言，自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凡蔣中正假藉政府名義，舉行各種內外公債，一律無效。以上都是本週內的重要工作，現在蔣中正衆叛親離之勢已成了，土崩瓦解之期將至了，

他現在所用方法，不外武力及對於我們挑撥離間，蔣中正武力之使用，向以快密毒辣著名，但是到了現在，國民革命軍人，都一致反對他，他雖欲使用此快密毒辣之手段，亦有所不能了。至於挑撥離間，更是他的長技，試看近日吳稚暉談話，說廣州的同志聯合，是靠不能的，汪鄧如何會並坐，古李如何會握手，陳白如何能聯席，唐陳如何能揭帽，我們對於此等談話，也不必細辯，我們只要問問自己是不是想以總理寬大之精神，偉大之人格爲法。我們的才力氣量，誠然不及總理萬一，但我們不能不時時刻刻，以總理爲模範。乙巳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丙午萍鄉瀏陽起義，丁未總理偕黃克強先生，胡漢民先生及兄弟數人，同赴兩廣邊境，發起黃崗欽廉鎮南關河口諸役，總理學說，曾經叙及。當時總理東京本部事務，付託于章太炎等幾位先生，但不知章太炎先生等，因何誤會，竟對總理明白攻擊，甚至提出除名，這是本黨第一次的分裂。但是總理本犯而不校之精神，仍然努力國民革命。及至辛亥之役，章太炎先生等遂一致服從總理之指導，以建立中華民國了，而總理對於前事竟像忘了一般，如今在黨史上

竟沒有一些痕迹。總理有這樣寬大之精神、偉大之人格，所以能得到辛亥之勝利，我們是不是應以爲法呢？癸丑之役，討袁失敗，總理提議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黃克強先生及多少同志不能贊成，這是本黨第二次的分裂。但是總理努力領導國民革命的勇氣，不因此少衰。及至丙辰之役，黃克強先生依然服從總理之指導，六年護法之役，從前分散的同志，更一致在總理領導之下，同心戮力，以從事國民革命了。如今我們追尋前事，僅僅在總理學說內，所徵引的陳英士先生致黃克強先生的一封信，畧畧留些痕迹。總理對於同志，一經改過，坦懷如初，有這樣寬大之精神，偉大之人格，所以丙辰之役，六年護法之役，能在中華民國歷史上留得光榮的一段，我們是不是應以爲法呢？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陳炯明命其部下砲擊觀音山，焚燬總統府，欲置總理于死地，這種罪惡，實是萬古未聞，國法黨紀，萬無可恕。總理連年勞師征討，同志亦恨不能滅此朝食，然而十三年九月，總理率師北伐，師次韶關，吳稚暉從上海來見，請求總理將廣東後方交給陳炯明，總理初時不允，吳稚暉碰頭不已，總理

說，既然如此只要陳炯明拿悔過書來，我就可以答應一切。各位同志請想想，以陳炯明如此罪惡，總理只要一紙悔過書，便可將前事一筆勾消，後來陳炯明不肯具悔過書，這是陳炯明之自絕，而總理寬大之精神，偉大之人格，因此愈加顯著。這是吳稚暉所親見的，我們是不是應以為法呢？何況我們在這幾年以來，糾紛雖大，裂痕雖深，但其原因概括十字，「分共有遲早倒蔣有先後」而已。因遲早先後主張不同，步驟遂有參差，形迹遂成分裂，這真非各人所願意的。大凡每一個人，若肩起責任來，總有許多許多難處，這種難處，非本人不能知道，若本人只知自己的難處，而不知別人的難處，那就會一時之間，不相諒解，而嫌隙以生，及至諒解之後，自然一切前嫌，歸於冰釋了。從前的裂痕，正如身上在戰場所受的創痕一樣，撫著裂痕，想起前事，正可驚心動魄，垂做將來，何以見得分裂之後，就一定不能團結呢？難道身上有了創痕，便決無平復之望麼？要而言之，我們要做 總理的信徒，便要以 總理寬大之精神偉大之人格，為唯一模範，以求精神之團結。反之我們若聽人挑撥離間，授敵以隙，便是 總理的叛徒，蔣

中正卽其人也。他生平只知有他個人，不知有黨，不知有國，不知有同志，不知有國民，只要有利於他個人。不但反對他的，他要剪除，便是幫助他的，他也要疑忌，也要收拾。惟其以個人爲本位，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爲人人亦同他一樣，除了相斫，無以自存。然而到了今日，他的武力，已無用了，他的挑撥離間，也窮於術了。非常會議宣言說，「今日之事以精誠團結爲第一義」，這是這回倒蔣運動中心力量，也是倒蔣以後綢繆建設的中心力量。所以兄弟今日就於此點，說幾句話。

討蔣與和平

孫科

——在廣州市黨部歡宴席上講——

各位同志：兄弟昨晨由上海到香港，到碼頭的時候，有位新聞記者問「先生此次回來是否奔走和平」？兄弟答「是的」。昨午由香港抵廣九站，又有人問「先生回來是否參加討蔣運動」？兄弟答「是的」。既然是奔走和平，何以又參加討蔣？這不是矛盾麼？在表面上看來，覺得是矛盾，但在實際上其實是一貫的。因為現在國民所希望的是和平，本黨的同志也是希望和平，其目的是共同的。不過我要知到，自從革命軍北伐以後，幾年來並未得到和平，而且連年內戰不已，這就是因為蔣介石專政所致。我們知到本黨同志希望和平而不可得，就是因為蔣介石獨裁的緣故。若果我們真正想和平，就非把破壞和平統一的蔣介石消滅不可。所以兄弟在香港和廣九站所說的說話，就是這樣的意思，

和平是我們的目的，倒蔣是我們的手段，兄弟這幾年來在南京本來天天和蔣氏見面，但是覺得他種種是爲他個人的，獨裁的淫威，一天一天暴露，弄到南京各同志做事，個個都沒精打采。兄弟在南京是有這樣感想。回想過去在廣東的時候，和同志親愛團結，奮勇向前，日以繼夜，忘懷辛苦，極其快感，北伐去到武漢也還是一樣的精神。但是一到南京，受着蔣介石獨夫的支配，前日那種奮勇的快感，就完全消失淨盡了。這是何等悲痛的一回事？近來南京在表面上看來，是有中央黨部，中央政府；中央黨部又有中央常會，政治會議，在國民政府又有行政會議，立法會議等，但是這種會議，對於黨國的問題，完全沒有討論。所討論的只那些無關重要無補于黨國的。只爲蔣氏個人的問題，弄到政府財政種種不能公開，完全爲蔣氏個人所支配，我們回想國民政府在南京已有三四年，而對於財政既沒有預算，也沒有決算，只爲供蔣氏個人揮霍，簡直是一手掩盡天下人之耳目。所設種種只見與國人利益相違背，弄到國府變成爲蔣氏個人的私囊。這樣我們若任他幹下去，勢必至亡國滅種，最近他（蔣介石）益放恣無忌，竟敢明目張胆，扣

留胡同志，而他所持的理由只是說胡先生反對約法政見主張不對。以這樣罪名，我們看他是何理由。不消說是不能成爲理由的，無非是他借題發揮，想以此而塞責。當時扣留胡先生，我們完全不知，等到他請食飯的時候，突然拿封信來爲蔣給胡同志的，而胡先生那時聽說已被扣留了，蔣氏身爲國民政府主席，而這樣的妄舉，真小孩子不如。再後又開臨時黨務會議，出席的只寥寥數人，提出胡先生辭職的問題，蔣氏說胡先生因病辭去立法院本兼各職，提出後，那幾個人便相顧愕然沒有說話，而蔣便說沒有問題准他辭去便是。上面所說的事情，就可以證明南京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經沒存了，已被蔣氏殺掉了，現在所剩的祇是一軀壳，只是蔣介石個人獨夫政府。我們想蔣氏這樣的舉動，真天下極蠢的人，稍爲有政治的頭腦，都不會這樣幹的。本來在中央各同志自北伐以來，沒有人和他爭權奪位，大家只爲黨國計，只希望他能負擔黨國的責任，就無不可以的。以他現在越弄越糟，現在差不多沒人敢相信他，人人自危，在南京是這樣的環境，所以我們非打倒蔣氏無以自保。從前蔣氏本想利用國民會議一班豬仔的代表產生總統，不

過後來因爲見勢不好，所以只好請幾人起草約法。當中由邵力子一班人爲他運動在國民政府會議之後，又開什麼審查會，暗使邵力子送一萬元的支票給王寵惠同志，而王同志卒不肯受。後來又使高凌伯送萬元的支票給兄弟。這樣可知蔣介石那種卑鄙無惡不作的手段了。當兄弟由南京走出到上海之後，有一班人打電到來，請兄弟回去，說是胡先生不成問題，只要我們回去就什麼都可以的。最近又有吳李諸先生回來，據說是商量兩廣的問題，調停解決，不致發生戰事。我們在上海，和吳先生於這問題研究許多，所得的結論只有三個。一個是「投鼠忌器」，一個是「對牛彈琴」，一個是「與虎謀皮」。這三個意思卽是蔣介石已無可挽回，非用兵解決不可。兄弟這次回來廣東，和各位同志，是以興奮的精神，聯合一致，中國前途，當然自有可爲。所以兄弟趁這機會，希望各同志不論從前有什麼誤解，都不應追究，團結起來，負擔這種討蔣工作，從新建設中國這種大任。各位同志，一心一德，負責起來！

討蔣及和平統一之過程

孫科

——在非常會議招待記者席上講——

各位報界同志：同人等此次回粵，重建黨權，組織國民政府，其事實與意義，已極顯明。今日請各位新聞界同志到來，想藉這個機會，申明此次廣東倡議討蔣，及和平統一之過程。自民國十六年北伐以後，革命的勢力，已經由廣東推行到全國，革命之三民主義，也已經由廣東推行到全國，而且得到人民的信仰。照這樣看來，中國應該在北伐後，得到統一，統一之後，實行訓政，在訓政時期，不應該有內戰；革命的勢力與主義，都已經普遍，黨內也應該統一，不應分裂，應該實現數十年所奮鬥的主張，和三民主義。但就事實來說，這三年來，國內情形，與黨的期望，和國民的期望，適得其反。黨是期望統一後能夠鞏固，能夠實行建設的。全國人民是期望政治能够修明能够事軍，結

束，善後能夠着手，大家能够安居樂業，長治久安的。可是事實和我們的期望，都是相反，這其中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先說：

事實 何以中國不統一，不太平呢？事實是這三年來，都不斷的用兵。用兵的原因，據說是要完成統一。但用了幾年兵以後，事實上，是北伐之後更壞。別的姑勿論，就軍政兩方面來說：蔣介石曾經說過，中國有二百多萬軍隊，太多了，非編遣不可，要把全國的軍隊縮編至六十師。然而事實上。這編遣的方案，不特不能實行，蔣氏最近的宣言，不特否認編遣，而且說主張編遣的，就是喪心病狂，這實在令人莫名其妙！何以年前還說非編遣不可，現在不特說不必編遣，而且說到連主張編遣也是喪心病狂呢？這就足以證明今日在蔣介石之治下，編遣是無辦法的，以前所言，不過是撐撐門面，欺騙民衆。就是其餘的事，蔣氏也是無辦法的。就黨而論，有黨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够建設國家，同時也是因為有黨然後才有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之所以能够出名，完全是憑藉黨的勢力。現在呢？黨在蔣氏獨裁之下已不成黨。黨在蔣氏獨裁之下，四分五裂，就是

唯一的成績。自從總理死後，革命的領導者，就是黨；黨的負責者，是中央執行委員；在那個時候，蔣氏只不過是黃埔軍校的校長，中央委員，並沒有蔣氏的名。總理只叫他去辦軍校，黨政都沒有負托過他，到了總理死後，蔣氏就用武力把持黨權，排擠革命前輩，汪精衛先生和許汝爲先生就是例証。其後到了南京，也同樣用這個辦法。總理生時，曾因革命的需要，決定聯俄聯共的政策，但後來共產黨背叛革命，乘此機會，把國民黨分化，使成派別。分共之後，派別已沒有問題，但蔣氏却襲用共黨的方法及理論，分化同志，使之不能團結，弄到南京政府，成爲個人的機關。兄弟這三年來，都在南京，其始還以爲軍事初定，應該容忍，設法扶助，胡展堂先生的意，也是如此，希望他能改善。然而以胡先生的苦心，也遭蔣氏以不相干的罪名監禁，所以一切同志，對蔣氏都不能不失望。現在南京已無理論之可言。我們知道，民生主義的要點，在乎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但南京的人們，却絕口不提，甚至起草約法時，我曾經提出這個問題，說至少亦應於人民生計章中，規定實行民生主義的方法。當時起草約法諸人說，這萬不能提，

恐怕糾紛太大。這無異說約法已經否認民生主義。當時在南京中，胡先生尙能直言，自胡先生被扣留後，一般人已認識南京并不是國民黨，有相當歷史的同志，都已離開，其中還有些被挾持的元老，如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等，還在替他張目；但我們跟總理在廣東奮鬥時，何嘗見過這些人的踪跡。有之，就是吳稚暉爲替陳炯明說項而來粵，李蔡曾到廣州一逛，張靜江雖然曾在廣東做過事，但不過爲蔣氏之工具罷了。此外現在南京的，非走狗，卽親貴，已經成爲家天下了。

再看各省的情形，又如何：民會之前，蔣氏曾派過好些人到各地視察黨務，回來的報告，只說是沒有黨，有之就是土豪劣紳的集團。循至成爲新的土豪劣紳，新的統治階級，中國革命運動是靠青年做革命前鋒的，北伐統一以後，一般青年，對黨已有反感，那原因就是因爲蔣氏所作所爲，違反主義，走到反革命的路去，故爲革命者所深惡痛絕，因而連累到誤認全黨也是一樣，這是蔣氏要負責任的。政治又如何：這三年來，蔣氏日言訓政，但發出公債，已超過六萬萬。比之袁世凱時代之三萬萬大借款，還來得要緊，其

中除了由一千萬押得五百萬現金，算是賑災公債外，其餘都是用於延長內戰，排除異己的。南京政府成立不過四年，已發了六萬萬的公債，有預算沒有呢？政費是有預算限制的，軍費就絕無預算，隨時可以下條子送錢來收買軍隊，所謂特別費。這些特別費，財政部只有照支，從沒過問，也不必經審計局，現在宋子文已經成為蔣氏的賬房，蔣要幾多，就有幾多。但政府決議的政費，是沒有的。要十萬至多支五萬。古應芬先生是文官處長，文官處是政府的一個機關，但向財部要經費，也無結果，至於一般政治，蔣氏曾發表過許多言論，說要造成廉潔政府，說要修明內政，但結果言行不符，蔣氏之下，無一不是要錢的。雖然有監察，但在暴力之下，不能行使職權，所劾者，最多不過縣長之類的官罷了。

現在黨政軍都給蔣氏毀滅了，國家還有什麼希望？中國養了如許兵士，食也食窮了，所以時至今日，非倒蔣，是絕無辦法的。再說：

財政的情形 據宋子文的報告，四五六三個月內，要發行公債八千萬。就照這個數

目推算，每年要發四次，四八三十二，這數目實在驚人！未來之欸，也抵押盡了。如此即不反蔣，大家安心做蔣氏家奴，願意做他的順民，亦不得了！試問這樣情形，能延長得幾多年？所以就是消極一點說，由他攪也攪不通的。譬如打武漢的時候，蔣曾經對兄弟說：現在什麼也不必管，只要倒桂，非倒桂，就無辦法。後來軍事結束了，又說要討馮；後來又說要討閻。所以一切內戰都是由蔣造成的。編遣之不能成功，完全因為不公平之故。當編遣會議的時候，情形本來甚好的，各高級負責軍事領袖，都親到南京，誠意商量，但結果却釀成這幾年來不斷的內戰。究其原因，就是因為蔣氏要編自己的軍隊，遣別人的軍隊，在會議席上，大家見此情形，却沒有發言；當時馮玉祥同志，對兄弟說：編遣要有一定的數目，和善後的辦法，現在情形，是不行的。所以編遣會議之後，就要打仗。還有一件更奇怪的事：編遣會議後，總司令部忽然又提出要行徵兵制，先以蘇浙皖三省試行；後來查實，才知道這是因為蔣要訓練教導師。但是訓練教導師，就好了，何必小題大做？後來經過多人的反對，這提議打消。這幾年來，蔣氏對內戰所藉口

者，現在已無可藉口。就是任他幹也不得了，無論說甚麼話，都是沒用處的。從前鹿鍾麟同志給過蔣氏一封電報，說他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真是不刊之論。所以如果我們不倒蔣，革命就要完了，過去一切的奮鬥，都是徒然的了！我們要長治久安，唯有倒蔣。

說到共產黨，蔣氏是以共產黨爲戀棧之藉口的。但試問共禍是誰造成的？我們試看三年來的歷史，共產黨起初用國民黨的招牌來攪，是事實，但後來廣東把共禍削平了，廣西也把共禍削平了。共產黨本來已經無惡可作。但湘鄂贛的共匪，却還是利害，我們試問，現在湘鄂贛三省的統治者是誰人？共黨在三省謀亂，已非一日，其時蔣正在專力對付張桂，對付閻馮，連魯滌平，何健，這樣不能打仗的軍隊，也要調去。共黨於是在此機會，越弄越大。退一步言，就全說因爲內戰的原故，不能剿共，這半年間，可沒戰事了，其結果又如何？去年十一月蔣氏曾說過三個月內，共禍可平，但至現在已經六個月了，其結果，只是送槍給共產黨，共產黨從前是沒有許多槍的，現在所有的槍，都多

得蔣氏所送，蔣氏剿共之失敗，其故就在於無誠意。我們可以看見的，蔣氏自己的軍隊，劉峙，蔣鼎文，顧祝同等部，絕不見出去剿共，所出的，都是不能作戰，與不願意去的軍隊。打敗了，落得了一個銷滅異己，充其量下一通撫卹令，就堂乎其皇，這都不過是借刀殺人。就是對廣東也如此的，他調蔣蔡兩師入贛，也是這個意思。不過共匪怕蔣蔡兩師善戰，絕不敢惹他，共匪對於蔣氏的所謂剿匪軍，說是運輸司令，這都是他養寇自重的原故。蔣氏這回宣言入贛剿共，不過藉此來攻廣東罷了。蔣氏自以為他的敵人，不是共產黨，而是廣東的反蔣勢力。還記得蔣氏打第四集團軍的時候，蔣氏對他的部下說：第七軍要消滅革命軍，自己獨霸。但事實即為他自己的心事，他要消滅四七八軍，就是一個例。總理叫他辦軍校，後來却成了黃埔系，即蔣系。但現在黃埔軍校的同志，也多反蔣氏了，就是不反的，不過因為蔣氏有錢給他用。若果蔣介石能成功，除非中國全消滅，四萬萬人，全非人類，因為蔣氏不特違反主義，違反民意，直是違反中國的民族性！蔣氏整天說他是 總理的信徒，但是要做 總理的信徒，至少也要學 總理。

總理是要天下爲公的。但蔣氏却無事不私。今年紀念總理時，兄弟曾發表談話，說總理的精神，是公誠忠恕，但蔣氏却無事不私爲奸詐。今日倒蔣之目的，就是要掃除這私爲奸詐，實現總理的公誠忠恕的精神。深信倒蔣一定成功的。過去的軍閥，如袁世凱，如曹琨，如吳佩孚，都給我們打倒。蔣氏現在的行爲，和他們一樣，何以不能打倒？我們深信樹起旗來，不出兵，就可以打倒蔣介石，就是他出兵來抗拒，我們也不怕他，這只是促他快點覆亡罷了。蔣介石用兵，自己並沒有多大能力，北伐時出力者，是四七八軍，絕不是蔣氏。他的第一軍王柏齡，打過一場很利害的敗仗。這是誰也知道。打河南的時候，是第四軍和第八軍，後來打到北京的，是白崇禧和閻錫山的軍隊，就是去年打閻馮，也是利用他人的力量罷了。現在蔣氏以爲可靠的軍隊，至多不過十師，而須要應付反蔣的軍隊，至少也有一百師，那有什麼辦法呢？蔣氏已失了黨，已經無能爲了。我們跟總理奔走革命時，蔣氏還在交易所。至如政治經濟，蔣氏也是絕對不懂的。他的經濟學，不過是交易所的經濟學，是賄賂的經濟學。他的政治，是貪污的政

治。兄弟嘗說：可惜蔣氏生遲了五十年，不然，也或許可爲創業之主。但現在時勢已不同，他這一類的人，自不能存在這世界。所以我們深信能把他打倒，建立民主的政治。

今日得這機會和諸君見面，兄弟甚想借此機會，向諸君說明此次的過程。廣東的報紙，應該做一個很好的模範，因爲廣東以外，現在簡直無言論自由之可言；國府是絕對容許言論自由的。其實箝制言論，是鴉鳥政策。Crotch Policy 鴉鳥到時急的時候，就把頭藏起來，以爲人家就看不見，其實這不過是掩耳盜鈴的方法。蔣氏說人家造謠，但謠言之興，就是箝制言論的結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我們應盡反蔣所爲。政府要知道民間疾苦，就要靠報紙做耳目。報紙應照事登載，使政府知道。同時也使人民多點勇氣。蔣氏自欺欺人，其結果只有覆亡。林肯說得好，『爾不能騙人們至於永久，』所以我們深信，在最短期間，必能將蔣氏打倒。

倒蔣運動與中國革命之前途

孫科

一、爲甚麼倒蔣？

總理說過，革命的潮流如高山滾石不達目的地是不會停止的；縱然有時大石會被山半的樹木擋住一時滾不下去，然而總有一天等到障礙除去，它會繼續滾到山底爲止。現在革命的潮流已如山巔滾下來的大石被樹木擋在山腰了。這棵樹木是甚麼呢？便是反革命的蔣中正！所以要完成中國的革命，現在就非打倒革命的障礙——蔣中正不可！換句話說，在中國革命整個的過程中，「倒蔣」是當前最緊急的工作。

倒蔣運動近五年來已有過三次了。第一次在民國十六年漢甯分裂的時候；當時因爲同志們對於「清共」的意見不同，有的看「清共」重于「倒蔣」，有的看「倒蔣」重于「清共」，所以大家的行動不能一致，倒蔣也就有沒成功。第二次在十八年至十九年；當時又因

爲同志們對于求和平建設的途徑不同，有的因急于求和平建設的實現，故對于蔣氏的乖戾，主張暫時容忍，徐圖補救，有的因生性激昂，憤蔣氏之專橫必欲先去之而後快，所以行動仍不能一致，倒蔣也仍不能成功。第三次是現在。這次的情形和前兩次是大不相同的。可以說除了甘心做蔣氏的走狗的人以外，不但全黨的同志都主張非倒蔣不可，就是舉國的民心也沒有不傾向于倒蔣的，這並不是我們主觀的觀察如此，實在是因爲蔣中正破壞本黨和障礙國家和平建設的罪惡已完全暴露出來，他已明顯地做了破壞本黨最大的罪人，公然變成國家和平建設最大的障礙；他的客觀被倒的條件已完全具備，所以他便成了革命的唯一對象，把過去因種種關係而分崩離析的革命力量都團結起來，一齊伸出拳頭向這個最鮮明的反革命東西打過去了。

何以蔣中正正是破壞本黨最大的罪人呢？我們都知道民十三改組，最重大的意義是：一，把本黨最高的權力交給中央執監委員會並確定民主集權制爲本黨組織的最高原則；二，嚴密本黨下級的組織努力于喚起民衆的工作而使本黨的根基深入于民衆；三，盡量

吸收忠實的革命青年以樹立本黨的幹部而增加本黨之革命性和力量。就第一點說，自蔣中正運用詐從許汝為同志手中奪得兵柄以後，即首先發表中國革命須受第三國際指揮的謬論以獻媚于鮑羅廷，並利用其一手造成的恐怖環境，先後放逐了展堂，迫走了海濱慧僧，氣跑了精衛，至最高黨部于武力劫持之下不能自由行使職權，而造成黨中數年來無數的糾紛。是蔣中正實係第一個破壞本黨組織的人，不過同志們過去因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不能團結一致，所以他能够從中挑撥離間操縱至今罷了，最近，他更以為全權在握，實行獨裁專制之局已成，可以明目張膽為所欲為了。所以中央常務委員也可以隨便禁錮，國府院長也可以任意免職了。他那裏知道他歷年來毀國法亂黨紀的罪惡反因此大白于天下，而使數年分崩離析的革命力量亦能于喁嗟之間捐棄小嫌，精誠團結一致聲罪致討呀！就第二點說，自從蔣中正于十五年氣走了精衛，他便和共產黨狼狽為奸，以成立「國共聯席會議」為條件，換得非法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的頭銜。更利用此非法的頭銜破例越權委監察委員張靜江代理主席，陳果夫代理組織部長，蔣中正為什麼一定要陳果夫

來做組織部長呢？無非想包辦黨務，造成個人的勢力罷了。陳果夫本不過是個交易所的伙計，在黨無絲毫歷史，完全因蔣氏的拔引才得到監察委員的地位。至此自然是感恩圖報，惟蔣之命是聽了。陳果夫已然是死心塌地爲蔣中正做「毀黨造黨」的工作，而他自己又是個在黨毫無歷史和信仰的人，那末，他除了一面排斥忠實自愛的青年同志，一面以金錢爵祿引誘無知無恥甘爲走狗的青年爲其爪牙以外，他還有什麼辦法呢？談到近幾年來的黨務，誰不曉得是蔣氏的親嬖高據要津，蔣氏的爪牙遍佈各地？這幫無恥之徒，入黨的目的本來就只在升官發財，且根本也不知黨務爲何物，自然就會利用黨部來干涉行政，包攬詞訟了，據最近中央委員視察各地黨務的報告，除極少數外，皆謂各地民衆對各地黨部無不怨聲載道，至視黨部爲萬惡之淵藪。如此，簡直是把本黨先烈以頭顱碧血換來的光榮歷史和民衆同情都摧毀完了，還說什麼喚起民衆，使黨的根基深入于民衆呢！就第三點說，自從陳果夫日事以引用宵小，結黨營私以來。不惟黨外潔身自愛的青年皆以入黨爲可恥，爲畏途，裹足不前，就是黨內的忠實革命青年亦大半因不屑爲私

人走狗而被排除殆盡，即間有小數幸而免者亦皆志氣銷沉，無復有奮鬥的勇氣，以個人論，則革命青年飄零四海，幾至于吃飯問題亦無法解決，其苦况更十倍于軍閥時代之壓迫；以本黨論，則忠勇不存，腐化份子侵入，革命精神和力量無形中消滅完了，剩下的只是個臉黃肌瘦的羈亮。以上所述，不過舉其犖犖大端以概其它。但即此數端已足證明蔣氏實為破壞本黨的最大罪人了！

何以蔣中正是和平建設的最大障礙呢？要使一個經過長期大亂的國家，慢慢地達到長治久安的境域，一定要于消極的破壞之後，馬上繼之以積極的建設。這是總理在他的言論著作中不憚厭煩再三昭示我們的。但是言建設必先維持和平，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使國家的元氣漸漸恢復，然後才有建設的可能。本黨自十五年出師北伐，同志們忍受了無限大的犧牲，人民忍受了無限大的痛苦，經過了多少艱難困苦，才于十七年達到打倒北京政府，統一全國的目的。那時候真是本黨依照建國大綱和實業計劃實行開始建設的最好機會。所以我和展堂先生當時雖遠在歐洲，也聯名打電回來向五中全會提

出訓政綱領，主張即日成立五院，開始訓政，並提出物質建設實施方案，主張分期進行實現。總理的實業計劃。可恨蔣中正心存叵測，口頭上雖不敢反對我們的主張，底子裏却只顧籌款增兵，處處排除異己，以至三年以來，兵連禍結，共禍蔓延，和平成爲夢想，建設等子空言，人民的痛苦已數倍于北伐之前，國家的財力亦盡消耗在烏烟瘴氣的砲火聲中，不但是一切建設無從着手，就是原有的交通路線亦完全爲軍事行動所破壞。有人說這幾年來的戰爭不都是因爲各地將領挾恃武力，不肯服從中央命令，中央爲維持和平統一起見不得已出于討伐之一途嗎？怎麼好都歸罪于蔣中正一人呢？唉！這話不提則已，提起來實在令人痛心，尤其是我自己更覺得十分痛心！回憶這幾年在南京，每遇一重大事變的發生，事前的醞釀，除蔣氏和他的親嬖數人外，其他同志絕不能與聞，亦無從與聞，等到戰端已開，在南京的各同志們怎麼辦呢？走開嗎？則各人因所見不同行動難得一致，一兩人的消極絕不能于大局有所補益，加入反蔣方面嗎？則反蔣之同志亦意見紛歧，互相猜忌，縱能推倒蔣氏，亦恐治絲愈紛，于黨國前途更無裨益，所以千

思萬想的結果，仍不能不忍痛出于維持中央威信之一途，希望事後蔣氏能有所覺悟，則轉念之間，建設可以循序漸進；主義可以次第實現，國家也可以早躋于國際平等之地位，人民亦可減少無限顛沛流離的痛苦，誰知蔣中正竟怙惡不悛，至死不悟，一次變亂未平，又已在製造第二次的變亂。至最近胡案發生，我自己實已忍無可忍，望無可望，而反蔣同志又因數年的教訓，有精誠團結，一致討蔣的可能，所以我才毅然脫離南京，來粵促成這個運動的實現，我把這一段傷心的往事坦白地說出來，不是想爲自己辯護，更不是想誘過于他人，實在是要使大家明瞭，蔣氏在位一日，戰禍一日難免，相安一時都不可能，更不必做長治久安的夢了，因爲蔣中正雖然口口聲聲說和平，實在破壞和平的就是他，雖然口口聲聲嚷建設，實在障礙建設的，除了他，也沒有別人！

爲什麼倒蔣呢？公道自在人心，倒蔣的是非是很明白的，無容我們多說。我們只想站在黨國和人民福利的立場上，說明白倒蔣是爲了拯救黨國的生命！倒蔣是爲了求和平建設的實現！換言之，倒蔣是爲中國的革命求一條出路。

二、蔣何以必倒？

我們相信這次倒蔣運動是一定成功的。這並不是我們隨便說說大話，這是我們從許多客觀的事實中推斷出來的結論，這些事實是什麼呢？

第一是蔣氏武力的瓦解。蔣中正這幾年憑什麼能夠如此橫行霸道呢？無疑地，根本是靠武力。他的武力是什麼呢？最基本。自然是以黃埔學生為中心而造成的那個系統。但是黃埔軍校究竟是 總理所手創的，黃埔學生究竟多半是認識本黨主義的，從前雖對蔣中正有過很深的信仰，近年來已漸漸認清蔣氏的廬山真面目，而大大地對他失望了。從前許多視「蔣校長」之命如神聖的，現在談起「蔣校長」來已多半只有搖頭了。一個武力的系統之造成，全靠有一個中堅的信仰，現在黃埔學生對蔣氏的信仰已根本搖動，那末，這個以黃埔學生為中心的武力系統如何能維持得住呢？如何能不瓦解呢？況且，事實告訴我們，現在蔣氏部下以黃埔學生為中堅的隊伍也只有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徐廷瑤和馮軼斐的警衛師五師；即使這五師全像「江東八千子弟」擁護楚霸王那樣忠實地擁護

蔣中正，但是現在散駐河南兩湖及南京，左右前後都被反蔣的軍隊團團包住，在形勢上已居于必敗的地位，還有什麼法子，爲蔣氏攻打別人呢？何況這五師中也還有不少深明大義的人，誰甘願爲獨夫民賊犧牲他過去革命的歷史？所以從軍事上來看，我敢斷定蔣中正這次是必倒的。

第二是蔣氏政府財政的破產。蔣中正這幾年在軍事上所以能幾次渡過他的危難的關頭，完全是靠有優裕的財力，來收買反側的軍隊，但是他今日的致命傷也完全種因于此。因爲過去無限度的揮霍，所以弄到庫空如洗，南京政府早就完全靠借債生活。自十七年冬蔣氏大權在握後，南京財政部已整整發了七萬萬的公債，除了一千萬用于賑濟西北的災荒外，其它六萬萬九千萬全數都做了殘殺同胞的戰費。最近南京財部每月正式的收入不過六七百萬，而每月的支出至少在二千五百萬以上，即在平日已大半靠借債渡日，何況現在又要籌其所謂消滅反動的戰費，如何能不又大發其公債？但是發公債必須指定相當稅收爲還債基金之担保，現在無論是關稅統稅捲煙雜稅早已通通抵押淨盡，如何

能够再抄發行新債的基金呢？所以現在上海的甯波商人都表示不願再顧什麼「阿拉」不「阿拉」了。蔣氏政府的財政本來早就就是破產的，現在又碰到了他生死的關頭，除非他肯把蔣宋兩家全數的私囊都傾倒出來，或者還能救濟一下，但是這不是比要他的命還難嗎？所以，從財政上來看，我也敢斷定蔣中正這次是必倒的。

第三是蔣氏威信的喪失。過去蔣中正所以能夠屢次被打而不倒，除了靠武力和財力維持外，還有一個小原因，就是他對軍人還有點子威，對人民還有點子信，他的這點子威信本來完全是北伐這個機會給他造成的，但是惟其是靠北伐造成的，所以就更有號召的能力。他靠這點子威，所以許多猶疑的軍隊都不敢輕舉妄動，給他有從容擺佈的機會；他靠這點子信，所有些惟利是趨的商人還敢乘機廉價收受公債希圖從中取利。自胡案發生，粵中同志首舉義旗，中央非常會議成立於革命策源地，他的日暮途窮之勢已成，無可奈何乃不得不老着臉面宣言專心勦共，不啻是對人說「我對廣東的事情實在是毫無辦法了。」如此，他的一點子威信焉能不掃地呢？所以，從這一點來看，我也敢斷定蔣

中正這次必倒的。

三，倒蔣後如何？

常聽人說，蔣中正雖然有該倒的理由，具必倒的條件，但是蔣倒後又如何呢？時局恐怕比現在還要紛亂吧？我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用什麼方法去倒蔣。如果你單靠武力呢？你所顧慮的結果恐怕是難免的，否則蔣倒後的時局，絕沒有比現在更紛亂的道理。我們的倒蔣絕不是單憑借武力的，我們相信除了武力以外還有更有效能的倒蔣方法，就是：一，堅固同志的團結；二，努力革命的建設，——我們相信這一種方法產生出來的力量，不但可以倒今日之蔣中正，而且可以抑制來日無數之蔣中正使其不能產生。

中國的革命爲什麼有今日的挫折呢？除了不負責任的人可以推說是因爲環境惡劣外，凡是忠實的革命者都應該毫無諱忌地承認，這是因爲同志們過去不能團結。因爲革命者異於常人的地方就是他能打破惡劣的環境，而創造出新的環境，不能如此，便是我們的錯過。我們若不承認我們本身的錯過，我們便無從爲革命打出一條未來的出路。我們

固然不必牢牢記着個人因同志的分裂而受的痛苦，更不必斤斤計較過去的分裂究竟是誰的錯過，但是我們却不能不認清楚過去同志的分裂實在使中國的革命受了無限大的損失。蔣中正爲什麼至今日仍敢叛黨禍國呢？原因雖多，最根本的却仍然是因爲同志的不能團結。因爲同志們的分裂，黨的力量便不能樹立；黨沒有力量，個人自然就能够獨裁。假使黨的力量充實，在黨的指導之下，蔣中正也許是個極有用的同志；假使黨的力量長此不能樹立，也許本來是個極忠實的同志慢慢也會變成比蔣中正還要壞的叛徒。我們說這種話並不是想爲蔣中正原諒，我們是要同志們認識清楚其中的道理，相信團結的必要，從此，「誓以至誠恪遵 總理遺教實行三民主義……决不稍存私見，不自立派別……」必如此，今日之蔣中正才有推倒的希望，來日之蔣中正才無發生之可能！

同志們精誠的團結，黨的力量是一定可以重新樹立的。但是我們若不同時努力於革命的建設，那就是馬上推倒了蔣中正也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爲蔣中正縱能推倒，蔣中正所代表的獨裁還是不能除根。中國歷史告訴我們說「以德服人者昌」。周文王能以「百里

之地王天下」無非由爲他能够時時刻刻替人民造幸福，所以不用一兵一卒，已「四方賓服」，「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總理在建國大綱中叫我們有一縣底定之日，即須著手開辦地方自治，以立民治之基，也無非是叫我們要以建設求勝利的意思。我們過去的失敗，也可以說是因爲沒有遵從這點遺教。所以我們這次的倒蔣運動，如果不是爲了鬧意氣，如果不是爲了個人的問題，如果不是爲了爭權奪利，而是爲了完成中國革命的事業，那就非馬上努力于革命的建設不可！我們現在已統治着整整的兩省了，如果我們能從「建設求統一」的路上走去，我相信，不但今日之蔣中正能推倒，且能阻止未來的蔣中正之發生。

蔣倒後如何呢，全看我們用什麼方法去倒蔣。我們若能于此大倒蔣運動中，同志們精誠團結起來把黨的力量重新樹立，且同時恪遵總理遺教，努力于革命的建設，那末你說蔣倒後如何呢？

倒蔣之理由與趨勢

孫科

——七月一日對德記者談話——

余自民國十七年秋，環游世界回國後，即在南京國民政府服務，竭力圖謀政治之安定，俾全國經濟的建設有實現之可能；但經過三年不斷的努力，乃知在蔣中正專制獨裁之下，各種建設事業俱爲無望，蓋蔣所造成之政局，爲過於專制的和軍閥的，且自民十七北伐成功後，南京政府已日漸離開民衆，愈趨而愈遠，故在實際上南京政府，實不能再稱爲國民黨的政府了。

蔣中正是反動者

國民革命運動，其始發展甚遠，其原因爲本黨之基礎，是在有民衆之擁護，且具有爲民衆所崇信的政綱。然蔣氏已完全廢棄黨的政綱，而反趨反動，較諸國民黨初期所要

消滅的舊軍閥爲尤甚。自所謂全國軍事統一之後，蔣氏已失掉人民之同情，而實成爲人民之公敵。蓋蔣氏惟一目的，在岌岌乎鞏固及增加其個人之權力，而劫持政府和黨部，因此不能不把國民黨的基本主義和政綱，一概束之高閣，使其私圖了。

違悖總理遺教

按據 總理遺教，軍事一經停止，國民黨之任務，即須從速指導地方人民，組織自治機關，以訓練人民行使政權，即所謂「訓政時期」之意義。當民十七年間，北伐告終，全國人民皆喁喁渴望國民黨實施其政綱。但人民已等候了三年，至今全國各地，連類乎自治樣子的機關，還未看見一個，我們反見着高壓的威脅的政治日日增加，層出不窮，馴至民衆都要被禁止言論的自由，和集會的自由，幾乎無一事不受干涉。

壞透的政局

南京政府所造成的專制政局，實比北方任何舊政府爲尤弊尤惡，甚至比滿清政府還

壞一點。結果在蔣氏獨裁之下，不獨一般智識階級離開了國民黨，且城市的商人和鄉村的農民，對於本黨都起了懷疑，甚且有敵視的態度，我個人在上海，曾屢次親聞到好些，素來竭誠擁護南京政府的商人，說「南京政府」實比不上孫傳芳的政府。那時，江浙人雖在舊軍閥宰制之下，而所得有的權利公道和安全，比在蔣氏治下反爲多些。

在此無法的狀況中，余等仍繼續努力工作，原期蔣氏或可造成一個穩固的政局，俾種種建設事業得以發展。然至今日，則一切希望已完全失掉，如成泡影，蔣氏在位握權一日，則政局絕不得穩固。蓋在此政治上，卽如在其他各方面，蔣氏已使我輩入一條不通的窮途了。

亡黨之痛

自民十七以來，蔣氏憑藉陰謀和暴力，竊據全黨的樞要，以其私人權勢把持之壟斷之，實際上的結果，則爲國民黨之滅亡。蓋在蔣氏劫持之下，中國國民黨名存而實亡。黨中優秀分子，及中堅分子，已盡被其排除放逐于外。今日南京的黨，實係「蔣家黨」！

不過表面上仍假冒着中國國民黨的招牌而已。彼以個人私黨頂充國民黨，其目的不外是想以私人勢力宰制全國而已。但即此僅一之目的，亦已失敗，試看今日全國各大中小學校，無一不拒絕蔣家的國民黨份子之侵入，可爲例証。

蔣氏在政治軍事財政上的失敗

在政治上蔣氏也失敗了，他對人民不能建立一廉潔的政府。凡在蔣氏治下的縣市或省政府未見有一好成績的，大都爲腐敗之極者！

在軍事上，自民十七後，蔣氏之最大任務，爲實現編遣，俾政府在財政上可以縮減軍費，而使國家預算收支相抵，於是種種式式的會議，相繼舉行，如民十七之經濟會議，民十八之編遣會議，但是檢閱其成績，則內戰愈多，年年不息，軍隊不特不見減少，反爲增加；財政不獨出入不能相抵，而國債負擔且愈借愈多，計自民十七以來，南京政府所發出之內債，數逾七萬萬元，此鉅大之數目，未有一文而非虛耗者，故其實在絕對無一點好成績可表現出來的。

蔣不獨不能完成他在編遣會議所標出的裁兵目的，最近反發表反對裁兵主張，甚至宣稱中國的問題，不在兵太多，而在兵太少，中國今日極感受軍費過鉅之苦，除了軍費之外，并無餘款，以舉辦其他要政，而蔣氏對裁兵之主張，前後竟爾矛盾若此，真是乖謬之尤了！

在蔣之下無出路

由政治軍事財政三點以判斷時局，則在蔣氏專制之下，中國之進步和發展，實爲絕不可能，亦並無出路。縱使國內無政爭無風潮甚至無內戰，蔣氏亦無辦法，使國家入於長治久安之境。

易經有言：「窮則變，變則通，」今日中國之大局既是如此，在蔣氏獨裁底下，一切希望都斷絕了！我們從前還抱着一縷的希望，以爲尙可實現 總理的遺教，至今完全消失在蔣氏獨裁之下，可謂「窮」矣；然而「窮則變」，因此之故，倒蔣運動，應時而起，此實爲全國之大轉機。蓋於絕望之中，我們仍然四面觀察，多方思索，想求一出路，并找

一個解決的辦法，這辦法就是中國國民黨之復興，務使其得成爲一個真正革命的政黨，俾得實施其在數年前深得民衆所崇信和擁護的政綱。爲欲達到這個目的，全國目前首要的重大任務，端在打倒蔣中正！

爲証實蔣氏之倒行逆施起見；余今姑且畧述本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之不幸事件。是晚蔣宴請在南京之中央執監委員於其家，同時竟把中央執行委員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同志逮捕，當時我們只知胡同志未來赴宴，隨後才知得他當晚在蔣宅被捕的消息！在席間蔣向我輩演說：謂本黨現正遇有危機，蓋胡漢民同志，對於約法問題，堅持反對，其時我們全體均覺驚訝，實因我輩都爲中央委員，但所謂約法問題，絕未在中執委會議上提出過，既未在黨中討論，則胡同志又何能反對呢？蔣及其私黨，預先曾加討論，容或有之。但在黨中確未談過一次，的確其時謠言甚熾，盛傳蔣氏欲得一方法，如自行製造約法之類，用以爲其獨裁之保障，又有人則謂彼欲自選爲大總統者，蓋彼之官銜爲國民政府之主席，似覺未甚滿意，而欲以總統自居。懸此目的，彼乃欲產生一種所謂臨時約法，

胡同志爲中央執委中之最負重望者，蔣認其一己之野心，或將引起胡同志之反對，所以就逮捕他，禁錮他了。在黨綱國法之下，蔣並無這樣的大權。故此不幸的事件，實是違反五權憲法，而大悖總理的遺教的。當時曾又謠傳，謂蔣欲自居大總統，而以副總統餌余。關於此點，他個人未曾直接對我說過，但余在南京時聞爲他私黨的計劃，在南京中凡不是他個人的奴隸或走狗和私黨，如王院長寵惠與我輩都明知彼時的情形，是十分嚴重。但直至胡案發生，我們仍抱一線的希望，以爲或將有一種可以稍爲裁制蔣氏野心之方法，胡同志被捕，我們最後的希望也就成泡影了！

關於胡同志之病如「血壓過高」等消息，全爲南京所造播。我可以說自民國十七年胡同志歸國後，直至其被捕之時，爲期兩年有半，他努力工作未曾有一天的休息，但亦未曾害病過一天。在政府中他可稱爲能力最強工作最力的，即在二月二十八日那一天，仍是當立法院例會的主席，到晚上才赴蔣氏之宴，直至那個時候，他還沒有一點病，真的那非法的逮捕和囚禁，因刺激太烈，使胡同志病倒在湯山，當時曾有在京漢鐵路服務

的鄧總醫官其德去南京診治過他。

現在胡同志仍是一個囚犯，如同初被捕時一般，除非得蔣氏親自許可，沒有人能去看他，甚至戴季陶和余兩人，初亦需請求蔣氏，直至被捕後第四天，蔣才下諭給監視胡同志的獄吏，許我們到湯山去看他。胡同志原有個人的衛士，都被解除武裝，所有勤務，都被驅逐，即公館的電話線，亦全被割斷，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全黨同志大團結

不圖蔣氏仍欲愚弄欺騙全世界，乃將胡同志之名，仍列于最近改組之蔣政府中。又常冒名對外說話，然而這一宗公案，都結了一個好果。即是打開了黨內許多同志的眼睛，使全黨各派大團結的運動，得一鼓動力，團結成功。本黨乃得重新建樹民主集中制的中央幹部，將以打倒蔣中正，這種中央幹部，前時會被共產黨分裂過一次，強令黨內化分爲左派右派，其後則又爲蔣之操縱，挑撥離間，此種陰謀，現在全體同志，都已認識清楚了。所以現在各派各人都精誠團結，復合爲一體了。

個人逃出之回顧

余個人全靠朋友的助力，始得免遭胡同志同樣的危難。自胡被捕後，蔣對余個人特別友善，實則即以監視余，余乃於某一日猝然離開南京，而不為蔣氏所知，但在上海避居之最後一星期，實最危險。因余接得極可靠之警告，謂蔣已派廿人至滬綁余回南京，或不利於余，他又派武裝便衣多人往各碼頭，凡南行的輪船都被檢查，以防余之回粵。余故逃出重圍，頗不容易，幸得友人助力，蔣之毒計，卒不得逞。

蔣氏假冒領袖

尙有一事，原非余所欲說，而蔣中正則一向胡言亂說：自稱曾受 總理之付託，而為黨的領袖，這實是自欺欺人之謊言，欲以矇蔽全國，此事乃絕對是假的。當 總理在世時，蔣不過「人微言輕」「無關重要」的黨員，不錯， 總理曾委他辦理黃埔軍校，但這是黨的機關。 總理召集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蔣連做代表也沒有份，在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會中，他甚至一個候補委員也沒有。在 總理生前，他完全不是黨的領袖，自

總理死後，他的領袖地位，都是這幾年來用陰謀與暴力攘奪篡竊的結果而已。

今日——七月一日是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之六週年紀念日。在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時，委員有十六人，俱是由中央執委會選出的，蔣氏自然不在原始政府委員之列。故在黨中或在政府，他都不得自稱爲領袖，在原始國府委員十六人中，有二人已去世，有一人尙在南京，卽戴季陶是，其中八人，爲現在新政府之委員，計現已到粵者，有汪精衛，許崇智，古應芬，鄒魯，鄧澤如及我六人，另有林森伍朝樞二人，方在外國歸程中。

對吳稚暉之批評

關於吳稚暉在上海發表之粗野鄙劣之言論，余素不看重，他是一個無主義的流氓，假借文人的招牌，而實行其卑污苟賤的勾當。有一時期，他曾被入稱爲道德者；但在今日他已完全失了這個名譽，這都因爲無主義而擁護蔣中正之故。

蔣快倒了

余個人逆料在兩個月之內，蔣中正必被打倒；在一個月之內，我們期望馮玉祥閻錫山的將領，即在北方發動與我們一致討蔣。即他自己的軍官，將必不再擁護他了；他自己的嫡系隊伍，都是由黃埔學生帶領的；黃埔生都曾受過本黨主義的訓練，而不肯做一個專制魔皇當劊子手的，他們第一先忠於黨，其次乃忠於他們的長官。

兩個月內完成討蔣工作

孫科

——七月二十日紀念週報告——

在過去一週間，我們的重要工作，就是繼續討蔣的運動，尤其是最近的幾天討蔣運動已經有極大的進展，現在向各位報告：

討蔣運動本來現在已成舉國一致的運動，差不多蔣之必倒，已不成問題的。在前三個星期，即在本月一二號的時候，兄弟與某外國記者談話，記者問我蔣中正要到多久才倒呢？我說蔣中正之倒，最多不過為時兩個月，而在一個月內各方討蔣的事軍必然發動，到那時，長江方面的軍隊，必要發動，蔣中正必定跟着倒台。

這段談話，前兩週在上海外報登出，有些朋友回來說，所有的讀者得到很深刻的印象，但說頗懷疑這兩個月內蔣必倒之說，他們懷疑的理由，就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情形，

向來都是變化不定的，怎樣能够憑空判斷呢？這種革命事業既然變化不定，怎能說蔣在兩個月內必倒，討蔣軍事在一月內必發的話呢？這樣的懷疑論者，那麼，我可以反問他，既然革命事件是變化不定，那你們又怎樣能夠判斷蔣在兩個月內必不倒，討蔣軍事在一個月內必不發呢？所以我說這種懷疑是很愚蠢的，更根據最近幾天的可靠消息來看，已經充分証明討蔣軍事已經發動起來促蔣中正倒場了。

在這個情形討蔣運動已達到最後勝利的地步，可是我們更可說蔣中正是必倒的理由，是就常理而論，要知不獨一個蔣中正，無論其他的人，要在中國政治上建築個地位，維持一個局面，總要具備許多條件，最緊要的就在不能離開了黨，無論南北各方政府，都是一樣說法，黨跟着三民主義走，全國軍事上政治上的人，都非要擁護黨不可，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在政治上須有辦法，政治要確立民主基礎，然後才能為國家謀出路。其次就軍事上財政上，也是一樣，要充分具備這四項辦法，然後才能够在中國樹立起個政治的根基來。我們假使將這個四項標準，來測度蔣中正，那麼，蔣中正勢在必倒，

則更無疑義。

這四項標準，譬方好像一張四方檯的四枝腳，要四枝檯腳穩固，方能支撐起這張檯面。蔣中正在黨的地位，早已破產，蔣中正用盡種種挑撥離間的陰謀來使黨消滅，想另組一個蔣中正私人的黨，這種陰謀固已爲天下皆知，無所掩飾，故無論黨的新舊同志，都一致奮起討蔣，因爲蔣中正對黨不獨失却信仰，同時蔣中正更爲全黨的公敵，立於與黨的相對地位，而蔣中正私人的黨亦有所不能組織而失敗，——此蔣中正在黨方面失敗一也。

再看政治，蔣中正在政治上的生機，也是老早斷絕的，本來想在政治上有辦法，一定要有固定的立場，取得人民信仰，人民擁護，然後政治才有辦法，蔣中正獨裁專制之結果，政治生命斷絕，是無論有偌大軍權，也是辦不通的。

或許更有很多人說，蔣中正可以不靠黨不靠政治，亦可使軍力來支配政權，維持政治生命，是不容易打倒的，這種說法，可以有中國以前歷史便足以反証。從北伐以來來

看，軍事已經離不開政治與黨，如果把政治與黨撇開不講，單靠軍事祇有再蹈前時軍閥的覆轍的。更即就現在軍事本身來講，蔣中正也是非倒不可，因為目下國內各軍，無論在受蔣支配之下的也好，在蔣支配外的也好，都是完全對蔣不滿，蔣必要倒，係已成普遍一致的心理，所有的不過是那一同領導的問題，即如一個火頭一點起，各地的烈火也爆燒起來的，現在這個討蔣的火頭，已在兩廣點起，西北方面討蔣軍已發動，石友三韓復榘宋哲元等軍隊，已經一致在發動中。東北方面，一向蔣中正靠他的軍力維持地位到今天的，而現在東北大部經已同情反蔣；有一小部份就因為地盤關係，而畧與蔣周旋敷衍，而蔣是不能藉此以為自己的武力的，所以就這種局面看來，蔣中正怎麼能够不倒呢？至於長江方面的駐武漢駐江西等軍隊，名義上雖然受蔣中正指揮，而實際則不受蔣支配調動；且各地軍隊，紛紛先後投國府這邊來，要求給他名義，給他計劃去討蔣——由此看來，蔣中正靠武力以支持殘局，事實上已不可能，所以蔣中正的軍事，亦居失敗地位。

再看財政怎樣呢？蔣中正把浙江上海等地的財源搜括淨盡，每兩月發行八千萬公債來供給軍隊，討蔣之後，他的財政計劃已經不能行使，最近他們的財政狀況，蔣中正最近發行之八千萬統稅公債，已不能發行，而前月所發之一千二百萬軍票，用在這兩個月軍事上，又已用罄，財政上狀況非常不支；本來在一年前南京政府的財政，已經到了很困難的田地，半年前，宋子文曾報告南京財部收入，每月不及一千萬，而每月餉軍，却曾用三千萬，每月虧空二千萬，都是靠發行公債以維持，所以南京偽政府的財政狀況，平時已經如此，那在軍事時期，用什麼方法籌措呢？說到發公債，一向是單靠上海推銷，幾年來蔣中正助長內亂的結果，各地工商業已十分崩潰，實業家都不肯投資，人民對蔣局面不放心，八千萬統稅公債，不能發出，平日賴金錢以收買軍隊收買政治，到這個時候，已經山窮水盡，不能長久維持下去。

在黨，政，軍，財的四項標準來觀察蔣中正，蔣中正局面之四方枱，在平時的四枝檯腳，已經不穩固。現在的四枚檯腳，顯然是不穩而倒塌下來，蔣之局面，我敢負責說

二個月內必倒，就是這個原由。

討蔣工作，不久完成，現在是無什麼問題的。目前我們的工作，國府與非常會議之初，曾宣言目前重要之工作，爲討蔣與剿共二者，討蔣必勦共，勦共必討蔣，這是相連的，蔣是造成共產黨的罪魁，蔣不打倒，勦共必不成功，如今蔣中正倒後，勦共工作是更應馬上加緊努力的。然而勦共方法，不能盡靠軍事，政治上亦須有辦法，中央各同志正在同樣地努力軍事上勦共政治上勦共的工作，全黨同志亦應一致努力，必要我們的工作完成，這是國人應該負起的共同唯一責任，然後中國生命才有再造可能，在此希望大衆努力。

討蔣與本黨同志應有之覺悟

蕭佛成

現在中國有兩大危機：一是蔣介石的專制獨裁，一是共產黨的殃民禍國；而中國人民的兩大責任，就是勦滅共匪，與打倒蔣賊；關於這些，中央非常會議與國民政府，於揭發討蔣之後，將蔣共的罪惡，縷舉於民衆之前，大家都已經承認而認爲目前唯一的責任了。

關於討蔣：我們早就認爲必然的趨勢；無論從前，蔣賊的惡勢力如何澎漲，蔣賊的鷹犬爪牙如何險梟，但以蔣出身爲市儈流氓，其所以得志，不過憑藉本黨的力量，以遂其劫奪的慾望，並沒有分毫革命力量的基礎。自蔣賊篡黨，竊國，禍民，的罪惡暴露之後，在同志的一方，咸認明不倒蔣無以恢復三民主義的真精神，更無以鞏固黨基進而建設新中國；在民衆一方，亦咸認清不倒蔣無以恢復中國民族的自由，更無以保障本身的

一切權利而解除痛苦。試看三年以來，討蔣運動，前仆後繼，雖惜步驟不能一致，使蔣賊得以苟延殘喘；但是每一次討蔣的失敗，更促成多數同志民衆的團結，而擴大再次的討蔣戰線，就知道國人討蔣的心理，是完全一致的，不過各方環境不同，未能即收倒蔣的效果罷了。

由此而推，蔣倒爲必然的事實；因現在本黨同志，已經覺悟到從前的放任，以致釀成蔣賊的獨裁，陷於亡黨亡國的險境；而應負起責任，重新樹立革命基礎，使蔣不再有所憑藉以欺人了。在軍事方面呢？因蔣劫持中央，竊人民的武力私爲一己的武力，排斥異己的結果，舉國武裝同志，咸恨蔣刺骨，新軍閥的崩潰，我們可當袁世凱曹吳例之，將見義師一舉寧府爲墟；至於民衆呢？在蔣賊濫發公債，增重人民負擔，已在經濟壓迫之下，輾轉呻吟；兼之蔣賊縱容共匪，荼毒社會，咸認「慶父不去，魯難未已」而具決心於討蔣，蔣既已爲同志民衆所不齒，則蔣之倒斷無倖免的道理！

倒蔣已沒有問題，遲早總可見諸事實的；我們目前所須研究的，就是倒蔣之後，我

們應該怎樣使永無與蔣同樣繼起的人；俗話說：「一誤不堪再誤」，我們同志，當覺悟到以前的放任，以致縱蔣爲惡，至成『養癰貽患』而須有所警惕。以後大家應一致團結，負起責任，勿令類似蔣的人，再施其分化欺騙的手段，而危害黨國；知蔣的地位，權力，爲黨國所授與，蔣則反使之以篡黨禍國，天下痛心的事，當無更甚於此的了。我們同志覺悟過來之後，當依本黨領導民衆革命的精神，實地完成此種任務，我們才不至有負總理遺留給我們的使命，而兼負黨、國、民衆。現在是我們努力復興本黨的開始之時，我願以此自勉，並願全黨同志共勉之。

蔣中正之罪惡

鄧澤如

——五月四日在省市黨部聯合紀念週演詞——

兄弟離開廣州，差不多四年了；這次廣東討伐蔣介石，兄弟昨日回來，追隨各位同志參加討蔣工作，今日在這總理紀念週當中，得和各位同志相見，不勝榮幸！蔣介石禍黨禍國的罪狀，兄弟和古蕭林各位監委已將其佈露。還有蔣在民國十四年的時候，消滅粵軍的手段，和十六年取消黨員的資格，兄弟現在更將其報告，俾各位知道。自民十四年總理逝世後，鮑羅庭憑消滅本黨，候機發動，八月二十日廖案發生，鮑羅庭趁此機會施其進一步推翻國民黨中心勢力之毒計，蔣介石亦趁此機會遂其消滅粵軍之陰謀，八月廿三日藉政治委員會名義組織一個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鮑羅庭就力主逮捕兄弟（因日前彈劾政治委員會，故欲乘機置于死地。）及

胡漢民，鄒魯，謝持等四人。當時許崇智以沒有證據，不允答應。鮑羅廷乃說，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逮捕了人就是證據。許崇智說，鄧澤如是一個華僑最忠實之同志，向來爲 總理所倚重，若沒有證據而逮捕，何以對海外華僑？蔣介石當時乃說，總理雖常常說及歷次革命竭誠相助者有兩個同志，一是華僑鄧澤如，一是上海張靜江，此次他們却沒有關係的。成問題的還是軍隊，（此語可見證明蔣介石蓄志消滅許崇智軍權之野心）。至八月廿五日，乃召集軍事會議，當時粵軍將領俱出席，在會議席上即扣留粵軍參議張國楨，第一軍軍長梁鴻楷，第八旅旅長楊錦龍，第一警備司令梁士鋒，艦務處處長招桂章，均謂關於廖案嫌疑，假以有危害政府的莫須有罪。翌日，即將張國楨，楊錦龍，梁士鋒槍斃，絕無罪狀宣佈。不過借廖案爲削奪許崇智軍權。當楊錦龍自被扣留後，蔣勒其繳五萬元以恢復自由，銀已收到，又將其槍斃。其時伊母周氏具呈政府，請主持公道。考之廣東土匪擄人勒贖，一旦講數交銀，立即放人，從未有敢失信用。而蔣介石無信義至此，既勒索楊周氏之五萬元，又將其子槍斃，反不如綠林土匪呢！

同時蔣介石調遣黃埔黨軍一大隊，如狼似虎的圍捕德宣路胡公館，當時蔣原欲乘紛亂之中，殺胡漢民。胡已由衛兵輔之出，直赴黃埔軍校，蔣當時乃以假猩猩態，允爲保護，祇捕獲胡清瑞。隨搜胡毅生家，又到獅子橋捕獲林直勉。尙有在拿之列者：魏邦平，胡毅生，朱卓文，趙士觀，林樹巍，每各出花紅五千元。文華堂俱樂部，國民新聞社，均被查封。這是蔣介石借廖案爲排除異己的手段。

九月十七日開財政會議，兄弟以財政部長出席報告財政收支狀況。財廳每月收入，照預算一百五十萬，鹽稅收入五十萬，防務經費五十萬，共計每月僅得二百五十萬。卽以軍費一項，每月短支一萬八千元。現擬一面發金庫券二百萬，一面將各稅收妥爲整理，如實業商務廳宋廳長所收之士絲稅，煤油特稅，印花稅統歸財部，以符財政統一，則每月可達到三百萬之多。另有禁煙不在內，倘收稅機關不能統一，實無辦法云。當時宋子文起言：謂政府日前有移借中央銀行款數十萬，是以商務廳之士絲稅煤油特稅印花稅之收入，專爲中行之基金。許崇智乃云，政府欠中行之款爲一問題，財政統一又爲一問

題，是不應該拖泥帶水的，請汪主席令宋廳長將經手稅收，列報于下星期二（即廿二日）提出財政會議解決。當時汪精衛亦以爲然，令宋子文遵照辦理。於是宋子文偕同鮑羅庭，即晚往黃埔與蔣介石秘密會議，以謀對付許崇智，不待廿二日之財政會議，而二十已迫許離粵。先是鮑羅庭以聯許擁汪倒胡而成功。因廖案發生，本欲借此以興大獄，盡除國民黨有歷史，有資望之同志。惟許崇智力持不可，許已自覺而不爲利用，鮑羅庭乃又聯蔣而倒許。在蔣介石自從領黃埔黨軍之後，大有軍權獨攬之野心，鮑羅庭之謀，正遂其剪除異己之欲，以做成其個人地位與勢力，敢決然致書逐許，而不稍加躊躇。

九月廿日上午八時，兄弟由河南寓所渡江至長堤，遇財部之汽車，司機便起告今晨黃埔黨軍把財政廳長李基鴻逮捕，粵軍總司令部軍需處長關道、秘書江維華亦被扣留，許總司令之東山公館，亦有黨軍把守。兄弟聞報即往倉邊街古公館探查消息，約同古湘芹往晤鮑羅庭。至則蔣介石汪精衛俱在，古乃對蔣說，汝爲邀我與澤如到彼寓一談，能否往晤？蔣答可以，於是兄弟遂同往東山許公館。崇智出示蔣介石致彼之函，其大畧謂，

(一)由潮汕還師，迄今百日，身當軍事要職，百無一舉。(二)謀自立銀行，推翻中央銀行基本金之各種担保費。(三)粵軍強勒捐租截稅包烟種種不法。(四)用人不當，交際費及一切開支，約計十萬。(五)外結林虎洪兆麟，圖謀傾覆政府。以五事誣責許崇智，請其休息三個月，由其整理財政，綏靖地方，統一廣東，然後復迎許回座鎮云。許崇智自七月就軍事委員會主席職，自動取消粵軍總司令，惟蔣將其部下將領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張國楨等扣留，基本軍隊，改編過半，至是方知中了蔣鮑陰計，然已無及，乃不得不即晚離粵赴滬。蔣介石深恐吾粵武裝同志之團結，不惜蒙犯上之名，以驅逐許崇智。吾粵軍隊，即被其先後改編解散，如鄭潤琪，許濟，莫雄，何克夫，林樹巍，卓文機，吳鐵城，張和，余鷹揚等實力，相繼剪滅。而蔣介石乃得高坐而宰割，而驅使。蔣氏之計最毒且辣，而粵人所遭之禍則更慘了。除非黃埔嫡系之軍人，以及隸於蔣下之仁人與蔣合作者，祇可供他利用。聲勢稍大，即被猜疑，輕則戍留，重則殺害。自從殺張國楨，楊錦龍，楊士鋒後，便放逐胡漢民於蘇俄，迫許崇智走滬上。十四年十月三日，

又扣留熊克武。十五年五月卅日又捕拿吳鐵城。以莫須有之詞故入人罪，且不須手續，不遵法紀。熊爲中央執行委員，吳爲中央候補委員，未經中央決議，卽行處分，蔣介石目無中央黨部，破壞黨紀，蹂躪人權，自昔已然，於今爲烈。其手腕之辣酷，用計的陰險，誠令人不寒而慄。其次則是蔣介石的黨員資格問題。自十六年十一月蔣由日本回上海，謀復總司令職權，推翻特別委員會，到上海召集第四次全體會議，在法界拉都路三百一十一號開預備會。兄弟與古應芬均反對這會議用第四次的名稱集合。因武漢在共黨把持中央時，曾開過第三次會議，這次會議是共產黨員佔多數，而人亦不足法定，是我們所不承認的。而同時提出清黨，各省響應，中央黨部亦移往南京。若這次會議名爲第四次，則無異承認武漢之三次會議爲合法了。且三全已開除蔣介石，張靜江的黨籍，和取消其本兼各職，如果承認三次會議，卽蔣張都無黨籍，怎樣出席四次會議呢？兄弟當時極力反對這次會議的名稱，并通電全國，當時港滬各報，均有發表。通電大意，是此次四全會議之開，當然承認武漢之非法三全會議爲有效，是則（一）蔣中正等既被處分，已

失其中央委員資格，何得出席於中央全體會議？（二）身受處分之委員，就令出席，亦不能表決撤銷自己之處分。（三）按之本黨總章，凡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執行之處分，除總理在世，有最後決定權外，只得訴之于全國代表大會，即全體委員會議決亦無權變更之。當時蔣介石置之不理，于他有利的就承認，於他不利的就不算，自相矛盾，目無所爲黨紀了。十七年二月二日，竟在南京召開第四次全會，由其個人操縱，即此可見蔣氏對于自己有益的事，無論怎樣亦敢冒大不韙而爲，對于自己不利之事，就甚麼都要破壞，不過藉本黨爲其個人的工具而已。兄弟見此情形，故潔身引退，因爲如果不去，則兄弟個人，可謂全無人格。自此之後，蔣氏以黨爲其個人御用機關，縱橫卑鄙，無不爲個人之權利而顛倒。對于本黨同志，有異己則排除之，能爲其利用及擁護個人的，則無論其爲共產黨也好，反革命份子也好，亦可馬上授以高位，稱之爲同志。這幾年來，弄到黨的糾紛，達於極點，說起來，能不痛心！現在國家主義派，共產黨，一般反動份子，以至於國人都說國民黨專政，其實國民黨並未專政，不過是蔣介石個人專政。蔣氏挾黨以

令國人，以致民無瞧類。今日聲罪致討，不負爲一個革命策源地。我們是爲反專制而革命，從前討袁，是爲袁世凱專制，今日討蔣，是爲蔣介石專制。希望各同志，貫徹總理大無畏精神，努力奮鬥。如果有爲滿清時代的尙可喜，袁皇帝時代的龍濟光這樣一流人我們共棄之！

討蔣進行中中央之要圖

鄒魯

蔣介石竊得黨之軍權，遂拘逐長官，殘殺同事，壓迫同志，以次奪得黨權政權，造成獨裁專制之局，以至共匪遍地，外交失敗，財政破產，政治混濁，禍黨禍國，因有前年去年疊次討蔣之舉，其目的以開全國代表大會，解決黨事，以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解決政治，蔣介石亦自知理屈，去年十月江電，遂亦襲取討蔣方面之主張。宣佈從速開全國代表大會，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軍事結束，全國代表大會，置之腦後。而對於國民會議，制定約法，仍大吹大擂，在此期中，而蔣介石竟以私人而拘捕胡展堂同志，無論展堂同志，以中央委員立法院院長，無應得之罪，即有應得之罪，亦有法定手續，法定機關，斷不容由蔣介石在其私宅，無任何機關之命令，將之拘捕。此種壞法亂紀之人，而欲其開真正國民會議，制定良好約法，雖三尺童子，早知其南轅北轍，此鄧林蕭

古各同志，所以毅然提出彈劾案；陳濟棠及廣東各級黨部同志，所以劍及履及，聲罪致討也。分析言之，則蔣介石縱養共匪，非討蔣無以剿共，蔣介石召敵辱國，非討蔣無以對外，蔣介石以國庫爲私囊，非討蔣無以救濟財政，蔣介石以政府任親私，非討蔣無以澄清政治。總括言之，則蔣介石無不抱「朕卽黨」「朕卽國」之心。故明目張胆言曰：「反對我者反革命」，尤非討蔣，無以將黨還之黨員，將國還之國民。簡單言之，卽非討蔣無以打倒專制制度，培植民主勢力也。

總理之言曰：「打倒曹吳，尤在使無繼起之曹吳」，今茲「打倒蔣介石，亦在使永無繼起之蔣介石」。如是則一方面爲倒蔣種種之進行，一方面不能不查究蔣介石造成專制之結核，而爲之對症下藥，使蔣介石倒，而永無繼起之蔣介石，此則中央非常會議所以敬謹將事，祈于最短時間，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辦理地方自治，開國民會議，及制定約法，以解決黨事及政治也。

(一)解決黨事，必須開合法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蓋自 總理逝世以後，本黨受

共產黨之分化，因而團結之黨，忽生裂痕。更以主張清共有先後，黨部亦因之分裂。自十六年，同志先後一致清黨，宜乎黨復團結，不復分裂矣。乃蔣介石師共產黨分化本黨同志之故智，以分化同志加以操縱包辦，俾遂其劫奪黨權之技倆。如是討蔣有先後，黨部更因之而歧分，似此黨部受數次波折，同志受數次激刺，缺而不完，無可諱言，今幸清共討蔣主張雖有先後，結果已歸一致。加以痛定思痛之餘，而爲懲前毖後之計。同志大行團結，合一二三屆各執監而成立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此固本黨之新生命也，但非有一合法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則無以結已往之糾紛，而奠將來之基礎，此第四次之全國代表大會，一切悉依據黨章，掃盡蔣介石操縱包辦之覆轍，更不使已團結之黨，稍有分裂之萌，務使整個之黨，還之黨員，此對於解決黨事之進行也。

(二)解決國事，在于培植民主精神，而欲達此目的，則有下之三種辦法：

(甲)地方自治。總理詔我輩，『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

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又云「地方自治者，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同時詔我輩，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行使直接民權，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卽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似此則自治進行，民主勢力日固，而專制無從發生。蔣介石以其不利己之個人獨裁也，北伐統一，號四年矣，自治毫不着手，如是訓政何從完成？憲政何從實現？非常會議，有鑒于此，用是急急于自治之進行，并限期促進，以期早結訓政之局，而開憲政之治，自治旣已完全，則國之基礎已固，并可永無再有專裁政治發生也。

(乙)國民會議。總理之言曰「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

要，乃以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群衆之罪惡，……本黨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且于遺囑時，叮嚀尤須于最短期間實現者。蔣介石初托詞此爲 總理當時一種手段，久延不開，及知遺囑所在，民意所歸，今年五月，乃用袁世凱辦理籌安會之手段，辦理國民會議，非特無以適應國民之需要，及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適爲鞏固其專制之工具而已，非常會議，一面痛心蔣介石之盜名禍黨禍國，一面力求 總理遺教中之國民會議，早日實現，俾適應國民之需要，并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同時即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

(丙) 製定約法。訓政時期，須有約法，總理再三言之，乃蔣介石于籌安會式之國民會議中，亦有約法之製定。但國民非不感其必要，且與洪水猛獸等視之，此其故在于蔣介石以約法爲鞏固個人獨裁之工具，非以之定政

府與人民權利義務之關係也。蓋全文中，無一確定人民自由權利之文，一切皆委之法律，製定法律之立法院，可以由其私人拘捕，則法律不能保障院長者，其不能保障人民，不待智者而解矣。而其全文注意之點，則五院皆由主席提出，全權集于一身，實專制君主之變相，此而云本黨訓政時期之約法，是何異指鹿爲馬乎。非常會議知約法爲訓政時期所必需，同時不容蔣介石竊約法之名。而爲獨裁護符，取決于第四次全國大會，擬定約法草案，提出于國民會議，俾總理規定政府與人民權利義務關係之約法，早日發見。

以上所言，爲非常會議解決黨事解決政治最近之進行，卽討蔣之後，打倒專制，實現民主之進行，雖實現本黨主義之事，千頭萬緒，而以第四次全國代表，解決黨事，以地方自治國民會議，製定約法，解決政治，則目前急切進行之要圖也。

打倒壓迫民衆的蔣中正

陳濟棠

——五月四日對教導隊訓詞——

教導隊各位同志：前週間本黨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本黨監察委員聯名彈劾蔣中正案，已經向中央提出這彈劾案。提出發表後，繼而有廣東省黨部廣州特別市黨部聯席會議，一致擁護那彈劾案通電全國主張正義，再而有廣東民衆齊集會議，一致擁護中央監察委員提案通電全國誓爲後盾。我們第八路軍是黨的軍隊，自第一師以至現在爲黨國去奮鬥犧牲，幾乎無役不參加，所以我們應該十分明白我們的革命軍是黨國的軍隊，隨時隨地都要以三民主義爲中心，民衆的利益爲前提，革命的正義爲依歸。現在中央本黨的忠實同志，已經很多離去南京，卽有未經離去南京的也是受蔣中正的束縛，失却自由了。蔣中正近來的措施，可謂荒謬絕倫，對於本黨的同志綁的綁，逐的逐，擁兵自大

，強姦一切，即這次的國民會議，也是蔣中正個人的挾持召集的，那裏有真正民意可得自由發表？所以推測他的結果，一定是不好的。我們的軍隊是民衆的武力，在這民衆不能自由的時侯，我們便要爲民衆的後盾，打倒壓迫民衆的敵人蔣中正。革命軍已爲人民的武力，便只有去做黨國的工具，不是做私人獨裁的工具。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上，黨國的正義上，對於這次中央監察委員彈劾蔣中正案，當然要完全接受一致擁護，以求其實現。蔣中正過去是軍事的領袖，也曾爲本黨革命而奮鬥，殊不知到了近來竟不惜自掘墳墓，毀棄他已往的革命歷史。不但猜忌險詐，壓迫同志，而且擁兵自重，專橫恣肆，造成獨裁政治。此外如勾引共黨份子，研究系餘孽及滿佈爪牙、操縱黨部等等，無非欲造成他個人的勢力。這種英雄主義的臭惡，封建思想的元惡，既以視黨國爲私產，置主義於不顧；徒以我們國家變亂頻仍，以致民氣斲喪，國本動搖，大家爲黨國的大計，在最近的過去不得不予以姑息隱忍，希望他能猛然省悟，得到組織鞏固中央，實現和平統一，努力進行建設，以救黨國于危亡。孰料蔣中正所爲一切均違反三民主義，陷國

家子萬劫不復的地位。我們爲黨國計，如不力圖挽救，其爲禍害，勢將伊于胡底。所以我們不得不忍痛起來擁護中央監察委員的彈劾案，以達到其真正組織鞏固的中央，自由民主的中央，確有力量的中央，才可福國利民實施黨治。革命是爲正義的，在今日我們起來爲維持正義便是爲革命的利益而奮鬥。總理遺教，是要我們明是非的，在今日蔣中正挾持中央，胡做亂爲，不講是非，破壞法紀，全國民衆以及本黨同志誰不憤懣而痛心疾首？我們革命軍居在革命的策源地，如果還不起來講是非扶正義，剷除罪首禍魁，那裏能够實行訓政建設，維持真正的統一和平？所以義之所在，不論成敗利鈍，勇往直前，誓無反顧。各省各軍大多是明是非及正義的人，自本路軍擁護中央監察委員的彈劾案後，當然聞風繼起，一致努力爲黨國來奮鬥。若有不惜犧牲人格願作蔣中正個人走狗的，本路軍誓負殲滅責任，萬無寬縱姑容，貽害黨國。我們自第一師致力革命至今，其始不外一團兵力，在西江獨立響應，當時獨立響應，完全是遵奉總理訓示，以明是非尙正義去做革命的先鋒。卽到後來歷次參加戰役，也是爲正義，明是非，努力于革命的工

作。所以我們要澈始澈終，前後一致，祇知正義的所在，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惟有正義歷久不磨，惟有主持正義，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今日起來擁護彈劾案，就是爲革命的正義去奮鬥的，希望大家官長員兵，一齊奮發向前努力，以期達到以黨治軍，以黨治國，完成國民革命。

要伸正義和維法紀非打倒蔣中正不可

陳濟棠

——五月十一日在省市黨部聯合紀念週演講——

主席，各位同志，各位民衆團體代表：我們聽到劉紀文霍廣河兩同志的報告，就以明瞭蔣介石對於黨國獨裁的種種情形，同時也可以明瞭這次國民會議蔣介石利用種種虛僞的欺騙的手段了。最近中央四監委發出彈劾案後，大家都明瞭蔣介石把持中央，破壞黨國紀律，檢查郵電，壓抑輿論。這彈劾案恐怕被扣留不能發生多大效力，所以接着便有省市黨部，各民衆團體，廣東革命軍隊的彈劾案，及各種討蔣宣言，先後發出，紛至沓來，以擁護四監委彈劾案能够發生效力。我們明知這彈劾案，在蔣介石一定不肯虛心接受，一定會利用武力來和我們抵抗，即如先前劉同志所說，他想一手掩盡天下人

的耳目，明明扣留胡同志，而偏說是胡同志辭職。我們試想想，身爲一國的元首，尙且不講道德，黨紀，正義，是非，這樣可以爲我們的表率，爲我們的國家謀建設麼？我們要知道實行三民主義的訓政的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是中央，民意表現的機關是國民會議。而蔣介石現在竟然將中央黨部把持，將國民會議包辦，利用武力的威權，抹煞一切正義，這樣我們的國家，還有法紀，公道，正義，是非嗎？所以我們不論革命軍隊或黨部同志及革命民衆，大家要根本明白，不要苟且偷安，要本着革命的精神，一致起來力爭才對。蔣介石想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做他的工具，以欺騙民衆，來造成他個人的獨裁制度，這樣三民主義還可以實現麼？我們要保持總理數十年辛辛苦苦創造的三民主義底中國，和保持我們廣東革命策源地的光榮歷史，我們就應澈底覺悟，非把蔣介石推倒不可。我們更要知到，革命武力，不是蔣介石個人可以利用，革命的人格不是金錢可以支配。我們要誓死力爭，決不受人利用，把革命的人格掃盡無餘。我們回想到袁世凱因獨裁而弄到中國經十餘年混亂，蔣中正現在實行獨裁，不肯接受彈劾，兄弟相信他蹂躪

中國比袁氏爲尤甚，所以我們現在既知道蔣中正是破壞黨國的紀律，就應一心一德，不論黨政軍各同志或民衆團體，均一致聯合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不怕所謂武力壓迫，也不受金錢利用，更不畏難，苟安，誓死力抗。我們看，蔣中正自受任以來，政治比滿清還腐壞，不但談不上政治修明，就是財政種種也極糊混，只以剝削爲手段，弄到民不聊生的種種痛苦，根究起來就是蔣中正所給予我們的，就是蔣中正爲想個人獨裁而造成的。所以現在我們爲要解除人民痛苦，救中國，救全世界，就非打倒蔣中正的獨裁制度不可。這不是單獨我們廣東一省的事，是全中國全世界的事。我們今日是爭法紀，和世界各國爭自由一樣。因爲沒有法紀，就不能建設國家。沒有紀律，人民就沒有保障。所以這點，各位要徹底認識，勿爲實行獨裁制的蔣中正所矇騙，要堅決保持我們革命策源地的光榮歷史，主持正義，使這光榮的歷史，流傳天下，千秋不朽。請革命的同志民衆們，勇敢前進，誓把禍國亂紀的蔣中正打倒！完了。

不倒蔣剿共不算革命軍隊

陳濟棠

——在第一集團軍各軍師長就職時訓話——

今天是第一集團軍各軍長各師長就職的日子，剛才我聽了監督員孫哲生先生，和國府委員汪精衛先生的訓話，我們已經很明瞭我們的責任了。

我們第一集團軍革命軍人，要互相策勵，互相勸勉，共同奮鬥，把獨夫民賊的蔣中正打倒，把殺人放火的共產黨消滅，我們能夠達到這個目的，才不負孫先生和汪先生今天的訓話。

我們想擔負革命軍人的責任，當然先要明白我們本身的責任是甚麼，我們所負的責任，就是剛才汪先生所說：打倒蔣中正和肅清共產黨。在倒蔣方面來說，蔣中正倒行逆施，實行個人獨裁，完全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革命與反革命，是不兩立的，我們

是革命軍人，當然要把蔣中正打倒，若不去打倒蔣中正，我們不能算作革命的軍隊。在勦共方面來說，我們必須認識革命軍人的立場在那裏，我們革命軍的立場就是中國國民黨的立場，國民黨的立場是和共產黨的立場絕對相反的，所以我們要站在反共產的立場，我們已站在反共產的立場，當然就要把共產黨肅清，以鞏固國民黨的立場，我們若不去肅清共產黨，我們也不能算是革命軍人了。換言之共產黨在國內一日存在，是我們革命軍人的恥辱。

革命軍人，要保全革命軍的歷史，要把革命軍的歷史，發揚光大起來。現在的第一集團軍，即是從前的第八路軍，也即是 總理在世時的粵軍第一師。由第一師，而第八路軍，而第一集團軍，我們不斷地爲着國民革命而奮鬥，也有很長的日子了。 總理會說：第一師對於革命，極有認識。我們能够一路爲革命而奮鬥，是因爲我們對於革命有正確的認識，此後要繼續使本集團軍認識國民革命；這個責任在於軍中的黨部和政訓處，黨部和政訓處，要明白自己責任的重大，要不斷地做研究和訓練的工作，尤須瞭解黨

務工作和政治工作二者的密切關係；然後黨部與政訓處才能澈底合作，共同努力，使軍隊由認識革命主義，而信仰革命主義，而實行革命主義，把第一師以來的革命歷史發揚光大起來。

以上所說，是我們革命軍人本身的責任。還有第二點，就是我們革命軍人對於黨對於政府和對於民衆所負的責任，本黨原有光明而且寶貴的革命歷史，不幸中間有共產黨的搗亂，以後又有蔣中正的毀黨，我們革命軍人要認識本黨的主義和策略，要實現以黨治軍的主張，就要服從黨的指揮，然後我們軍隊的革命工作，才能鞏固本黨的基礎，而創造本黨的新生命。我們革命軍人，在黨的指揮之下，要產生出本黨新生命來，本黨新生命的產生，是我們革命軍人的責任，黨已這樣，政治亦然。我們要政治修明，就要鞏固政府的系統，各位長官要知道政府是有系統的，我們對於各級政府，要不輕易薦一人，然後才能夠使政治日益修明。最後，我們革命軍人對於民衆，也有很大的責任，我們實行革命，在使武力爲人民的武力，想使武力爲人民的武力，就要得到人民對於革命軍

隊的同情，我們在作戰時固須得民衆的同情，在平時也須得民衆的同情，能得民衆的同情，才能得民衆的幫助，才能與民衆澈底合作，我們想取得民衆的同情，就要去人民的痛苦，謀人民的利益。總之，我們對於黨及政府和民衆，要有共同的認識和努力。

今天各位軍長師長就職，並不是升官，乃是責任的加重。我們兩個最大責任是倒蔣和勦共，我們要時時自己反省，檢查，考察，督促，整個革命軍的推動，是靠長官之善於指揮，以身作則的，我們要決心完成我們的責任，然後才不負今天就職的意義。

並非爲胡先生箇人而討蔣

陳濟棠

——五月十八日在省市黨部聯合紀念週演詞——

今天舉行紀念週，濟棠以黨員資格，站在黨的立場，向各同志報告幾句話：在本週前，黨政軍機關和革命民衆，對於廣東最近情形，經已很明瞭。自中央四監委提出彈劾蔣中正案後，黨政軍機關，即繼起發出通電，擁護彈劾案。濟棠老早已判定蔣中正對於彈劾案，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就有擁護彈劾案通電發出，下大決心去實行，如果彈劾案不發生效力時，最終自然要以革命手段解決。回溯蔣中正自把持本黨至今，弄到中國無日不紛擾，試問民衆得到甚麼利益？我們如果離開廣東一步，就可以見到蔣中正劫持下之政治，如何腐敗；貪官污吏，如何殘酷，實在比滿清還要利害；在財政方面，嗾使宋子文苛抽搜刮，沒有一點爲民衆謀利益，爲民衆解除痛苦。我們要知道共產黨的兇狠，而不能勦滅淨盡，解決民生問題，實在沒有辦法；但是蔣中正庇縱共黨，爲禍湘贛，

如果不把蔣中正打倒，湘贛共黨，無由肅清。蔣中正對於革命軍威迫利誘，無所不爲，把持本黨，實行個人獨裁的政治。我們要知道 總理主張以黨治國，並不是一個人治國，蔣中正設施都是違背 總理主張，數年來國內之紛擾，都是蔣中正一人造成出來的。我們並不是爲胡先生一人而動兵，其實大凡人民行動，是有法律保障，蔣中正毀法亂紀，胡先生無罪被扣留，不過是其中之一。而蔣中正復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之種種欺僞奸詐，蔣中正對於是非正義公道，經已破產，中華民族人格，實無存在，所以蔣中正毫無道德信義，不配做本黨領袖。本黨革命民衆，應擁護彈劾蔣中正案，務達到最終目的。總理生長廣東，而廣東又爲革命策源地，故此大應負如何重任，我們不要畏難苟安，力求今後團結，造成真正革命軍人。黨政軍及革命民衆，應一致起來，如蔣中正不能接受彈劾案時，即把真正革命精神表現出來，不要以爲廣東地方很小，應該本着 總理大無畏精神共同努力，把正義公道表現于天下，本着廣東過去革命光榮歷史，把劫持黨國之蔣中正打倒，廣東才不愧爲革命策源地！

蔣中正已失了黨的立場決無掙扎的能力

陳濟棠

——七月七日於聯合紀念週——

各位同志：今天國府諸委員推濟棠出席報告，現就黨務政治軍事三方面，說幾句話：

一，黨務方面 我們知道在 總理遺囑上，要我們于「最短期間開國民會議」，但是國民會議，是代表真正民意的，而非蔣氏一人包辦的國民會議所能冒充。現在中央非常會議遵奉 總理遺教，于本月一日第六次會議時，議決定期本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由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及選舉方法等事。國民會議預先召集一個預備會議，這是 總理的主張。說到這裡，我們真是佩服 總理的先

見之明了，在 總理高瞻遠矚之下，老早知道有人藉國民會議來操縱政治的，所以特地立定預防的方法，預備會議，就是唯一的預防方法。因為有了預備會議，則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選舉方法等，均本諸人民之公意來決定，不致爲一人一派所操縱，如此國民會議，方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方能使國民自擇其需要，發揮其意志和能力，共謀中國之真正統一和建設。蔣中正一方面，每巧借羣衆的力量，來保障他專制的地位；一方面却隔絕羣衆，分散羣衆的力量，使羣衆不能行使「主人」的權力，好實現他宰割全中國的私圖；因便此不顧天下後世的唾罵，公然違反 總理遺教，不先召集預備會議，直接運用欺詐手段，包辦選舉，務使全體代表個個都做他的「豬仔」而後快心，這真是羣衆的公敵 總理的叛徒了。當蔣氏宣言召集國民會議的時候，濟棠在梧州，見國民會議之前，並沒有預備會議，很已經清楚地窺見蔣氏之野心，曾致電南京表示反對，力言這種會議，迹近強姦民意，不敢贊同。這封電報，是託胡展堂先生轉達的，可是蔣氏一意孤行，這封電報，當然沒有效果了。現在中央非常會議，已籌備召集真正的國民會議了，

全國的民衆們，應準備集合全體的能力，共謀中國前途的幸福。

二，政治方面 過去本黨的失敗，不是軍事上的失敗，軍事的進展雖速，而政治的進步趕不上，這是一件很危險過程和教訓。因為我們不是單爲軍事進展而用兵，同時是爲政治需要而用兵；在人民所期望的，不是單純的軍事進展，如果軍事徒然進展，而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那末，不獨失了用兵的本意，更失了民衆的同情，本黨自北伐到現在，政治爲蔣把持，以致民主政治的精神，都給他摧毀淨盡，政治安有進步之理。所以我們倒蔣，是爲求政治之需要而倒蔣，我們要知道民主政治的精神，是以推倒獨裁政治。所以我們倒蔣，決不單靠軍事的力量，所恃者是民主政治的建設力量。許多人誤會，以爲要等到蔣倒之後，政治才有辦法；這是不然，現在蔣雖未倒，而國民政府對於政治，已經有了辦法，惟其如此，所以倒蔣的軍事，總未發動，而蔣氏實在已被這民主政治的精神打倒了！從前北伐的失敗，——軍閥打倒後，蔣即繼起爲軍閥，所以謂之失敗，是誤在以軍事力量爲前鋒，而政治則反爲落後；現在我們是以民主政治的建設力量爲前

鋒，而以軍事的力量爲後盾的。我們唯一的企圖，是把民主政治的光明，由兩廣放射到全國去，使獨裁政治的陰霾消滅無餘，如此我們可以深信這次成功之後，民主政治的基礎已固，斷不會有第二的蔣介石繼起。

倒蔣的方法既如上述，勦共的方法也是如此。現在有許多人會懷疑到倒蔣運動，一方面又要顧慮到勦共，這是很困難的事，不知『倒蔣必勦共，勦共必討蔣，』已形成不可分的工作。所以在今日講肅清共匪，不但要靠軍事上的力量，同時要靠政治的力量，纔能把共產黨根本肅清。即是：一方面以民主政治的勢力，打倒蔣中正的獨裁，一方面以民主政治的勢力，打倒共產黨的獨裁。而且蔣倒之後，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國家，一切反動政治，便無從發生了。

國民政府最近對於政治上，尤其是地方自治，已積極進行。自縣市地方自治條例公布之後，即通令按照實施，區以下的自治，限三個月完成，並限於完成區自治以後，一個月內成立縣市參議會，爲民主政治的基礎，亦爲實現三民主義的第一步。人民有權去

管理政治，才能去爲自己打算，而解決民生問題；才能爲大衆打算，而解決民族問題；希望負責的同志，大家多做宣傳工夫，令到人民都知到地方自治之重要，一致起來，把民主政治的基礎建築鞏固。說到地方自治，濟棠不免有些感觸，當民十七年，濟棠負責辦理廣東西區善後時，已把全區各縣的自治機關縣區鄉事委員會組織完備，這種自治機關，對於辦警衛，興築公路，調查戶口，普及教育等事，皆能盡力做去，方以爲地方自治的基礎，從此確立，不料善後區裁撤後，當日長民廳者，便開倒車，化自治爲官治，把各級自治機關完全撤銷，至今思之，猶有餘痛！這種政治上忽進忽退的狀態，都因爲蔣氏獨裁於上，政府有沒有根本的計劃，故雖有一部份能隨着民主政治正軌以前進，不久也被擠而出于軌道以外了。

至於澄清吏治，也是當今急務，自蔣氏竊據中樞，吏治竄敗，日甚一日，貪官污吏，觸目皆是，最近報載，蔣氏政府之交通部長王伯羣，和他的學生保志寧結婚，用款竟達百餘萬以上；即此一端，蔣家官吏之貧污奢侈，便可想見，國府對於澄清吏治，正在

妥擬辦法。其次關於農工行政，怎樣維持農工利益；怎樣解除農工痛苦；國民政府，亦極爲關心，不日當有具體的辦法之決定。濟棠剛才說過，我們以民主政治建設的力量，去倒蔣，所謂建設，百端待理，但國府現既下了決心，無論如何，必能本着 總理的奮鬥精神做去，達到預期的目的。

三，軍事方面 倒蔣原不專靠軍事力量，然估量我們的軍事力量，實足以倒蔣而有餘，除同情于倒蔣，而因環境關係，未能表示態度者不計外，兩廣的革命軍隊數量，實在不少，而且訓練有素，質量亦堪自信。現在兩廣軍隊都在相當地點集中完畢，一面剿匪，一面訓練，至必要時，隨時可以出發。有人或者會懷疑到蔣氏有相當的軍隊力量，討蔣未必能馬上成功，這是未明彼方內容的。其實蔣氏在軍事上本來是沒有甚麼力量的，平時祇靠奸險兇狠，威逼利誘的手段，維持他的地位。可是這種手段到現在已經用不着了，他大言不慚，說兩廣的事，可用政治手腕解決；所謂政治手腕，無非挑撥離間，以國民血汗的金錢，作利誘的手段；他并非不知我們的軍隊是革命軍隊，其團結力，比

鐵還要堅，無論挑撥離間利誘之手段，如何巧妙，都不會發生影響，但他明知無效，仍要瞎鬧胡行，可見他焦急極了。而且 總理說過：革命軍隊，是以少勝多的。從前倒滿倒袁，都是以少勝多的証據，我們革命策源地的革命軍隊，是時時保持着這種革命精神，而蔣氏的軍隊早把這種精神消失了，無革命精神的軍隊，如何能够不崩潰呢？

至於十九路軍的態度，爲近日人人所注意，我們深知十九路的武裝同志，有深長的革命歷史，斷不肯爲蔣氏利用，斷不肯做獨裁政治的工具而犧牲。蔣總指揮光顧，現避走上海去，而十九路的官兵，很多離開隊伍，逃回廣東的，我第一集團軍，連日收容此項逃回之中級下級官長及士兵，已達千餘人。由此可見十九路的武裝同志，皆深明大義，決非蔣氏可以利用。我們今日所慮者，不在十九路軍之爲敵用，恐怕十九路軍爲蔣壓迫，不得已而出於潰散之一途；以我們共患難的同志，因所處環境不同，竟陷於這種危地，這是多麼可惜可痛的事情。現在社會上更有懷疑，以爲我們軍隊少，所以縮短防線，在廣州近郊布置防禦工事，是表示畏懼。不知就兩年來的經驗論，對此認爲需要。而

且廣州現在爲中央非常會議及國府所在地，亦爲商業上重要都市，我們大兵出動之後，此重要之後方，必應注意鞏衛，由此便知這種種防衛工事，並非預備在此作戰，這是民衆們應該明瞭的。總之蔣氏在黨方面，已失了黨的立場，在政治方面，以早爲人民所厭惡，獨夫的局面，決難再支撐下去；在軍事方面，也沒有掙扎的能力；所以蔣氏之倒，是沒有問題，不過早晚而已，我們努力去罷！完了。

革命軍人對於討蔣應有之認識

陳濟棠

——對教導隊畢業員之訓詞——

各位武裝同志：今日是譚副師長，歐陽副師長，羅團長，宣誓就職；暨第七師教導團授旂；本集團軍教導隊第一分所學員舉行畢業典禮；在這典禮當中，兄弟覺得十分興奮，于興奮之下，特和各位官兵同志講幾句話：我們知道，第一集團軍，是在廣州我們的國民政府成立後，由舊日的第八路軍改編而成的，因為軍隊從新編配，我們同時亦從新負起一個重大責任。今日就職兩位副師長，在本軍有深長的歷史，其今日從新負起責任，亦比舊日要重大。大家勿存某人「升官晉爵」某人「依然故我」的念頭，須知升調就是給他以更重大的責任，務要本着分工合作的精神，團結起來。說到羅團長，也是在本軍有幾十年的歷史，其十年來努力奮鬥的工作，是教育軍人，造就新份子，今後更切實負

担訓練一團的同志，相信將來必能令全國武裝同志，精神一致，意志統一，團結新革命份子，努力革命工作。我們同志知道，第一分所學員學兵，今日舉行異業典禮，我們檢查過去歷史，教導隊每期的畢業學員學兵，都能回去部隊，造成一個新的基礎。增加本軍的革命力量。我們今日之所以興奮和歡喜，就是因為增加了有相當訓練的份子，將來加入隊伍，能够增厚革命軍隊的基礎；能够造成平時所謂革命團體化和民衆團體化的革命軍隊。不過我們學員學兵，還要認識如下的幾點：

第一步我們不要以為畢業了，就驕起來；須知畢業不過是修畢了規定的課程，不是經歷的技能；經歷的技能，我可以說畢業生都學不了的，此刻所得到的，不過是一種相當的學識，千萬不要自滿自足。回到部隊後，還應時常溫習在所得到的學問。溫故知新，以求進步。

第二各武裝同志，畢業回到部隊後不要以為學了些新學術新技能，就傲視舊日的長官同事，須知我們革命團體，大家應本着一個知識精神的互助，然後可以達到我們平日

之所謂精神一致，意志統一。如需要我們做工作的時候，祇要拿我們的能力去做，勿存奢望，務須切實負起責任，盡忠職務，才對得住長官同志。

其次我們要明白我們進所求學，現在畢業回部隊去，就要根本認定應把所學所得的實行起來，因為學而不行，是無用的；所以應該把第一分所之革命化民衆化的精神和環境，搬回部隊去。人人有此決心，則現在畢業學員學兵，雖然僅數百人，而將來每多一期畢業，則就漸漸使第一分所的好精神好環境普遍到全軍去，使整個軍隊的環境，都和第一分所一樣。如此才算達到教育的目的，至于教導連今日參加這典禮，不要以為是看戲一樣，或者以為趁鬧熱，應該當作未到學習。如見到第一分所學員兵的種種動作，與軍風紀等，有什麼好處，就要切實做習，這樣，才不失今日來參加這典禮的意義。同時我們本軍同志要知到我們革命軍人，是站在黨國的立場，我們要認識清楚，在這革命程當中，我們所負的責任，是非常重大；我們要怎樣去努力奮鬥，方可以負起這重大被的責任呢？我們不應看小自己，要自己把這重大的責任，切實担負起來，才不失為革命

軍人。我們更要知到，時刻不要忘記的，就是蔣介石受了我們的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黨陶，受了本黨的培育，他得了地位之後，就居心不軌，不但不依我們 總理的遺教去做，而且變本加厲，甘冒大不韙，竟然毀法亂紀，弄到政治一天一天的腐敗，比滿清時代還壞；這樣我們就要知到他是因為想造成獨裁專制自私自利帝皇的迷夢，所以弄成今日的局面。因為他有這樣的野心，遂使本黨忠實的同志，受他綁票的綁票，分化的分化，他這種毒辣陰險的手段，比之共黨殺人放火，還更厲害。處在這惡劣危險的環境底中國，我們革命軍人，就應認識清楚，不應迷夢。

最近我們武裝同志，有兩個口號：一個是打倒蔣介石；一個是肅清中國共產黨；這兩個口號，在表面上雖然是分爲兩個，其實歸納起來，却是一個。因為共黨之能够在江西一帶殺人放火，就是因為蔣介石恣縱他們（共產黨）特意慫恿他們（共產黨）。當共產黨活動的時候，他不但加以制裁，而且反在後面慫恿；因為這樣才可以達到他造成帝王的夢想，這樣我們要肅清共黨，非先把蔣介石打倒不可，所以打倒蔣介石，共黨自然

就要肅清。故此我們最近雖然有兩個口號，其實一個就可以包括了。打倒蔣介石，就是肅清共產黨，但怎樣才可以打倒蔣介石呢？最要緊的是我們武裝同志要有決心和信心才可。所謂自信心就是要澈底信仰本黨的主義，不要像蔣介石的跋扈恣睢，我們要知道現在蔣介石這種毀法亂紀的行爲，已經暴露無餘，人人皆知其罪戾，所有黨國的重要偉人，已先後跑到廣東來了；現在我們的廣東，已成爲革命的核心，在廣東成立的國民政府，也爲世界各國所公認。

最近國民政府施政的程序，是先要把政治弄好，然後依照 總理的建國大綱施行程序按部就班做去。現在看到我們革命的前途，是極抱樂觀。一定能得到勝利。在廣東革命策源地的軍人，自己先要認識自己的地位，再要使中國人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要認識中華民族的國民，是要負起救國的責任，養成真正國民服務的精神。這樣才不失爲廣東革命的策源地底國民。同時我們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員，受了訓練之後，要做真正的國民，三民主義的實行者，這是要就我們大家決心去努力黨國，擁護這個在廣東的國民政

府，把專制獨裁的蔣介石打倒。倘使蔣介石這種專制獨裁一日不打倒，中國一日不能實現三民主義，即是蔣介石一日不倒，人民的痛苦一日不能解除。我們想要得到安寧，就要打倒蔣介石，如果蔣不倒，便和辛亥革命以前滿清帝制一樣的局面。我們若不能打倒蔣介石，將何以對總理？將何以對國人。我們廣東的軍人。受總理陶育最早，尤其是第七師更有革命深長的歷史。總理在廣州時是把第七師做革命軍的基礎軍隊，我們既明白這點，就要把革命的史發揚光大，要把這革命力量，誓死去打倒蔣介石，然後才可以救中國，才不愧為廣東策源地的軍人。才是本黨平日所謂自信真正武裝同志。希望本軍各同志互相勸勉砥礪，希望在最短期間，能把專制獨裁的蔣介石打倒，把殺人放火的共產黨肅清，才不負今天舉行就職宣誓，授旂，和畢業典禮的真正意義。

討蔣與討蔣的懷疑者

李宗仁

我人討蔣，固不自今日始，而今日之討蔣，已由各國的單獨活動，達到整個的一致行動時期。最近自各方討蔣同志齊集廣州，爲革命的需要，成立非常會議，組織國民政府之後，整個的一致行動已具體表現。我們相信，有了重心的黨政軍各方面，因一致精神的維繫，在最短期間必有長足的進展。

當民國十五年我們在廣州誓師北伐的時候，充盈的革命氣雲，像晨光開展一般，給予全國久經帝國主義及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壓榨下極端疲憊的民衆以新鮮活躍的再生命。英勇煥發的朝氣，使我們對於革命前途的懷望，充分覺得已經抓住成功的翅膀。隨後揮戈北向，果能以少數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擊潰根深蒂固的直系軍閥，不數月而抵定武漢。軍事的進展，其迅速率實足驚人。所以共產黨徒得從中利用這種進展迅速的

機會，篡奪黨的領導權，違背黨的意志，走向反革命的路上去。蔣中正更於此時陰謀個人獨裁的政治地位，結果是我們心目中的軍閥先後打倒，而自己隊伍中即產生了兩個比原有軍閥更加兇殘的敵人——蔣中正和共產黨——中國國民革命因此挫折，生機漸呈蕭索，而造成所謂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局面。

所謂全國統一，不過是蔣中正個人的獨裁企圖宣告成功，民衆在蔣的統治下，固然得不到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實際上的生活環境反比軍閥時代更加惡劣，復有共產黨徒與蔣相濟爲惡，硬要把一個和階級鬥爭的理論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的中國農村社會，造成他們理想中所需要的情景，於是焚燒劫掠，暴動屠殺，便成爲共產黨的唯一「革命手段」。

○而蔣氏對此，竟熟視無睹，暗中更予共黨以種種便利從事擾亂，使一般民衆生無住所，死無葬地，這是兩三年來我們最感痛心的一件事！我們自民國十八年發動討蔣之後，幾經苦鬥，倒蔣目的雖一時未能完全達到，但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無論環境怎樣不利，對於剷除人民公敵的共產黨，總算未曾稍懈，這却又是我們差堪告慰的一件事。

共產黨的兇殘極惡，已爲各地民衆所身受，不待贅言；而剿除共產黨又爲全國民衆一致的要求，蔣雖日言剿共，而其反在蔣統治下日益滋蔓繁殖，如湘贛兩省共匪紅軍，據說已有三十多萬，此數雖未必確，但兩三年來共匪勢力在蔣蔭庇下，能夠盡量伸張，却是無可諱言。更深切的說一句，蔣不但縱容共產黨在中國內地自由活動，他還迫着中國內地的老百姓非加入共產黨不可。迫着中國內地的老百姓非加入共產黨不可，這話似乎說得太過火，其實我們祇要留心年來蔣中正爲維持個人的獨裁統治，把人民一層一層的剝削，剝到無可再剝，還是要剝，那末這些老百姓眼見不能再生活下去，與其活活給人剝死，倒不如索性走入共產黨，還可以得到一個眼前痛快。所以我們說蔣中正迫着老百姓非走入共產黨不可的話，並非憑空捏造。

因此，我們要肅清全國的共匪使民衆得安居樂業，那非先打倒蔣中正不可，蔣中正一日不倒，共匪一日得所掩護，我們就是怎樣認真去勦，也屬徒然。

現在，討蔣運動又成爲全國一致的行動，這是事實，但對於討蔣運動表示懷疑的也

未嘗完全沒有，這種人的見解大約可以分爲下列三種：

- (一) 以爲蔣中正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立了不少的功績，即使有過，也應曲予優容。
- (二) 蔣倒後繼蔣的人是否比蔣好，假如沒有把握，結果以暴易暴，那不是更糟。
- (三) 蔣現在雖不好，但希望他將來會好。

上面列舉的三種意見，表面上似乎亦頗有見地，但是我們如果願意畧加分析，就不難發見這三種意見的不健全。

第一種完全是根據皇朝時代優容功臣的觀念，這種人不但把時代忘記了，竟連最近的事實，都沒有留在腦裡。他以爲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由兩廣發動，浩浩蕩蕩，一直打到南京，再由南京一直打到北平，這些豐功偉績都是這位姓蔣的好漢一個人幹的，現在就讓這位好漢放肆一點，亦是應該的。因爲那些蔣中正平日蓄在腐水中翻斛斗的怪物，無時無地不替蔣中正編告示，說蔣怎樣受命於 總理，怎樣「勞苦功高」怎樣爲國爲民，把國民革命所犧牲的許多戰士一筆勾消，所有價值全盤估到蔣中正身上，把一個臨

陣倉皇，未戰先哭的蔣中正，裝得金光四射，蓋世無雙，又偏有那些祇有眼睛看告示沒有眼睛看事實，忘却時代的朋友，信以為真。所以他們一見有人要打倒蔣中正，便情不自禁的發出這種議論。這都是那班在腐水中打撈的朋友替蔣努力的成績。

其次說到優容二字，那就更加痛心，假使各同志當日對於蔣中正，不處處曲予優容，早取斷然處置，則蔣的政治生命亦不至於延到今日，荼毒全國的程度也不至於這樣深重了。

第二種是根本不懂所謂民主政治為何物，以為一個主子去了，應該就有另一個主子出來統治。這種人不但把時代忘却，就連他自己亦都忘却了，他們並沒有想到中國是大家的公產，現在給蔣中正個人劫奪去了，我們就要打倒蔣中正，把被劫奪的公產拿回交還大家，由大家措置，並不是由蔣中正手中移交任何一個人。

第三種可以說是姑息養奸的態度，抱這一類見解的大都是那些上了年幾而又不甘寂寞的老先生們，他們并非不明瞭蔣中正的罪惡貫盈，他們更非不明瞭蔣之倒行逆施不容

於國人，他們私人談話的時候，睜着眼睛痛罵蔣中正罵得比我們更有聲有色，不過他們最初是怕多事，又相信他們自己拼着老命可以把蔣由魔鬼道上拉轉來，却不料愈拉愈遠，愈遠則事愈多，結果則信義無效，老命不值錢，反被蔣一起拖進魔鬼道中，替他畫鬼臉，扮鬼相，希望的汽球，也就再吹不漲。

目前的形勢，革命，不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已經很清楚，我們如果是一個革命者，就用不着再有甚麼躊躇觀望的神態，時代的重担壓着我們不能不站在革命的營壘，爲最大多數的生存而向前衝擊，否則我們祇有在革命者成功的歡笑聲中衰落滅亡。

世界上最沒趣的事大約就是自己不願這樣做，却又不得不這樣做。現在我們是做着我們自己願意的事，走着我們自己願意走的路，無論旁人怎樣危言聳聽，我們是仍然要這樣做，仍然要這樣走，始終堅定革命者的光明態度。我們以身許黨許國，就把個人的生死榮辱置諸度外。

踏着北伐先烈之血打倒蔣中正

李宗仁

——在北伐誓師五週年紀念會講——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宗仁承非席會議，派來報告五年前北伐軍事情形，因當時北伐，兄弟也是在前方參加作戰之一份子，對於經過情形，知之頗詳。惟在未說到出師以前，先講講民十四年的情形。在民十四這個年頭，各位同志，都知道本黨是陷于危險的環境中的。當時總理已北上，養病於北京，在廣州有楊劉，東江有陳炯明餘孽，南路有鄧本殷，他們勾結雲南的唐繼堯，圖禍我們革命策源地廣東。我們還想起在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的時候，總理希望西南五省，團結在本黨領導之下共同革命，曾擬給唐繼堯副元帥名義，但唐氏英雄思想頗深，不願位居總理之下，不料總理逝世後，唐却又宣佈就副元帥職，同時陰謀進窺廣西，欲危害本黨勢力，當時的情勢，是何等險惡？幸得我們

本黨一般同志，和武裝同志的一部分，在這惡劣環境之下，本着總理的革命精神，奮鬥犧牲，把唐繼堯和東江的陳炯明餘孽，先後肅清，同時解決在廣州的反動勢力楊劉，再而肅清南路統一兩廣。民十五，湖南的唐生智同志，因受了兩廣革命空氣的影響，很願意接受本黨主義，乃派代表蒞粵接洽，決意加入本黨，共同奮鬥。本黨亦於是時準備出師北伐，即於五年前的今日，在廣州東較塢舉行誓師典禮，但將要出動的時候，適吳佩孚大舉向湖南進攻，孫傳芳又嗾鄧如琢從贛而進犯，來勢甚猛。唐生智同志負有前敵總指揮之責任，與敵人堅持於衡山附近，四七兩軍，冒着酷暑，強行應援，以四七八軍協力的結果，將兩路悍賊，一鼓擊潰，乘勝克復長沙，驅逐殘敵，到汨羅江以北。於是固守南岸，掩護後續部隊的集中。自後出動各軍，都陸續到達攻擊準備位置，按照第二期作戰計劃，以四七八軍爲中央軍，直趨平岳，攻取武漢。二二三兩軍爲右翼軍，控制攸醴，監視贛敵。新編九十兩軍爲左翼軍，集中津醴，進出荆沙。一六兩軍，隨中央軍推動，爲總預備隊。部署既定，開始會攻，中央軍沿着武長鐵路，攻擊前進，鑿凶死鬥，所向披靡，

敵退到汀泗橋賀勝橋一帶，步步爲營，憑險頑抗，吳佩孚率領大刀隊，親自督戰，四七軍衝鋒肉搏，死傷山積，卒將敵陣擊破，跟尾緊追，逼圍武昌。八軍則先自嘉興渡江，沿途血戰，恰于此時攻佔漢陽漢口，將殘逆驅出武勝關外，武昌城敵已陷入四面包圍，只有束手就縛了。不料孫傳芳想乘我深入，擾我側後，竟集兵贛北，潛出修銅，企圖入犯湘境，我軍急調六軍及第一軍之二部折入贛邊，迎頭痛擊，二三兩軍及第一軍之一部，即向贛西轉移攻擊。至攻鄂部隊，除留四八兩軍，監視武昌後，第七軍沿長江南岸，直趨南海鐵路，斷敵歸路。時一六兩軍已擊破修水銅鼓之敵，乘虛佔領南昌，奈蔣介石率右翼主力，不齊頭並進，以致敵援四集，城乃再陷。蔣親率一軍之一部及二三兩軍重行圍攻，也失利引還，退守高安奉新待機進取，因而前敵士氣稍有沮喪，幸七軍適於若溪將謝鴻興全部撲滅，敵乃將追擊我軍之主力撤退，圍守南潯鐵路之德安，又爲第七軍擊破。時七軍雖將敵人主力攻潰，但一二三各軍初受敵劇創，正在高安奉新收容，未能協同七軍掃蕩殘敵，又因七軍孤軍深入，與友軍完全斷絕信息，兼敵將陳調元率所部由

九江瑞昌進犯若溪，不得已放棄德安，回師將陳調元部擊破於若溪附近之王家舖，時正四八兩軍將武昌之敵繳械，即調四軍之一部入贛增厚兵力，在贛各部整理補充，亦漸完畢，登即全線總攻擊，將扼守南潯鐵路敵軍完全擊破，並由白崇禧同志以總部參謀長任追擊指揮官，追敵至滌槎麻口，盡數俘獲無一漏網，因此江西全省不戰而走，第二期作戰目的也就完全達到了。

今天兄弟因時間關係，雖不能將全部軍事經過，詳細追述，只抽出一段簡約的說說。但是這一段事實，確為革命武力發展的重要關鍵，在革命戰史上佔最光榮的一頁，因謂當時吳孫兩大軍閥所統轄的反革命軍隊，照數目字表現有三四十萬之多，而我們國民革命軍統共不滿八萬人，又沒有三頭六臂，何以竟將它們打得一敗塗地，獲得空前的勝利呢？真實的主因：①革命軍是黨的武力，有主義上的連繫，是同心同德的。②反革命軍是個人的武力有利害上的衝突，是離心離德的。③革命軍是人民的武力，能博民衆的幫助。④反革命軍是離開民衆的武力，徒害民衆的厭惡。我們革命能享上述的優點，所以

於無形中基礎鞏固起來了，力量擴展起來了，榮譽也樹立起來了。後此廓清江南，底定冀北，以及種種軍事上重要的成功，都是以此役爲先河的。又自從出師起至完成北伐止，中間經過戰役最烈的，有湖北有汀泗橋賀勝橋之役，江西有德安之役，江蘇有龍潭之役，河南有許昌靈隱之役，直隸樂東之役等。兄弟還有所感而言者，今日這個紀念，是本黨革命過程中的一頁光榮史，同時也可以說是一頁痛心史。我們想想，民十五的北伐武裝同志，祇知爲本黨主義而犧牲，不問敵人的勢力如何，不計成敗利鈍，絕無畏縮，與軍閥苦鬥肉搏，死傷枕籍，流血成河，然而結果得到什麼？同時全國民衆，在北洋軍閥的鐵蹄踐踏之下，渴望本黨革命勢力迅把軍閥肅清，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極力幫助我們，使革命進行順利。但結果却不過是造成蔣中正個人的獨裁政治，造成比以前北洋軍閥的罪惡有過之無不及的蔣中正之壓迫，所以今日我們在紀念當中，我們後死同志應該下一決心繼續總理的精神，踏着北伐犧牲的先烈的血迹，去打倒蔣中正，和他縱容來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又我們忠實同志，數年來既受共黨之分化，復被蔣中正

挑撥離間，弄到本黨陷於破碎支離的境地，武裝同志，以無黨的中心領導以致彼此同室操戈起來，是何等痛心？這不但是本黨過去的不幸，亦即民衆之不幸！現在蔣已老早離開民衆，投降帝國主義，他的罪惡，已完全暴露了，我們革命民衆，更深知道靠蔣去領導及完成國民革命工作，不特絕對不可能，而且有亡黨之憂，故大家都認識倒蔣是完成革命工作的必要條件。以前雖然討蔣有先後之差，但大家都是一樣的信仰 總理三民主義，所以廣州從新團結革命的勢力創造革命的新生命在非常會議領導之下，去打倒繼北洋軍閥罪惡的蔣中正，這是我們全黨同志，及全國革命的民衆，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們相信第一四集團軍，絕對的服從黨的命令去解除民衆的痛苦，並且素質精良必能親愛精誠共同奮鬥，無論敵人如何造謠挑撥，却不能離間我們的團結，所以推翻蔣氏獨裁是不成甚麼問題的。不過我們同志雖然抱着樂觀，惟不可因樂觀而鬆懈了工作。換句話說，就是勿因環境可以樂觀而腐化了。況且我們倒蔣，及清共成功之後，還要掃除全國的封建殘餘勢力，才可以建設新的中華民國，達到中國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倒蔣

及剷共之後，還要我們繼續努力，我們每一個同志却應抱定決心準備將我們的鮮血洒在三民主義之花，然後革命最終之目的才可達到，中華民族才能永遠繁榮滋長於地球之上。

○完了。

討蔣與剿共

唐生智

打倒毀黨亂政的蔣中正！勦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這是現在全國一致的呼聲；尤其是在兩廣兩湖江西各省，這呼聲格外地激越。蔣中正與共產黨，同是國民革命的大仇敵，這兩大仇敵所以長大滋蔓，時時有聯帶的關係。假使沒有共產黨，蔣中正在本黨內便沒有挑撥離間，操縱一切的機會，假使不是蔣中正，共產黨也早就消滅了。這是甚麼道理呢？蔣中正在本黨內，原是一個後進。當初 總理祇叫他去練兵，並沒有將黨務政務一概交他。不幸 總理逝世，蔣中正野心漸大。他要篡奪黨權，於是千方百計排除黨中先進。他要排除黨中先進，於是曲意逢迎共產黨。共黨主義不適於中國，國民革命須由國民黨領導；這個重要意義， 總理當時與蘇俄代表越飛交換的意見書中，已經明白地決定了。蔣中正爲要聯絡共產黨，遂不惜公然違反 總理遺教，喪心病狂，說

：『中國革命應受第三國際指揮』又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蔣中正的野心，正合着共黨的鬼胎；這樣一來，黨中的先進一個一個地被迫出走了。蔣中正個人的惡勢力，一天一天地膨脹起來了。蔣中正正在志得意滿的時候，共產黨自然也水漲船高。他倆以前同惡相濟，但畢竟是同床異夢。雖然一時互相利用，終於免不了利害的衝突。蔣共之間於是乎利盡交疎，合而復離了。我們知道蔣中正與共產黨的離合，是隨着他個人的利害為轉移，不是以黨的立場來決定的。所以他左傾的時候，便左到國民黨以外去了；反轉過來，便與北洋軍閥無二無別；再進一步，便成了袁世凱第二。我們為甚麼要討蔣？只問為甚麼要討袁，就得了正確的答覆了。

十六年六月，中央在武漢決議分共以後，各省實力奉行，共產黨腹下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朱毛一股，最初不過一二十人，假使認真去勦，決不難於最短期間肅清之。蔣中正正在這個期間，所忙的只是準備私鬥；毫無勦共的意思。後來共匪狼奔豕突，到處迫脅民衆，人數漸漸加了；蔣中正仍聽地方各自為戰，從沒有具體的計劃去統一指揮，

反給了共產黨以避實擊虛的機會。去年七月共匪攻陷長沙，赤燄冲天，爲湖南從未來有的浩劫。湖南民衆奔走求救，蔣中正依然在那裡爲他個人的地位而作困獸之鬥；湘贛各省的民衆的痛苦，他是不管的。自此以後，共匪的力量更加擴大充實了，快要搖動他的根據地了，這時候他的私鬥也告一段落了；他才慢慢地裝出勦共的模樣。自去年九月以至現在，僅江西一省圍勦共匪的軍隊，共有二十七師，不爲不多了。共匪攻陷長沙以後，力量雖然大增，但是在江西的共匪實力，至多不過三萬人，勦匪的軍隊在匪衆十倍以上。經過七八個月之久，問他勦共的成績怎樣，不但沒有消滅共匪，反送給共匪槍枝在一萬以上。張輝瓚許克祥公秉藩各師，差不多完全被共匪奪去。最近王金鈺孫連仲兩部，及胡祖玉師又各被共匪襲擊，王部失大砲二門，步槍二千餘枝，孫部失步槍六千餘枝，胡師也大部消滅了。匪軍所向，無不披靡，難道共匪都是銅筋鐵骨嗎？我們試去攷查在贛大多數部隊的真實情形，便知道要勦共必須先討蔣了。

江西勦共部隊如此之多，在蔣中正看起來，大部分是他所謂複色軍。他對於這些軍

隊，無論如何努力，總是不愛惜的，不但不愛惜，還要設法使他自行消滅。

這些勦匪部隊到了江西以後，應需的餉械，他是不肯按時發給補充的；指揮上又措置乖謬，始終沒有統一；這一部緊急的時候，那一部無法去接應救援。蔣中正不是不知道用兵的人，平日對付他的私敵，最會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共匪何以竟能『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這不是蔣中正明知故昧，有心要假手於共匪以消滅他所謂襍色軍嗎？

蔣中正對付革命軍人手段的毒辣，凡屬武裝同志，沒有一個不寒心的。自十五年北伐以來，最初共同奮鬥出生入死的各軍，至今存在的還有幾個，事實昭彰，誰也不能替他辯護。他要利用某個部隊的時候，凡可以結歡的種種卑劣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利用的時期過了，便反眼如不相識，本來的猙獰的面目，就盡量地表現了。今日用甲去乙，明日用丙去丁，或用挑撥離間的手段，使各軍自相殘殺；或用假公濟私的辦法，使各軍自然消滅。這幾年黨內的糾紛，國內的戰禍，那一件不是他弄出來的？他模仿莫索里尼，他模仿袁世凱，他要退回到十三世紀乃至紀元前一四世紀去模仿朱元璋，模仿劉季，

他聚斂之術是最工的。他搜括的錢雖多，却只肯用於黑暗之中。他對於財政，從來不肯公開的。他收買軍隊，只及於少數上級軍官，下級官兵的痛苦，他是不管的，武裝同志受他的欺騙也夠了，誰還願意替他個人出死力，供他個人權利的犧牲，圍剿共匪的部隊中，有許多始終沒有正式去打一仗，這是蔣中正造成的現象，這是他罪惡的暴露。直至最近中央歷屆執監委員開非常會議於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聲明負責殲滅共匪，蔣中正纔倉皇入贛。從表面看起來，似乎大有勦共之意，其實還是他欺騙民衆，欺騙武裝同志的一種手段，一種慣技。新政府義正詞嚴，蔣中正還戀着權位，不肯放手：又不敢作正面衝突；智窮術盡，於是再來賣假藥，借勦共之名以維持他的軍心，更進而抗拒義師。這種做法，狡猾到極處了，笨拙也到極處了。凡我武裝同志，決不甘受欺騙，試看蔣中正最近致各將領通電，便知他言不顧行，前年他要搜括民財，排斥異己的時候，假借裁兵爲名，發行裁兵公債五千萬、編遣庫券七千萬。錢到了手以後，自己的軍隊編而不遣，別人的軍隊遣而不編。現在要利用別人的軍隊了，就會瞞心昧已，說出中國現在

猶患兵少的話來。這不是欺騙，便是愚妄，隨他怎樣，都是應受裁判的。我的結論是：

討蔣不忘勦共，

勦共必先討蔣。

打倒獨裁欺世毀黨禍國的蔣中正！

肅清殺人放火殘忍刻薄的共產黨！

繼續十五年北伐的精神打倒蔣賊共匪

唐生智

——在誓師北伐五週年紀念會講——

今天是本黨誓師北伐五週年的紀念日，生智奉命將北伐的經過作一個簡畧的報告：總理在時的北伐，雖因後方前方陳趙聯合的搗亂，沒有成功。而本黨革命精神，不但沒有銷沈下去，並且繼續奮鬥，接着十五年今日誓師北伐，打倒北洋諸軍閥，革命勢力，由珠江而長江以及于黃河流域，若不是蔣中正蓄志叛黨，殘害同志，縱容共匪，把持一切以求滿足他個人獨裁的野心，黨國早已統一安定，由訓政而漸入憲政時期了，中國何至尚有今日的現象？十五年的北伐，軍事算是相當的成功，而本黨主義究竟實現不多，這不能不痛恨蔣中正之犧牲北伐。

那一次北伐的時候，生智是參加前敵的一個人，軍事經過的實情，知道的較爲詳細

。當時本黨只有粵桂兩省及湘省之一部，湘省北部及西部，尙爲吳軍及附吳之湘軍所盤據。此外各省概係敵軍，敵軍主力爲吳佩孚孫傳芳兩部，據有地方十省以上，敵兵近五十萬人，此等敵軍自袁世凱以來相承有三十餘年之歷史，復取得北京政府搜括各省之民財與內外債之金錢援助，其力量之大，可以想見。

當時本黨只有八個軍，以廣東一省之財力，供北伐大部之軍費，以敵衆我寡懸殊之故。最初計劃，專打吳佩孚，而以孫傳芳爲第二敵人。故我軍除留第四軍之一部在後方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外，主力完全出湘，卽第一軍之第一師第四軍兩師第七軍兩師及第八軍是也。第二第三兩軍及第五軍之一部第六軍大部出贛，第一軍另一部出閩，攻下武漢以後，第四七軍調攻南灣，第八軍之一部調赴皖邊。先經過湖南各次會戰，中間經過汀泗橋附近會戰，武漢附近會戰，南昌會戰，德安會戰，南潯路會戰，武穴會戰，河臨潁川會戰，龍潭戰役，灤東戰役，南京浙江福建各戰役。迨馮閻先後相繼而起，東北亦附義，青天白日旗遂遍全國，北伐軍事得到了勝利，是革命軍人接受本黨的主義而犧牲奮鬥

，人民接受主義而來援助，敵人的軍隊爲主義所降服而來改編，所以得到軍事相當的成功，這是十五年北伐軍值得紀念的。

只因蔣中正貪黨之功以爲己有，毀黨造黨以達獨裁之私慾，以致引起了現在的糾紛。他要軍事獨裁，于是摧殘民主政治，他要個人獨裁，于是武力與人民分離，而將國民的武力，變做個人的武力。革命軍要親愛精誠，他卻要從中挑撥離間，以便其操縱利用之私心。革命軍過去所努力打倒的反革命軍隊，他卻以重金收買來擊當年同生死共患難的革命軍，這是我們在這紀念日一件最傷心的事。

總理當年告訴我們：「北伐的目的，不僅在於打倒曹吳，必須曹吳打倒之後，永無曹吳繼起」蔣中正現在的罪惡比曹吳還要大得多，他不革命了，並且已經反革命了；他不要革命軍了，並且再三摧殘革命軍了；他不要黨了，並且已經叛黨了；還在那裡製造他自己的狐羣狗黨了。北伐開始以來，同志們流血成河，人民直接間接的損失，不可以數字計，結果造成這樣一個局面。我們後死的同志，若不努力打倒蔣中正，勦滅共產黨

，實現總理全部的遺教，北伐是沒有意義的了，革命是多事了。

十五年的北伐是打倒北洋軍閥，我們以後的出師是打倒叛黨的叛徒蔣中正和萬惡的共產黨。北洋軍閥，多而且強，我們能够以親愛團結努力奮鬥的精神，打倒他們，以主義降服他們。此後的出師我們更應該繼續十五年北伐的精神打倒毀黨亂紀的蔣中正，打倒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完成北伐的使命。這兩年來，黨的糾紛，國的混亂，共匪的焚殺，是蔣中正毀黨個人獨裁的成績，是十五年北伐以來革命軍的一頁悲痛史。國民政府統率的陸海空軍將士，都有革命的歷史，對於主義，都有深切的認識。對於作戰，有長久的經驗。政府方面，對於軍事又有了很周密的計劃，政治及黨務方面，自中央委員以及各方同志，都能以親愛精誠團結堅固恪遵總理遺教。有了共信有了互信，努力以求實現本黨主義，而避免如那一次一樣的軍事畸形的發展。

這一次出師必定能夠打倒蔣中正以後勦滅共產黨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諸君看完了革命歷史上最悲哀的一頁，接着就是最光榮的一頁到了。不懂軍事的人，以爲「蔣中正

有龐大的軍隊，並且搜括得多量的金錢，不是容易打倒的」這是很大的錯誤。無論師直爲壯，真正的革命軍從來是不可抗的。即以力量論，蔣中正的嫡系部隊最多不過十萬，這種私人的武力，無論表面如何好看，其實不中用的。袁世凱的北洋軍，段祺瑞的邊防軍，何曾真能打仗呢？至于各省軍隊，蔣中正素以裸色看待，有事就收買拳養，事過就百計摧殘。他這套西洋鏡早已拆穿了，誰還肯供他利用？況且各省軍隊之中，明瞭主義痛恨蔣中正的，正復不少，不過待時動作罷了。我軍出動之時候，必定到處有一人響應獨夫不打自倒，何況我們誓以全力去打呢？革命是演進的，不是循環的。我們對着今天這個紀念，感想很多，希望更是無窮。同志們，請共努力！

討蔣與精誠團結

陳策

本來凡屬中國國民黨的同志，都是受過孫總理的薰陶，和三民主義的洗禮，精誠團結是當然的事。否則根本上不成爲黨，根本上不成爲同志。根本上不能在總理指導之下，顛覆滿清，建立民國。總理既逝，接受遺囑，繼續努力，舉師北伐，統一全國。恐怕早給軍閥共黨帝國主義者的消滅覆亡，等不到今日蔣中正的違法叛黨禍國殃民了。

精誠團結，既是革命進行當然的事。爲什麼在今日討蔣進行中，還要特別提出來討論呢？因爲理論上雖是當然，事實上我們確會于不知不覺間，中了敵人的挑撥離間。蔽於利害，狃於私見。徒有團結虛名，實際上充滿了虛僞、妒嫉，排擠，誘過，責難，種種惡劣的心情和行動。形成了意志不統一，力量不集中。以致分化，崩潰，而不可收拾，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這些痛心的事實，我却不願再旁徵博引，待閱者清夜靜心

思之，大概不會至於忘記罷。

呵！講到從前種種事情，我們確確實實可以說是中了蔣中正的毒計，他唯一的手段，就是挑撥離間，使我們意見分歧，各個擊破，以便他毀法亂紀，個人獨裁，我現在不暇說他的罪惡，因為蔣氏的罪惡，已給中央四監委，和各先進同志，各武裝同志，揭發無遺。我也不暇說他不能不倒的理由，因為討蔣的理由，也有好多同志先我而說，差不多人人知道，個個明白了。我現在所說說的，就是我們要注意蔣中正對付我們的手段。

蔣中正對付我們的手段，究竟怎樣呢？就是他慣用的挑撥離間的手段。蔣中正有今日的地位以此，養成今日的罪惡也以此，現在還戀棧南京，遲遲不跑也何嘗不在於此，同時我們領了不少的教訓，吃了不少的虧，犧牲了不少生命和財產。以致多年患難與共的同志，一旦分張，形成敵對，清夜自思，痛心何如！蔣中正對付我們唯一的手段，既是挑撥離間，那麼我們對付他的手段又應該如何？我以為我們只有向總理遺像面前，切實懺悔，誓以精誠團結來打破他，所以精誠團結就是我們對付蔣中正的唯一手段。

然而我們怎樣才能真正團結呢？我以為討蔣第一義是團結，團結第一義是精誠，精誠第一義是不算舊賬。因為舊賬是算不清的。如果要算舊賬，那麼過去的糾紛，毋論誰人，都應該負責，尤其是縱容蔣中正到今日這種種罪惡，凡屬國民黨同志都應該負責。我們同是負責有過的人，本來應該洗心革面，一心一德，快把蔣中正打倒，以戢大難，來謀黨國的長治久安，那有時間來爭長短，辯是非呢？而且過去的是過去了，究竟誰是誰非，只有待千秋萬世歷史家來批評。非我們大難臨頭，不絕如縷的時候所能顧及，要是仍然斤斤於此，恐怕是非尙未分明，而敵人已兵臨城下！我們自身雖不足惜，其如總理千辛萬苦建立的國，遺下的黨，從此烟銷雲散，萬劫不復何？

因此之故，舊賬是萬不能再算。算舊賬不能精誠，不能精誠，便不能團結，不能團結，便不能討蔣。所以我們在這討蔣時期中更應牢記着：

「討蔣以精誠團結爲第一義」。把過去的糾紛付之淡忘，當前的障礙快去除掉，未來的大責，努力擔當，這才對得住 總理，對得住國民，對得住一切爲革命犧牲的同志啊！

蔣中正毀法亂紀之一般

劉紀文

——五月十一日在省市黨部聯合紀念週演說詞——

各位同志：兄弟自隨師北伐，離開廣州，已經有四年了。雖在公務冗忙的時間，而對於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和我革命策源地的各同志，無時不眷念於懷，時時都欲回來互相勉益，但料不到今日乃會回來，料不到今日要爲着這些事回來。現在我要把這次回來的原因，和京滬情形，對各位報告：自從去月廿日鄧林古蕭四監委彈劾蔣中正電到京後，兄弟數見蔣氏，均瞞着不肯見告，從同志口裏雖有所聞，但內容如何，究未得知。在五月一日中央監察委員臨時全會，亦未見報告此事，兄弟感覺得如此，深爲詫異。於五月二日未刻到滬招待代表，然後始得知四監委彈劾全文，其中所臚列六大罪狀，皆爲我們年來所敢怒而不敢言者，自四監委揭發後，人心固爲之大快。而當時中央自接到此電

後，所以不公開的原因，無非欲彌縫其事。此乃蔣平日對於自己有利的事，則鋪張惟恐人不週知，對於自己不利的事，則欲掩盡天下之人耳目，不止這次彈劾案爲然了。同時兄弟感想到蔣氏這樣毀法亂紀，當爲舉國所共棄，四監委這回提出彈劾，凡屬國人，無不表示同情。兄弟在京日久，目見耳聞，蔣氏之跋扈恣睢，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我爲真心所驅使，我於是就回到廣東來。自從胡漢民同志被蔣中正私擅遞捕後，當時不獨各地方的同志，不知道究因甚麼，連中央各同志都不知究因什麼，不過蔣氏雄猜陰狠，早已爲人所共識。胡同志之被扣留，當然就是於其個人不利，蔣氏自扣留胡同志後，除所指定三數人准探訪外，餘都禁絕。這樣的刻薄情形，至今日各處始稍爲知曉。因爲蔣氏明知扣留胡同志爲非法，所以絕不承認扣留，雖經立法院各委員質問，猶厚顏欺飾。當時中央同志，無不深爲憤慨。戴季陶亦稱病起來，其餘各人差不多行動都不自由，意見更不能發表。蔣氏這樣欲箝制天下人之口其結果徒見其心勞力拙罷了。蔣氏自接四監委彈劾電後，不但無悔心，且一方面預備作戰，想用武力壓迫。現已封船調兵，難道是開到東

洋去嗎？這次廣東能爲天下倡，反對這篡黨禍國的獨夫，可謂不失爲革命之策源地。須知本黨自民十三改組，總理把本黨交付給全黨同志，本着「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遠的積本黨同志四十餘年的奮鬥，近的自興師北伐以致統一全國，不知犧牲了幾多金錢，流盡了幾多熱血，無非欲造成民有，民治，民享，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乃積無數之犧牲，只爲蔣中正個人所攘奪，爲完成他獨裁專制的迷夢，不惜倒行逆施！試問蔣氏數年來的設施，祇顧窮兵黷武，有那樣是遵照 總理遺訓去做過？口講 總理，心背 總理的蔣氏，不過藉 總理的大名，利用 總理的令人類景仰，而實行其 只知有己，不要黨國的主張罷了。○四監委所列舉的罪狀，可算概括而言，其餘真是更僕僕難數。此次廣東羣起反對蔣中正，就是不忍 總理四七年奮鬥所造成的中國國民黨爲蔣氏所篡絕，同時就不忍數十年來全國鉅大的損失，革命先烈的犧牲，爲蔣氏一人所攘奪，其意義與民國十六年之清黨，同其嚴重。因爲共黨想乘 總理逝世，乘機奪取本黨，想以我國數十年來爲革命全國所犧牲損失，供其殺人放火的試驗，所以當時我們要清絕

他。此次蔣氏敢以繼續總理自居，無非父欲乘總理逝世以篡奪本黨，毀法亂紀，使我國數十年來為革命所犧牲損失，供其獨裁專斷的試驗。這樣的行為，其應聲罪致討，當無用猶疑，我們現在要加厚討蔣的勢力，集中討蔣的力量，對於討蔣，應要有一個中樞機關，以領揭起來，一心二德的共同奮鬪。但是這次我們純粹是反蔣中正個人與羣小，對於本黨及國民政府，我們當然是始終擁護。不過在今日黨國為蔣氏所把持，黨及政府的真意思，已不健存，只得供蔣氏所願指氣使，在蔣氏一日不去，中央黨部及南京政府不過為蔣氏個人利用，這是我們所應當知到的。於此，我們還要明白的就是這一次反蔣，並不是為胡同志個人這樣簡單而反蔣，假使蔣中正不是違法亂紀、篡黨禍國，慢講胡同志自扣留後，而為蔣氏禁絕往來，就算胡同志為着本身問題而四出叫人反蔣，相信未必能得人同意。所以這次反蔣，完全不忍黨國蒙莫大之危險，以致將來不可收拾，不得不毅然決然的幹起來。即如兄弟走到上海之後、看見四監委彈劾全文，就不能不走返廣東來，參加反蔣工作。又如孫哲生王亮疇各同志，他們都離開南京走到上海，可知蔣氏

實爲國人所共棄了。國民會議雖然開會，但這不過爲蔣所御用的會議，不是真正的國民會議。以毀法的人領導去造法，當然無好結果。所以兄弟不參加御用的國民會議，二日晚即離京赴滬，而五日民會開幕，猶把兄弟列名出席，這豈不是大大的笑話嗎？自四委彈劾電發出後，已引起全國人同情，反蔣進行，已有一日千里之勢，在此黨國危亡繫於千鈞一髮之時，我革命策源地，能肩此艱鉅，本着總理奮鬥精神，一心一德貫徹下去，我們的責任是何等重大啊！我們一致努力吧！

『討蔣』當比『討袁』成功得更快

劉紀文

有人問道，今日「討蔣」，與從前「討袁」，那個成功較快呢？我可無躊躇地答他，當然是「討蔣」成功快於「討袁」，此非有深奧的緣故，乃理論上事實上當然的結果。

大凡革命，必先有革命的條件，然後有革命的運動，並非先有革命的運動，而後有革命的條件。什麼是革命的條件呢？概括之，分爲左列四項：

- (一) 要有革命的背景。
- (二) 要有革命的對象。
- (三) 有革命的根據。
- (四) 要有革命的領導。

關於第一項，所謂革命背景，即是群眾生活，已有革命的要求，時代環境，已有革

命的需要，革命旗幟一舉，必得羣衆的擁護，收事半功倍之效；關於第二項，所謂革命的對象，即革命目標，要十分明確，爲一般人所認識，而且深入民衆，如法國大革命，以君主貴族爲對象；中國辛亥革命，以滿清政府爲對象，關於第三項，所謂革命根據地，即革命的根據地，要擅有經濟政治優越的條件，則登高一呼，羣山響應，成功自易，如美國獨立，以費拉爹路腓亞爲根據地；土耳其革命，以安哥拉爲根據地，關於第四項，所謂革命的領導，即是革命運動，要有忠實而偉大的領袖，方得羣衆的信仰，而墮對方的勢力，這在各國革命史上，不鮮例証的。

革命的條件，既已瞭然，則所謂討蔣討袁比較難易的問題，不難隨之而決。

茲再根據事實，比較說明如下：

(一)現在討蔣之革命背景，實優於討袁時代，袁氏當國，去封建時代未遠，人民智識程度，遠遜今日，而且海內承平，民生痛苦，未甚顯著，祇以三萬萬大借款成立，二十一條約簽字，至惹起革命的動機，及籌安會起，袁氏竊號稱尊，革命遂一觸而發，一

發而成，現經中國國民黨努力宣傳三民主義後，民智開明，遠過從前，而蔣氏專政以來，私心自用，倒行逆施，早置國計民生於不顧，這幾年來，國民死于兵禍共亂者不可數計，天下洶洶，愿與蔣氏偕亡，實百倍于討袁時代。蔣氏之倒，當然比袁氏更快，這就是革命背景說。

(二)現在討蔣之革命對象，實大于討袁時代，有人說：「袁氏洪憲帝制，背叛民國，蔣氏個人獨裁，尙未達到帝制之程度。雖御用民會，包辦約法，其罪惡似尙未有袁氏籌安會之甚」，殊不知袁氏不過封建餘孽。於黨無歷史，于革命無認識，其背叛民國，乃係意中事。蔣氏之有今日，乃受總理扶植，及本黨同志相與戮力而成，並非蔣氏一手足之烈，當此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應如何開誠布公，由統一和平而進於訓政建設，以慰全國喁喁之望！乃蔣氏竟專己自私，橫暴獨裁，篡竊黨權，劫持中樞，排斥先進，引用醜類，吞沒國帑，養寇殃民，其威福自擅，過于君主，目無法紀，甚於袁氏，舉凡中央及國府一切會議，祇有蔣氏一人發言，多教委員，直等虛設，最近蔣氏更公然實行土

匪綁票手段，無端拘禁中央常務委員兼國府立法院長胡漢民先生，以一國元首，而行同盜賊，猶欲假借約法，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稍有血性者，見蔣氏所爲如此，無不切齒憤恨，到了今日，全國一致，以倒蔣爲目標，蔣氏末日，爲期必在不遠，這是就革命對象說的。

(三)現在討蔣之革命根據，亦優于討袁時代。吾粵爲革命策源地，歷來中國革命運動，吾粵爲革命之後方。總理在日，每于國事糾紛，必回粵以求解決。卽十五年本黨北伐成功之速，亦以粵爲策源地。可見吾粵在地利方面，久已爲天下重。此次國府成立于廣州，比之討袁之役，以僻遠之雲南爲根據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這是就革命根據說的。

(四)現在討蔣之革命領導，亦優于討袁時代。此次本黨有歷史之同志，集中廣州，以一心一德之精神，共負救黨救國之責任，且決然組織國民政府，以領導全國同志同胞，從事戡定暴亂，務期盪滌蔣氏獨裁政治之舊污，而樹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礎，此與民

十二年 總理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府之革命規模，實無異致 比之雲南起義，祇蔡鍔等二三同志支柱其間者不可同日而語。這是就革命領導說的。

綜而論之，就革命之條件言。此次討蔣運動，在在處于優勝地位。汪精衛同志說，「新軍閥之崩潰，比舊軍閥崩潰得更快」我們可引伸一句說，「討蔣」成功，當然比「討袁」成功得更快。不過有一件事，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這回集合黨國先進各同志，共同討蔣，我們要拿精誠團結的精神，貫徹到底；我們要深切認清蔣氏前此分化利用的陰謀，懲前毖後，絕不可再有絲毫誤會的痕迹。予蔣氏以挑撥離間的機會，我們個個要以 總理之心爲心，併力一意，拚死奮鬥，以剷除革命的障礙。我們討蔣成功的原動力，全在我們的心血裏。我們的運命，全由我們自決。希望大家一齊鼓起勇氣，幹上去罷。

『討蔣』所以求真正之和平

林雲陔

自國府成立以來，討蔣空氣，瀰漫全國。皆以去此獨夫而後快，然有一部分人心理，以爲中國內亂亟矣！自本黨十五年北伐，以武裝同志之犧牲，革命民衆之擁護，戰爭亘三年之久，始獲統一全國，及後又迭經變亂，直至去年，復歸統一，然江西赤禍，勢成蔓延，自當相忍爲國，以實現和平之局，今又忽起政爭，再召兵禍，豈革命者所應出此乎？

爲此說者，殆不知今日一切亂源，皆爲蔣中正一人造成，試檢閱四月三十日四監委討蔣之通電，五月廿八，國府成立宣言，蔣氏私心自用，貽害黨國爲何若，就其榮華大者而言，江西共匪，起初不過烏合之衆、一旅之師，卽能平之，而蔣氏勇于私鬥，養寇自重，以致全國鼎沸，兵連禍結，共匪因之坐大，勢成燎原，今日江西勦共軍隊，多至二

十餘萬衆，日作長壘之圍，綿亘數閱月之久，曾不能損其毫末，而反藉寇兵而齎盜糧，爲天下笑，此蔣氏私心自用有以致之也。本黨各先進，夙爲共患難同生死之同志，政見縱有不同，而其効忠黨國，戮力革命之熱忱，始終決無二致；徒以蔣氏心懷叵測，與共黨鮑羅庭沆瀣一氣，日夕離間，使之箕豆相煎，而自啜其汁，使之鷸蚌相持，而自攫其利！觀其驅許遜汪放胡之經過，分化之手段，離間之陰謀，令人不寒而慄，至今撫摩創痕，尙有餘痛，此亦蔣氏私心自用有以致之也。又如去年北伐之役，實賴第二三集團以及四七八軍武裝同志。相與戮力而成，而蔣氏忌刻爲心，必傾陷摧殘之而後快，使爲革命而流之血，結果祇爲蔣氏造成個人獨裁之地位，志士吞聲！仁人飲泣！此亦蔣氏私心自用有以致之也。又如最近私擅扣留立法院長胡漢民先生一案，薄海同憤，蔣氏身爲一國元首，躬自違法，以冒天下之大不韙，其傾陷胡先生個人之罪尙小，而違法亂紀，蹂躪人權之罪實大，亦何莫非蔣氏私心自用有以致之也。

綜觀往事，天下洵洵，皆爲蔣氏個人，孰爲戎首，孰壞和平，衆目非盲，豈蔣氏所

能一手掩盡！耶

現在國府既已成立，本黨先進同志亦先後蒞止，一德一心，共禦大難，當本總理「天下爲公」之精神，以化除蔣氏之「天下爲私」，換言之；卽樹立「民主勢力」以推倒個人獨裁也。蔣氏推倒之後，卽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之均權制度立法共守上下相維，以解決中央與地方之糾紛，長治久安之道，當不外是，然必推翻蔣氏個人獨裁之後，一切措施方有端緒也，故曰：「討蔣」以求真正之和平，願與同志共勉之。

討蔣聲中我武裝同志應有之認識

余漢謀

十餘年之歷史昭告於吾人曰：凡假借統一美名與中央政府之大柄，以耗竭全國之力，犧牲全國之菁華，與至極大量生命財產，用汗濁苟且不正當之方法，勾結不正當之結合，處心積慮，集中全國地方人民之自由與權利於此小結合之中，以便此便於假借之中政府，成爲一種威靈顯赫峻極於天之物，而後一切禍福利害生殺予奪之柄，暗昧間轉移於一個人之手，使政府中之一切制度人物，盡成此一個人之「註腳」，而後極之於無所不爲，如此者，無不敗。

政治上最謬誤之心理，卽是相信人治之超勝，相與束身袖手以讓個人之龐大，促成個人之重心，龐大與重心既成，則此個人之進退，遂若成爲重大問題，而隨時有牽動暴力之可能，於是殺伐怨辱，循環無端，此民主國家政治當軸進退決於公意者，所絕對不

許可，絕對不致有此現象者，而以今我黨國產生於黨的委託之政府職官，經黨內正式負責之彈劾，倔強不服，狡賴打銷，反而倒執危詞，爲最後之頑抗，謀藉暴力以圖地位，此固其個人之昏逆愚罔，終不可以理喻，沈迷猖獗，自取覆亡，而亦由一般謬誤之心理，養成以個人爲國家重心之觀念，使彼慣於假借攘竊之手腕，可以大試特試，屢試不一而已也。

革命武裝同志，乃整個黨國之武力，非私人小己之工具，此我同志所共知，惟其如此，正必黨國重心建築於黨國公共之基礎而非在個人小己之身而後可，則我同志之所以犧牲捍衛，不惜肝腦塗地，血灑郊原，百折而不同者，大義在此，樞機在此，蓋國家之事，放之於公，則全局之責寄之千百萬人之仔肩，其舉措也輕而易，收之於私，則艱難兀臬，以萬牛莫挽之勢曳重載而無所成。蔣氏挾其私暱，顛倒困泥，事勢若此，猶欲驅迫黨國公共之武力，以擁護個人重心之惡勢力，其巧拙成敗之判，凡我南北革命武裝同志，請高懸總理明大義別是非之訓，抉目以俟之。

我黨國先進，歷屆中委，避蔣氏之凶燄，雲集廣州，示全國以大公，集革命之力量，正式產生政府以建設求統一，破武力之迷夢，所謂政治之重心，寄於黨國之公意，凡我革命同志，武裝袍澤，斷無認彼蔣氏區區一人之下野，爲牽動國命之巨大問題，悍然不顧，甘爲戎首，以成其私暱比周之擁護，今日之事，政治病根，在於個人之重心，黨國糾紛，在於蔣氏一人，蔣氏朝退，糾紛夕解，而轉移個之重心於黨國之全體，尤所以爲政治根本解決之大計也。

目下全國上下所一致痛心疾首呼號奔救不可終日者，豈非卽蔣氏所縱容豢養之共禍，蔣氏敲剝生民，喪權辱國，叢惡之身，忝然在位，遠者姑不待言，其近在眉睫灼膚之傷，滔天之慘，孰有甚於縱容共匪之烈，贛水之南，湘鄂之邊，游魂釜底之民，鬼哭啾啾，生者面墨，哀哉痛矣，極人世得未曾有之至悲，身爲當軸，坐視而不救，終日之力惟以鋤滅異己誅絕才賢爲能事，有不爲夏蛙之詔則一言之賤桎梏加身，強舉國以莫我誰何，則不惜以最毒虐無人道之武器爲敵國交戰所不忍出者，施於平日同黨同志患難與共

之袍澤，於此而猶謂全國之局面，非蔣氏不能收拾，政治之重心，非蔣氏不足以當之，是則誓不返顧，拚一心以亡全國，奉一人爲大快者，我革命袍澤，其式鑒之。

茲特本十二萬分之誠意，謹掬一心，爲吾黨告曰，我袍澤同志與共匪不兩立。北向東足。翹首待命。以救生民之溺。內顧腹心。擊拆四境。以固我革命根據之所。而實無絲毫懷藏隱匿之意。以與我革命袍澤爲鞭弭之周旋。其有徇蔣氏一人之私。不惜再縱共禍。驅迫我救民勦共之軍隊來擾我革命策源地者。孰爲戎首。天實鑒之。蔣氏聽此。袍澤聽此。

驅逐獨夫蔣中正

香翰屏

——對學兵之訓話——

今日是第二軍學兵營舉行開學典禮的日子。在這個蔣高潮中，舉行這個典禮，愈覺有重大的意義。因為蔣介石「朕即國家」「中正即黨」的專制帝王態度，實是違反本黨民主集權之最高原則，又即是埋沒三民主義中最偉大之平等精神。我們革命軍人，追隨先總理幹革命工作，為黨綱求實現，為主義謀貫徹，矢志不移，斷不願助桀為虐，造成民衆的敵人，先總理的叛逆。廣東革命策源地，先總理曾以推翻滿清，打倒洪憲，在歷史上有光榮的紀錄，軍事上有偉大的功能。所以現在黨國先進，憤蔣中正之專橫自私，毀法亂紀，特集中廣州，成立國府，以驅逐獨夫蔣介石，樹民主政治之中心。在這桿鼓鑿之中，學兵們，猶能得到一個風景優美之黃埔山上來講學，所謂鷄鳴風雨，

不改其常，你們應該負起時代的使命，順應環境的需要，努力求學，增長技能，鍛鍊身體，準備做革命戰線上一個英勇的健兒，這就是今日開學之意義的重大了。不過，「百尺樓台，還要從根造起，我們中國固有的修齊治平之政治哲學，在學術界有偉大的權威，你們前途的事業，還要自檢束身心始。古人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又說：「精神所至，金石爲開」。可知堅強的意志，是事業之母，人們如果在國家社會幹一種大事業，必要堅定心志方行。何況軍隊的集團生活，最緊要的是歷史的條件，無論任何官長，都是拾級而上，不容易有絲毫的躓等，如果你們的志操不定，心境憧憧，今日之東，明日之西，怎能得到歷史的條件呢？怎能上有上進之希望呢？這不特辜負上官訓育你們的初心，最重要的還是你們自己事業的前途，會有很大的錯誤和危險。所以必要堅強你們的意志，抱定你們的目標，努力前途，才可以完成上述開學的重大意義。

還有一層，團體性，是人類社會集結的重要條件，尤其是軍隊生活的基本原素，我們知到現在的第一集團軍，是由第八路軍改易而來，第八路軍，就是前粵軍第一師第四

團發展而至，簡言之，前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就是今日第一集團軍的基本隊伍。一路繁榮滋長，以至今日，這種繁榮滋長的景象，我想不是偶然的。擬之哲學的因果律，一定有他繁榮滋長的因素。官長士兵能够上下一心，精誠團結，這就是他繁榮滋長的最大因素之一。因為所謂軍隊的力量，就是官長士兵的力量總計算，如果官長士兵各自為謀，不能團結一致，則各個的力量，不能成爲全隊的力量，全隊既沒有力量，則各個的力量，也等於零，怎能担当黨國的革命責任而繁榮滋長至於今日呢？怕只有被人殺敗，被人繳械解散罷了。所以從前粵軍第一師第四團的袍澤，是我們最好的模範，我們要一樣地努力，將各個人的力量，獻給到團體上面去，以堅強我們團體的力量，才可以達到上述開學的重大意義。

至到各官長，也要以最熱烈的教導精神，引起學兵最熱烈的向學興趣，以身作則，做學兵的榜樣。學兵有了好榜樣，又能有向學的興趣，將來一定可以收得一個好結果。官長們，也一致努力，盡了師表的任務，毋負今日開學的重大意義罷，完結。

彈劾蔣中正之意義

黃季陸

自蔣中正在其私宅非法誘拘本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同志後，羣情憤慨，達於極點。一般革命同志，內心所感受之痛苦，尤為特甚！

『中國革命過去鉅大之犧牲，其代價難道是為蔣中正個人，造成獨裁專制，富貴尊榮的嗎？』

『蔣中正如果真要像袁世凱的由獨裁而總統，由總統而做皇帝，那末，過去先烈的頭顱碧血，其代價難道就是換取一套皇冠皇袍，給蔣中正享受的嗎？』

『為求民族之自由而革命，豈其結果，只是造成蔣中正個人高於專制帝王之自由嗎？』

『革命是為打倒專制，結果只是造成蔣中正更甚於帝王時代之專制！』

「算了吧，中國不可再亂了，好壞由他幹去吧！……不能的！如果蔣中正這樣的橫暴，都能忍受，我們對不起過去為革命而犧牲的先烈將士，對不起現代的中國民衆，更對不起自己，和後一代的中國人！」

「怎樣呢？良心的安慰，責任的自覺，和對暴力的屈服，是不能並存的。願得良心和責任，蔣中正的暴橫專制，是萬不能容忍了！」

「怎樣辦？真的怎樣辦呀？……」

兩月以來，這種矛盾和痛苦，隱藏在每個革命同志的心坎而不能完全表示出來。其結果便是：在意志薄弱的人們，便極端消極，把一切責任和革命的信念都消失了。在意志堅強的人們，也只有暗中呻吟，暗中哭泣，徒嘆奈何而已。

自中央四監委及省市黨部彈劾蔣中正通電發出後，社會的人心，同志的悲憤，才頓然獲得珍貴的安慰，這真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從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演進上看，這真是與十六年春，中央監委彈劾共產黨案，有同樣的價值和重要。

關於蔣中正過去的罪惡，我們不用在此多講了。因為我們一直都希望他能忠誠努力於革命，把垂危的中國救起來，所以一直都是幫助他，原諒他，和一起在過去的革命鬥爭中出生入死的共過事。現在他的罪惡，雖然暴露無餘，我們對他也已由失望而至絕望；但是談到過去種種，我們是不能無補於中的呀！

蔣中正最近非法拘留胡漢民同志，他所藉口的是胡漢民同志反對國民會議討論約法，在不知內情的人，或者會以為蔣氏之主張約法是有相當理由的：第一，現在中國是統一了，統一之後，政治上最大的需要是趕快要脫離軍政而實行訓政，在訓政時期最大的任務，是要培植法治的基礎，以為實行憲政的準備，所以目前制定政府人民共守的信條的約法是不能少的。第二，在過去幾年的現象，因軍事未結束，人民的生命財產，各項自由，毫無保障，可以任意侵奪，有了約法，人民的自由便有了保障，所以約法是不可少的。以上兩種的說法似乎都可以為蔣中正原諒，但按之實際，蔣中正該受反對彈劾的理由也就是在這兩點上頭。

第一 訓政時期最大任務是培植法治基礎以爲入於憲政的準備，是不錯的。然而要如何才能培植法治的基礎？自然要靠負有黨國大任的人如蔣中正和各級政府公務人員確能奉公守法，以確立法治的精神，然後才能使政治入於正軌，必如此才能惟而及於整個社會人士都能有守法的精神，法治的基礎才能成立。蔣中正一面是國民政府的主席，一面又是行政院院長，所謂法既不是蔣中正個人的意志，我們姑且丟開他過去的獨裁專斷不談，難道說蔣中正二月廿八晚在他的私宅非法誘捕立法院長胡漢民同志是合法的嗎？是能奉公守法的嗎？胡漢民同志既不是個軍人，如果是個軍人，他還可以說以總司令名義，作爲緊急處置把他扣留。但是胡同志是立法院長，照國民政府組織大綱，難道說蔣中正，以國民政府主席或行政院長的地位可以扣留立法院長嗎？在另一方面，漢胡同志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最高幹部之一，照現在國民政府的地位來講，國民政府的權力是由中央黨部授予他的，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內中央黨部是一切政府權力的源泉，胡同志在未受黨的處分決定前，蔣中正以甚麼權力來拘禁他？我們應當知道法治的精神，

不是一篇白紙寫成黑字的空文，而是一面要靠政府能夠奉公守法，一面要靠人民有護法不畏暴力的破壞才能維持的。所以，如此毀法亂紀的蔣中正，黨的威權尚不能防止他的橫暴，現有政府的規章尚不能限制他的違法，難道能期望他能於約法成立後，不視為空文而毀法亂紀更百倍於今日嗎？訓政時期之應否有約法為另一問題，而蔣中正之毀法亂紀已為不可掩之事實，故為要在訓政時期培植法治的基礎，我們尤須彈劾蔣中正，予以嚴厲制裁，俾毀法亂紀的人今後無由發生。

第二，說到現在人民的生命財產各項自由必須保障也是不錯的。但是人民生命財產自由的保障，既不能靠一張白紙寫成黑字的條文來做到，既如上述，我們即就一般的情理言，蔣中正對於他平時師事兄事的，同時是中央常委，國府立法院長的胡漢民先生尚且不能保障他的自由而非法拘禁他，難道還能憑一紙空文希望他保障人民今後的各項自由嗎？何況關於人民權利的保障，在歷次黨的大會及國民政府法令均有規定，皆因蔣之獨裁專制而不能行，如宋子文之非法聚斂，蔣中正之草菅人命等皆可為其明證，望他保

障人民權利簡直是一種痴人的夢想，所以說爲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各項自由我們更得要彈劾蔣中正才行。

從以上兩點我們很可以明瞭此次全黨同志之起而反對蔣中正，並不是蔣所以藉口之所謂約法的有無，而純是爲蔣之毀法亂紀，專制獨裁。本來約法問題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曾經鄭重決議，確定總理主要遺教爲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所謂最高根本法非約法而何？不過蔣中正爲欲遂行其專制獨裁之企圖，不惜破壞黨之決議，以增進其個人之權力地位罷了。關於此點在省市黨部彈劾蔣中正文中說明得最爲透澈，我現在把他草錄在下面。

「本黨同志共信之原則爲總理之全部遺教，總理在日，其解釋之權在總理，總理逝世後，則在本黨之最高權力機關，查約法問題，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前，曾有一部份同志與社會人士有所主張，而大會爲適應環境之需要，曾鄭重決議確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等爲訓政時期最

高之根本法，同時爲糾正辛亥革命之失敗及國民對於辛亥臨時約法之謬誤觀念起見，大會決議固闡明捨總理遺教之外無約法，而總理於革命方畧中「每縣於敵兵驅除戰爭停止之日立即頒佈約法，」亦認此爲革命軍佔領一縣後之強制約章，而非可以擬于全國根本大法之性質與內容。並謂「民國元年，總理未暇及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制定，臨時遂同意於約法之頒佈，迨本黨在廣州建立政府之時，總理先後著成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諸要典，乃不復以約法爲言。三全大會爲本黨之最高權力機關，其決議之更變，自有一定合法之程序，絕不能容個人任性曲解，固當然之理也。蔣中正爲三全大會主席團之一，其於大會之決議，更應如何尊重，願以昧於個人卽黨之謬誤，竟置大會決議於不顧。設大會之決議，蔣中正可以任意毀棄，則蔣氏個人之地位，亦失其根據。」

從上面所述，我們知道蔣中正爲三全大會主席團之一，而且又素以忠於革命忠於黨自命者，但是他的行動便首先推翻三全大會的決議，同時更連整個的黨和國民政府也推

翻之。遵照 總理遺教，本黨革命之重要理論是：「以國民造黨，以黨建國，待國建成而後治之，」蔣中正之行動已顯明的離開了革命，離開了總理遺教，而走到反革命的途上了。他對於黨的決議，對於總理的遺教也不惜背棄之，他還能忠於國家的法制嗎？比如有一個頑童素來在家盜竊父母的東西，已成習慣，誰還能夠保障他到了社會去，不依然做他盜竊的行爲嗎？

革命的同志們！蔣中正不倒，中國的革命是永久失敗下去了！

附錄三 全大會關於約法問題的決議

我們爲便於今後討論約法問題的方便起見，特把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約法問題的決議附錄如後，以供同志們的參攷。

根據 總理教義編製過去一切黨之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並確定 總理主要遺教爲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案。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大會鑒於本黨過去數年黨之一切理論法令規章爲共產黨之反動思想所淆混，以致全黨在思想上失却統一之意志，在法令上缺乏一貫之系統，在實際行動上減少固結之力量，在國家建設上尙無共信共守的根本大法之原則與標準。茲謹本於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之職責，爲如下之決議：

(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因根據 總理教義編製過去黨之一切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毋令反動思想再存留於本黨法令規章內，以立共信共守之典範，而鞏固全黨之團結。

(二)確定 總理所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畧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爲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治權之方法 皆須以 總理遺教爲依歸。大會對於上項決議，更附以如下之說明：

(一)總理創造中國國民黨，同時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諸教義，以爲全黨建造國家之

準繩。總理生時，本黨黨員之努力，一以總理之言行爲依歸，總理既逝，則吾黨同志之努力，一以總理全部之遺教爲準則。是故總理之全部教義，實爲本黨之根本大法。凡黨員之一切思想言論行動及實際政治工作悉當以之爲規範而不可踰越！蓋必如是，黨員之意志始能統一，本黨之力量始能固結。全黨之法令規章始能系統一貫，而建國治國之大業始能期其日起有功也。

(二) 中華民國之創造，以迄於建設之完成，其所賴以爲努力者，事實上皆爲總理所領導之中國國民黨；其所恃以爲努力之步驟，乃爲總理所定不可踰越之軍政訓政憲政三大程序，其所據以爲此三大程序中一切典章制度之源泉，乃爲總理所垂示之遺教。因此之故，中華民國之統治權，係由國民參加於總理所領導之中國國民黨依照革命建設之程序實行。總理之遺教而蘄求其全部之實現之一偉大的使命所產生，此偉大的事實，卽爲總理以國民造黨，以黨建國，待國建成而後治之之要義。在此全部建國之行程中，本黨集合全國人民之努力，事實上由開始革命，創造民國，以底於全國之統一

，皆屬依違 總理之遺教。是故從國民革命創始于軍政時期， 總理遺教不特已成爲中華民國所由創造之先天的憲法，且應以此爲中華民國由訓政時期達於憲政時期根本法之原則，其效力實較中國以前所見之約法，爲更大也。辛亥以前， 總理於革命方畧中，有「每縣於敵兵驅除戰爭停止之日，立即頒佈約法」之規定，然此爲革命軍佔取一縣後之強制約章，而非可以擬於全國根本大法之性質與內容。民國元年 總理未暇及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製定，臨時遂同意於約法之頒布，然而其內容多非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主張，實不愜 總理之本意，迨本黨在廣州開創政府之時， 總理先後著成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畧建國大綱諸要典，乃不復以約法爲言，蓋其意以爲關於一切建國之最高理論的原則，已詳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畧諸書，關於具體的根本大法，則已散見於民權初步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及實業計劃；且更總括的結晶以成建國大綱，而以政府名義宣佈而廣傳之。是建國大綱已成中華民國根本法之具體部分，而其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畧諸要典，則爲中華民國根本法之理論與政略之原則部分。總合言之，則 總

理遺教不特訓政時期以之爲根本法，卽憲政時期亦須以之爲憲法之準則，凡此要義，皆可以總理遺教爲之証明。建國大綱第一條曰：「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卽此可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建設中華民國之根本憲典，總理建國大綱自序有曰：「製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以爲今後革命之典型」。「本政府鄭重宣布今後革命勢力所及之大地，凡秉承本政府之號令者，卽當以實行建國大綱爲唯一之職任」。此可知建國大綱又爲中華民國不可踰越之憲典。總理遺囑復言：「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此又可知總理之主要遺教 皆爲貫徹中華民國建設之典型。今吾黨既已於十四年之際，決議接受總理之遺教，且已本之爲實現革命建設之原則；而全國人民亦復予以服從及擁護共趨於統一建國之正軌 是總理遺教在國民之意識上已有根基，在社會之羣力上已有淵泉，在法理之根據上已有普及全國造成統一之效能。故大會認爲總理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等遺教，已具訓政時期中

華民國根本法之實質，而大會秉代表國民行使政權之職任，予以正式的法律之效力，蓋當然之理也。

大會爲以上之說明 於闡明本案之主旨上異常重要。總言之，本案之主旨：第一項在於使全黨黨員之言論行動，皆統一於 總理遺教之下，第二項在於確定 總理遺教爲國家之最高根本法，使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展，皆統一於 總理遺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

蔣中正玩弄黨權之一幕

黃季陸

自中央四監委彈劾蔣中正電發出後，我們老早知道以蔣中正平素的爲人，斷無接受彈劾之理，而且現在中央重要同志不是被他扣留，便是被他監視，在蔣氏積威之下，那能充分行使職權？但是在我們的推測，以爲蔣中正在此受天下責罵的時候，至少總得用一種巧妙的方法來維護他自己的地位，以緩和黨內黨外的輿情。我們以爲他在接到彈劾文後必定採用下面兩個辦法：

一、橫豎一個不理，不把這件事公佈出來，使中央同志無從得知，更無從討論。因爲在拍發此電的時候，南京的電報局在方收到未及一千字的時候，便告訴此間無線電報局說：「我們不收了，請不用繼續拍吧！」，其實他收還是收的，不過在蔣氏知道了這個電報對他有不利的时候，便計上心來，叫南京電報局這樣的回答此間，表示說，「你們

儘管彈劾，我連看都不看。」

二、如果他是聰明，或者以爲他的金錢厚祿，利誘威迫，可以使中央同志都像從前賄選豬仔議員一樣，可以任他奴使。他簡直可以大膽的把彈劾文提到臨時全會，叫幾個自己的心腹如何的發言，如何的討論，結果大家無言，便說一致決議「蔣同志功在黨國，鄧古林蕭四同志所檢舉者摭拾浮言，無損蔣同志毫末，彈劾應不能成立。」這樣一來，蔣中正對於彈劾案的應付，豈不是冠冕堂皇嗎？

然而蔣中正並不如此，他的應付我們更爲巧妙而滑稽！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據作日報載南京專電說，蔣中正呈中央執監委員會文云：

「鄧澤如古應芬等卅日通電彈劾中正，所列罪案，倘果確實，則在黨紀國法皆無可恕，謹請中監委會詳細審查，中正果有應得之罪，即請決議處分，提請中執會公決執行，中正理當靜候查辦，服從黨命，決不稍有戀棧，以引起黨國之糾紛。」

中監委會覆蔣中正文：

『據同志交到鄧古四同志卅電，其語摭拾浮言，無損同志毫末，且該案所稱擬請貴會提出彈劾，所稱之會，不知何會，誠如同志所言，未合正式彈劾手續，或爲無知秘書起稿，不加檢點，漫然拍發，因收電人銜名涉及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張溥泉蔡子民五同志，本會已請五同志電覆鄧等，是否失檢，得覆函再議。來件暫保留。』

我們看了上面兩個消息，真覺可笑，真覺得蔣中正不失爲一介武夫，以至於自欺欺人的手段這樣的笨拙，從蔣中正呈中央執監委員會文，及中央監委會覆蔣中正文，我們可以知道完全是蔣中正在那裏演的一幕獨串的把戲了！

第一、照所謂中央監委會覆蔣中正文開頭的兩句話說：『據同志交到鄧古四同志卅日電……』這『據同志』三字，當然是指的蔣中正自己，『交到鄧古四同志卅電』，當然是說鄧古三十日電是由蔣中正交到中央監委會，監委會據此才有這封覆信、這很顯明的說明除蔣中正交到鄧古卅日的電，中央監委會對於四監委彈劾蔣電是不會收到的。此中原因，究竟是該電不會拍交中央監委會呢？還是中央監委會不會收到此電呢？我們一查四

監委彈劾電開頭便是「南京中央黨部」，這當然是說原本電拍交「中央黨部」，不過爲蔣拘留，不曾收到，一直要他送去才曉得有彈劾這回事，所以覆文中才有「據同志交到……」等字眼。從這一件事，我們更可以知道蔣中正的專橫獨裁，中央黨部在事實上已等於消失了，我們要問蔣中正以何權力扣留中央黨部文電，尤其是扣留關於彈劾他自己的文電？這樣一來，我們對此事不覺發見了三個重大疑點。蔣中正擅自扣留中央黨部文電，本黨中央在蔣淫威之下已不能充分行使職權了；此其一，蔣中正交到中央監委會之電，是否四監委彈劾原文，而非蔣中正自擬一通，尙是一疑問，此其二，或者蔣竟連假電也未送至中央監委會而命「無知秘書」，不加檢點，自作一覆函，漫然發表，也未可知，此其三。

第二、查本屆中央正式監委爲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林森，王寵惠，張繼，李石曾，蔡子民，張靜江，吳稚暉，邵力子，恩克巴圖等十二人，徐古，鄧，林，蕭四委員在粵署名彈劾案，王寵惠委員已逃至上海不日來粵外，而蔣發表「無損同志毫末」之中央監委覆函文云，「因收電人涉及李石曾，張繼，蔡子民，吳稚暉，張靜江五同志，本

會已請五同志電覆鄧等，是否失檢，得覆函再議。來件暫保存云」。照此字句看去，是蔡張吳李張五監委對於鄧林肅古四委員之彈劾案，似尙未表示贊否之意見，仍須待電問鄧古李石諸委員是否真確後，再行決定甚爲明顯，不然何以會有「本會已請五同志電覆鄧等，是否失檢，得覆再議」的話呢？照此看去，中央監委十二人中除在粵發表彈劾案之四委員外所餘八委員中王寵惠早赴上海，恩克巴圖又未出席，蔡張吳李張等五委員之贊否又尙須有待外，則所謂中監委會覆蔣中正信，僅邵力子（此公即四監委彈劾文中所指爲共匪餘孽者）一人之主張，或監委會「無知秘書」之手筆而已！而且既未開會討論決議，何得謂劾蔣電爲「捭拾浮言，無損同志毫末，」對蔣爲不必要之捧場：「既謂來件暫保留，」更何得有以中監委會名義妄下斷語之覆信？所以，如果我的判斷不錯的話，這封覆信不是監委會「無知秘書」所爲，便是蔣中正捏造是很顯明的。

第三·鄧古林肅四監委彈劾蔣中正電是卅日由無線電拍到南京的，當日即已到達南京，而此時又正是臨時中央全體會議開會的時候，爲甚麼不將此案提出於臨時全會加以

討論？如果說是四月三十日預備會議來不及，爲甚麼不提到五月一日的會議？如果說五月一日的會議都來不及，爲甚麼不提到五月二日的會議？我們閱報才知道臨時中央全體會議是在五月二日下午閉會，且情形極爲草率，其所以草率的原因不言可知了，這豈不是蔣中正恐怕中央全會問及此案而特從前草率閉會嗎？

第四·照本黨習慣，凡關於檢舉黨員案有兩種方式可以提出，一是直接向監委會控訴，判決後再交執委會通過，一是直接呈到執委會由執委會交監委會判決後再提交執委會通過。同時在中央全體執監會議開會期內，中央執監委員會常會應即停止開會，在此期內一切黨務均應由全會直接處理，彈劾蔣中正案既然是在臨時中央全體會議時接到，當然應當提出全會解決，蔣中正之滑稽可笑，便是趕快使全會於五月二日閉會，使全會不致提及彈蔣問題，同時可以假借中央監委會名義而造成其掩飾滑稽之舉動。我們以時日來推算中央全會是五月二日下午閉會，假定蔣中正致中央監委會願受彈劾信是五月三日送去的，那末中央監委會覆蔣函至早亦得在四號才行，因爲蔣致中監委會信及中監委

會覆信都是四號就發表的，照平時辦事情形絕對不會有如是的迅速，是我們可以斷定的。然則報載中央監委會爲蔣掩飾的覆信非蔣自造，或與監委會秘書所演一套雙簧戲而何？

第五·鄧古林蕭四監委彈劾蔣中正電街頭開首就是「中央黨部」四個大字，所謂中央黨部可包涵中央執監委員會或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其所以未標明「中央監察委員會」者，是因爲在中央全體執監委員開會期內，中央監委會不能開會之故，而是要將彈劾案提出全會討論更爲顯明。報載中央監委會復蔣信之最滑稽者莫過於說「且該電所稱，擬請貴會提出彈劾，所稱之會，不知何會，誠如同志所言，未合彈劾手續，」這顯然是借「未台正式手續」輕輕的把蔣中正的一切罪惡勾消！我們翻原電一看，在開頭「既有中央黨部……鑒」，當然文中所稱之「貴會」是當時正開會中之中央臨時全會及閉會後之中央執監委員會了，何得說是「所稱之會，不知何會」呢？這顯然是蔣中正想遁辭逃罪之方法了！

根據上面種種，我們才恍然大悟蔣中正爲甚麼不照我們所料把四監委彈劾案，或是

橫堅置之不理，不使提出討論，或者即使提出全會討論，而叫幾個他的心腹如何發言，如何討論，待大家無言，便說『一致否決了！』照前一種辦法，蔣中正也許還不敢的，因為彈劾文總有人知道，而且是欲蓋彌彰；照後一種辦法，蔣中正也不敢的，因為既然提出全會，到會議的同志，絕不會人人像豬仔議員，可以任意奴使，而不主持公道。所以蔣中正只得草率使全會閉幕而於四號發表那兩封可笑可疑的信。

同志們！蔣中正這樣花樣還多呀 且看吧！

爲討蔣致留日華僑書

羅翼羣

留日同學全體暨僑胞諸君鈞鑒。別來無恙，想念爲勞。回首舊遊，百感交集，邇者國內討蔣，颺舉雲興，前日四常委之彈章，及中央執監非常會議與國民政府之宣言，已先後聲罪致討，昭告中外，無待贅述，近聞蔣氏私黨，宣傳謬說，惑亂人心，一則謂蔣氏前有打倒軍閥之功，現值清勦共匪之際，黨國不平之事，應大家忍耐，共對赤禍，一則謂恐倒蔣之後，中國益陷糾紛，應維和平統一，顧全大局。翼羣以此種似是而非之論，易淆觀聽，用敢不辭重贅。敬進一言：蔣氏自始包藏禍心，祇知權利，原無所謂黨國。跡其近年行事，始于賣友賣主，終於禍黨禍國，皆有事實可証。當蔣氏在粵之日，自以黨中後進，無法出頭，乃先效法蘇俄分化本黨，造成廖案，借以排除先進；一逐胡，二逐許，三又逐汪，且盡逐黨中老成同志，乘此機會，攬得軍政黨國之權，遂不惜勾結

赤黨鮑羅廷以自固。繼見羣情憤激，勢力孤危，乃始倡言北伐，移轉人心，向外陰圖發展個人勢力。翼羣早已窺破其隱，故不爲其工具，避居東瀛，此北伐以前之事實，翼羣所親見也。其時海內同志，祇以打倒軍閥爲急，不暇計較其他，是以八軍并興，各拚死力，全國民衆，羣起響應，始將軍閥打倒，促成統一，此豈蔣氏一人及其少數黨徒之功耶？乃蔣氏及其黨從，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氣餒衝天，不可嚮邇。掩滅袍澤之勳勞，忘却民衆之贊助，此北伐已往之事實，天下所共見也。總理遺教，北伐不僅在打倒軍閥，且在使永無與軍閥同樣繼起之人。乃蔣氏專橫較之舊日軍閥，抑有加甚，借名軍政時期，以一身兼總司令，及國府主席，與中央黨部組織部長；迨訓政開始，更進而兼行政院長，甚且兼任教育部長。加以瑣瑣邇姪，布滿要津，傳笑東鄰，號爲閹閹政府，四萬萬人之中國，直視爲蔣氏一家之私產，中外遠近，祇聞有蔣氏，不聞有黨，更不聞有國民政府，此訓政時期之現象，又天下所爲不平也。蔣氏又明知輿情不協，心存猜忌，更憑藉威力，出以陰賊險狠之手段，挑撥離間造成連年之兵禍，糜爛無數之人民，操縱最

高之黨權，蹂躪一切之法紀，擁兵自恣，縱共殃民，當共黨自粵崩潰之餘，僅存少數竄贛，蔣氏坐長共燄，藉便私圖，馴至赤禍蔓延數年，邱墟數省，人號鬼哭，彼乃充耳不聞，且日繕甲聚兵，挾匪以自重；蔣氏之兵威愈大，共匪之氣燄亦愈張，直可謂狼狽相依，蔣亦共命。其初各同志集中南京，何嘗不含忍相容，冀同消弭赤禍，乃彼日排異己次第芟除，隻手遮天，正義掃地，甚至立法院長，不過因不肯苟同蔣氏，忽被拘幽，弁髦總理之五權，破壞國家之大法，其心目中詎復有黨？詎復有國？當是時舉國藉藉，輿論沸騰，各黨部之質問，各同志之諷諭，各地華僑之呼籲，彼皆漠然無所動於中，且箝制全國輿論，而禁止發表，雖朕即國家之路易十四，恐無如此暴戾，此而可忍，中國尙有人乎？使其再忍，不更助桀爲虐乎？且即其最近之事論之，又欲窮兵黷武，大肆淫威矣！彼見衆叛親離，忽對其部下宣言，謂中國無須裁兵，且更須增餉，公然推翻全國裁兵大計，是其反覆無恥，敢於倒行逆施，實已無所不至。又其近日赴贛，名曰勦共，其目的則在圖粵，亦已人所共知，其大奸巨惡。直梟獍之不若，除蛇蝎同類尙結一窩之外

，試問何人敢與共事？亦何人願與共事？蔣既縱共，吾人若復縱蔣，是導天下以縱共，何以對我同胞此欲爲諸君告一也。數年以前，蔣氏之惡未彰，人人主張和平，力維統一，是以武裝同志，有早激于義憤，急先發難者，海內外各同志，不免尙懷疑慮，主張各有參差；翼羣雖明知其怙惡不悛，亦以機會未熟，姑安緘默，今則蔣氏原形畢現，惡已貫盈，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昔之主張和平身居南京要職者，皆已忍無可忍，棄職南來；向來贊助統一近己不問政治者，亦皆啓處不遑，羣集粵省，咸以蔣氏爲和平統一之障礙，非討蔣無以救黨救國，非討蔣不能統一和平。昔日主張參差政見不一之同志，莫不一致團結，共申大義。不甯惟是，王公亮疇，向無派別，最主和平者也；伍公梯雲，外交大使，代表統一者也；憤彼獨夫，一則遠行歐西，一則掛冠返粵，所謂天下誅莽，謹厚者亦復爲之。人心去蔣，大勢可知，取彼專制兇殘，還我民主政治，今之在粵國府，不設主席，去蔣之後，國事悉由國人解決，務使中央與地方，均不由軍人把持一切，何有糾紛可言？若以障礙和平統一之人，日以僞和平統一箝制天下，是愛親覺羅及袁世

凱之故智，其將誰欺？此欲爲諸君告二也。回憶翼羣留東之日，諸君子談及蔣氏，攻擊頗烈，熟聞讜論，早有同心，當此天下亡蔣之秋，知必痛心疾首；我留日學界及僑胞整個歷史，尤爲中國革命言論事實之產孕地，辛亥之役，推翻滿清，丙辰之役，推翻洪憲，均曾協助總理，共同努力，卒底成功，爲中國革命史上留無上之榮譽。此次蔣氏之獨裁專制，養成赤禍，比滿清及袁世凱爲尤酷，希望共張正義，勿惑邪說，勿怵淫威，一致主張，共同奮起，或以言論鼓吹，或以物質援助，對內則聯絡討蔣實力，對外則表示愛國精神，庶促義師之成功，圖民治之實現，在此一舉矣。其曩日神田及西巢鴨兩黨部同志，亟宜從新合作，共起反蔣。海天萬里，不盡區區，諸維珍重！羅翼羣敬啓。

討蔣聲中華僑應有之認識

宋淵源

——在華僑黨團歡迎會演講詞——

主席，各位僑胞，各位同志，蔣中正因緣時會，執掌兵權，便要自作自爲，竟欲效法袁世凱，篡竊黨國。黨國各先進，因不忍黨國之危亡，來粵組織革命政府，聲討蔣賊，國內外各地，多起來響應，而在這討蔣空氣極濃厚當中，在粵各華僑團體，更踴躍參加，并以黨國各先進不避艱難，來粵討蔣，特開這個偉大的盛會來歡迎，今日淵源得參與盛會，心裏充着欣幸與興奮。

雖曾在南洋英荷各屬住過一年多，并曾走過安南菲律賓各處，但是所到的地方，不是看同志及朋友，便是爲革命運動及宣傳，並沒有在海外長時間的居留，不能算是華僑。又淵源自前清乙巳年，在福州師範學校，設立書報社宣傳革命起，以至現在，雖爲黨

奔走二十餘年，但自愧學問淺薄，對黨國沒有什麼貢獻，亦不敢隨諸黨國先進之後，今日係以黨員資格來參加這盛會，順便把平日所感想的，及與各方同志所研究的，畧向各位報告：

華僑協助總理革命最早，於革命出力最多，所以總理稱華僑爲革命之母，但這回討蔣事情發生，有的因爲遠處海外，對國內情形隔膜，所以對討蔣尙未能一致，現在大部份都已明白蔣賊的罪惡、竭誠擁護非常會議，擁護國民政府，而諸位因憤蔣賊的危害黨國、不遠千里的回來討蔣，這種革命精神，尤堪欽佩，本來應由黨國諸公來歡迎諸位，現在諸位反先開會，在這歡迎會，覺得諸位用意是非常之深，其意義便是：●勉勵在粵諸公益加努力，在最短期間，打倒獨裁 肅清共黨，完成本黨之國民革命。●獎勵各省領袖多來粵參加，以增厚革命的力量。這種用意，非常令人感奮，所以這次的大會，非平常的什麼會可比。剛才說過，華僑尙有一小部份未能一致反蔣，并不是說革命的華僑贊成獨裁贊成專制，華僑於袁世凱稱帝的時候，真是義憤填膺，羣起討袁，這就可

以証明華僑并不是贊成獨裁與專制了。不過現在爲什麼尙不能一致反蔣呢？其原因就是：

- 因遠在海外，常受帝國主義者的虐待，渴望祖國統一，國際地位提高，自身亦得着解放，因此誤解蔣氏之武力，可以統一全國。
- 因在海外未直接受蔣政府之害，未深知蔣賊之罪惡。其實蔣欲以武力統一全國，在理論上固然說不通，在事實上亦做不到。袁世凱吳佩孚不是嘗做過這種夢嗎？但是本黨以偉大的主義和民衆力量，便把他們打敗了。何況蔣的武力皆以金錢造成，不是真正的武力呢？蔣賊搜括人民的脂膏，收買軍隊，試問這種以金錢收買來的軍隊，能靠得住嗎？我們以正式的革命軍和革命的民衆來對付他們，便可令他們全體瓦解，而蔣賊便步着袁世凱吳佩孚之後塵而失敗的。所以迷信蔣能以武力統一全國，這是錯誤的。姑退一步來說，縱使能統一全國，而蔣破壞國法黨紀，與共產黨明比爲奸，勢必至弄到全中國爲無法之國。全國在混亂的狀態之中，不但國內的同胞永淪于萬劫之域，即海外的同胞，因爲祖國國勢的不安，益受帝國主義者的欺凌，永無解放的希望。這是多麼的危險啊！

說到蔣的罪惡，諸君在報上已看過，是很明瞭的了。還有蔣氏及其近戚的貪污，諸位或者只知其大概，淵源在南京時，目擊其貪污的情形，現在舉其一二為例，向諸位報告：（一）淵源有位親戚，初次業鹽，他組織一個公司，資本十萬，運鹽銷賣皖南各地。當時宋美齡便要敲他的竹槓，要他報效五萬元，這位親戚無法，只得捧着五萬元送給她。後來結賬，竟大大的虧本，便請孔祥熙替他設法，准他報銷，又從中拿去三萬元。這位親戚前後奉共送了八萬多元，便將鹽公司結束。（二）兩湖有個平銷局，是友人籌辦的，宋子文上台，便取銷此制，改為濟運局，立即實行。鹽商大起恐慌，遂以三百萬為運動費。宋子文取消濟運局。此二事是親自知道很清楚的，其餘由宋子文藉口為蔣籌軍事特費，收受賄賂自數十萬以致數百萬者，更舉不勝舉。蔣以金錢造武力，且以武力騙金錢，觀其與親近極力括削民脂民膏，如此，人民如何不窮呢？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蔣的貪污，蔣的罪惡，更肯定的斷定中國不能以武力統一。我們是要以 總理主義來統一全中國，要于最短期間實現 總理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合

力的來創造一個新中國，使全國的民衆在法律上經濟上一律得享自由平等的幸福。所有一切的措施，俱反蔣之所爲。一切貪污官吏，腐化勢力，務使肅清，不許存在革命旗幟之下。

在這討蔣聲中，我們還要注意幾點，這幾天嘗綜合各方同志的意見，向各黨國負責當局討論，現在把這些意見，向各位談談，（一）民國成立以來，已有二十年，尙未有憲法，這是世界各國革命史上所無的。德國革命後，僅八個多月，便把憲法宣佈，兩相比較，我們實在慚愧多了。蔣的約法，是以金錢及暴力製造，以便利個人的，已爲全國民衆所反對，自然不成問題。依個人的意思，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應推舉憲法起草委員，起草憲法，提出於國民會議，付諸會議，然後再由全國總投票表決。（二）訓政時期，蔣前在黨部提出定爲六年，我們應把工作緊張起來，把時間盡量縮短，如能於一年內製定五權憲法頒佈，尤爲海外同志同胞極端歡迎的。（三）在討蔣期內，無論收復一省一縣，或一省一縣響應，宜卽厲行軍民分治，及地方自治。現在廣東省已經實行這個原則

了，陳總司令伯南，祇注意於軍事之設備，於民政方面，全由一班無槍同志去辦理，武裝同志完全不干與。不像蔣政府的各省，須有槍者始得為主席，弄得黨政完全聽軍人指揮的。對於地方自治，廣東現在正在極力推行，以樹全國之風聲，這亦是很好的現象。(四)努力於社會經濟之建設，(如發起經濟合作社等)以設法救濟失業人民，我們知道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省，現在正鬧着共禍，共產黨怎麼能在這幾省活動呢？因為蔣天天搾取民脂民膏，弄到農村經濟破產，社會經濟破產，共產黨利用這個弱點，煽惑農民工人，從事於殺人放火。我們要消滅共產黨，單靠着武力是不行的，第一步先要救濟失業人民，再把農村經濟社會經濟建設起來，使人民於衣食住行四項，都能充裕，都能舒適，這樣一來，人民便不致為共產黨所利用，而共黨亦便可根本消滅。

至於倒蔣後，我們應有善後的辦法，關於應先注意的，兄弟也有些意見，現在亦提出同大家研究：●中央及各省行政機關，不須以現役軍人担任，蔣之心目中祇有軍人，所有黨政機關，俱由軍人充任，軍人既得着大權，便倒行逆施，無所顧忌，中國今日

之亂，未始非此所致。我們於倒蔣之後，宜即改除這個弊端。①實行徵兵制。應從首都之警衛軍入手，并以人口爲比例，分向各省徵集。現在的軍人，是以金錢僱來的，所以易受人利用，做私人的武力。我們是以武力爲人民之武力，不做個人爭權奪利的工具。况首都爲人才集合之場所，可以先行試辦，以維持其安全，以後庶不致再有胡展堂及李任潮方叔平等同志不幸事件之發生。②縮小省區。這個問題，兄弟在十七年爲國府委員時，便提出來討論，但尙未實行，現在全國人士，多明白這種制度的利益，贊成的幾於到處皆是。我們爲適應民衆的要求，於倒蔣後，便應乘機實行。③移兵殖邊。我國邊境各省非常富裕，人民又極稀少，因此日美俄各帝國主義，時逞其侵畧之野心。我們如果能把過剩的兵，移植到東北西北，一來可以充實邊防，杜強鄰之覬覦，一來可以開發富源，以利民生，誠一舉兩得，最好沒有了。④實行兵工政策。這問題，總理的遺教中已說得很詳盡，在目前要消弭一切的糾紛，救濟一切的困難，非實行總理的主張不可。這也是我們於倒蔣後，應即實行的一件事。以上是淵源嘗與諸友研究的意見，今日提

討蔣言論集 初編

一九八

出來同大家討論。兄弟得借着這個機會貢獻其意見，非常榮幸！還希望華僑及在座諸同志，認清我們的敵人，大家一致起來掃除三民主義革命的障礙物蔣中正和共產黨！擁護非常會議國民政府！於最短期間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真正民主政治。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08 9349B

蔣言論集初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出版

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

編 印

歡迎翻印

廣 州
培英印務公司承印

永漢北路一〇八號
自 動 電 話 一 一 八 三 三